
明日譯叢③
明日之旅
—科幻小說
阿瑟・克拉克原著
黎修己譯

明日譯叢③

明日之旅

——科幻小說

阿瑟・克拉克原著

黎修己譯



明日譯叢③

明日之旅

阿瑟・克拉克原著

黎修己譯

淡江學院秘書處出版

Arthur C. Clarke

Reach for Tomorrow

"A dozen stories, all literate and all, in the best sense, entertaining"
—The New York Times

「此十二篇故事，極富文學價値，見解深刻，非常引人入勝。」——紐約時報

「要能超越現狀，愼謀果斷『預見』未來之變化，進而『創造』未來之變化。」

「你不要問明天將有怎樣的變化，而是要問你自己，想要變成怎樣的明天。」

——這就是我們出版「明日譯叢」的基本信念！

人類對未來與理想永無休止的追求，構成了推動時代進步的原動力。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的這本以科學常識爲主、扣人心弦之情節爲輔的「明日之旅」，可以說正順應了時空的潮流而進行着對外太空與未來的探索。它不僅引導我們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境界，使我們有如遨遊於星際之間，且也刺激着我們奔向憧憬的未來而有着對宇宙躍躍欲試的衝動……

明日譯叢③

明日之旅

——科幻小說

阿瑟·克拉克原著
黎修己譯

封面設計：陳若璧

目錄

原序

寫序是作者們的一種職業病，但我們却必須承認它的存在有一個正當的理由。藉著這個惟一的機會，作者得以明確地向讀者交代他們到底準備做什麼。就我的情況而言，這是非常簡單的：我寫這些故事，惟一的目的只在取悅一個人——我自己。但很榮幸地，它似乎同時也取悅了一些其他的人。

「救難小組」寫在一九四五年，是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小說，迄今還有少數人認為那是我最好的作品。如果眞是這樣的話，就表示過去十年之內我一直是在走下坡，那些繼續讚許這篇小說的讀者也可以了解為什麼我的感激是那麼有節制了。我早期所出版的集子「地球探險」，讀者或許還記得「歷史的教訓」和這篇「救難小組」是來自同一久被遺忘了的源頭，但却很難再找到另外兩個不同的結局了。

值得提醒大家的是，「木星五號」、「技術錯誤」與「地心之火」都是純科學小說。它們各有一個尚未為人所熟知的（但却是可信與可行的）科學常識作基礎，而一般的情節只居其次。有些批評家不贊同這種手法，我覺得這倒太過一概而論了。舉例來看，安古士•韋爾森先生（Mr. Angus Wilson.）在「公元二千五百年」的序言中曾經這樣說過：「科學

小說以一種技術上的知識加上一點點幻想與情節來作結局是不會好到那裡去的。」但他指的是那裡的那裡呢？只要使用得妥當，不弄得像教科書那麼枯燥與生硬，這些科技知識至少同樣可以具有益智兼娛樂的價值。它雖不能稱為藝術，却仍然是引人入勝的。

我不敢確信自己在今天還寫得出「木星五號」來，它花了我二、三十頁的手稿去從事太空軌道的計算，這應該歸功於我從前的應用數學老師麥克維特教授（Prof. G. C. Mcvittie），（在這兒我必須特別聲明，他跟故事中的教授並無絲毫相似之處。）這種態度是應該予以重視的，並非為了誇耀自己的本事。或者唬唬那些平日只用到九九乘法表的讀者們。所以要提到它，乃為了要證明故事中這些驚人的情節是確有其事的，並非純出於作者的幻想而已。更重要的是，它不僅發生在遙遠的木星五號軌道上，而且不出十年，在離我們更近的地方，便可在人造衛星中發生。

從「時間指標」上，可以看到一個科學小說作家要能走到事實前面有多困難。故事中所描述的一切臆想中的事物，如今都已成為事實，這些事實各位可以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中見到。我相信，其他許多篇故事裏的預言，不久也會實現的。

「被遺忘了的敵人」用了地質學——或者也可以說是氣象學——中的一個題材。我先向那些可能會被我在時間尺度上輕率的用字所觸怒的專家們道個歉。但除此而外，你如何能夠表達出在朋友之間那種微妙的感情呢？

以現在的背景看起來，「放逐」要比在它當初發表時，那個「氚」還沒有接替上「鈾」的早期「原子時代」的背景眞實得多了。它是我在朝拜莎翁墓園時所寫的。

就我記憶所及（像大多數作家一般，我在這方面的記憶力並不好），我只照別人的構想寫過兩篇東西，其中一篇就是「主宰者」。因此我要對麥克・韋爾生（Mike Wilson）表示謝意，這篇東西的成敗我是和他榮辱與共的。

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

救難隊

究竟該怪誰呢？艾弗隆囘到這個問題上又想了三天，仍然沒有得到答案。一個比較不開化的或是一個感覺比較遲鈍的「族類」的人，從不會讓這種問題來折磨自己，同時也確信沒有人能對命運之事負責。但是，艾弗隆和他的同類却早自歷史的黎明開始，亦卽是遠自「太初」方露曙光之際，當那股不知名的力量把「時間界線」打入到宇宙混沌之時起，就一直是這整個「宇宙」的主宰。他們已擁有所有的知識——同時，以無限的知識適應無限的責任。假使在銀河系裏的管理方面有什麼錯誤或差池，那麼責咎就要落到艾弗隆和他的同胞的頭上。而這囘的事情，又不僅只是一件錯失而已：而簡直是歷史上一件最大的悲劇。

到目前爲止，全體「船員」仍都毫不知情。甚至連他最親密的伙伴，這艘太空船的副船長——盧剛——也只知道部份的眞象。可是現在，那些個註定刼數的星球，已在前面不到十億哩的地方。在幾個小時以後，他們就要在第三個行星上登陸。

艾弗隆又把那份來自「基地」的通知讀了一遍；然後，就用身上的一根觸鬚，以一般肉眼看不出來的動作，輕輕地按了一下「全體注意」鈕。利時間，這艘長達一哩，叫做「S9000銀河測量船」的太空船上的全體船員，包括有許多種不同族類的「人」，都立刻丢

下各自手頭的工作，來聆聽他們船長的指示。

「我曉得諸位一直都覺得很詫異，」艾弗隆開始說道，「爲什麼我們會奉命去放棄我們的測量工作，而改以這樣的加速度，來到太空中的這個地方。在諸位當中，有些人也許了解我們這一加速航行的意義。我們這艘船目前正在作它最後一次的航行：發動機已經在『最大超荷』的情況下連續開了六十個小時。假使我們能以自身的力量再駛返『基地』，那就算是非常幸運的了。」

「我們現在正朝著那個即將變成一顆『新星』的那個太陽駛近。爆炸將在七個小時之後發生，其中有一個小時是不確定的，於是我們最多只有四個小時的時間作探測。在這個星系裏的十顆行星即將遭致毀滅——而其中只有在第三顆上面是有文明的。僅在數天以前，我們才發現到這項事實。我們的悲劇性的任務就是要去和那班命數已定的族類作個接觸，並且，如果可能的話，救出那顆行星上部份的人。我很了解，以這麼短的時間，而且又僅憑這麼一艘船，我們實在做不了什麼。在爆炸發生之前，不可能會有其他飛行器到達此一星系的。」

接著，即有一段很長的停滯，偌大的一艘船上，一片寂靜，沒有聲響，也沒有動作，而船體則仍以高速靜靜地向著前面的那些個星球航駛。這時，艾弗隆心裏明白。他的伙伴們正在想些什麼。於是，他即開始試著答覆他們沒有說出來的問題。

「各位一定會感到很迷惑，爲什麼要讓這樣一個在我們既有的紀錄當中所從未見到過的

大災禍發生呢。就某一點而言，我要再度向各位保證，這個錯誤絕不在『測量』的頭上。」

「誠如各位所知道，目前我們這支將近一萬二千艘船的隊伍，要將『銀河』當中各系之間相隔一百萬光年的八十億個太陽系全部重新作一番檢查，這乃是一件可能的事情，而大部份的星球在這樣短暫的時間之內是不會有什麼變化的。

「在三十多萬年以前，『S 5060號測量船』曾對我們現在所要駛往的那個星系中的行星作過一次檢查。它當時發現這些星球上面都沒有什麼智慧的生命，儘管在其中的第三個行星上聚居有不少的動物，而另外的兩個星球上面也曾經一度有過被佔領棲居的事情。於是就只提出了一份例行的報告，並且還曾決定下次檢查的時間是在六十萬年以後。

「可是現在我們却發現，自從上次的檢查過後，這麼一段短暫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時間當中，在這個星系裏面竟然出現了有智慧的生命。我們是在當位於X 29·35，Y 34·76，Z 27·93座標的星系裏的『庫拉斯』行星接收到一種不知名的無線電信號的時候，最先獲悉這項消息的。我們已掌握到它們的方向；它們就是在前面的那個星系。

「庫拉斯行星距此約二百光年，所以說我們接到的那些無線電波是已走了兩個世紀。因此，至少在這段時間之內，在這些個星球上面都已經有了文明的存在——這種文明能夠產生電磁波及文明所包含的意義。

「我們對該星系已作了一次直接的望遠檢查，發現到該系中的太陽目前正是其形成『新

星』前的不穩定階段。爆炸可能隨時都會發生，而且也必定會在那些光波行往『庫拉斯』的半途中發生。

「雖然有一點細微的阻障，可是在庫拉斯二號上的『超速度掃瞄器』都已對準在該一星系上了。根據掃瞄器上所顯示，爆炸雖然迄未發生，但也已爲時不遠，頂多只剩下幾個小時。假使庫拉斯與此一太陽之間的距離再遠個一光年或半光年的話，我們恐怕就只有等到它已不復存在之後才會知道它的文明。

「庫拉斯行星的監督官剛才已與『扇形基地』取得連繫，而我亦已奉到命令要立即趕往該一星系。我們的目標就是盡力去營救那個天數已盡的族類中可能殘留的成員。不過，我們已經有這麼一個假定，就是：一個已經擁有無線電的文明的族類，自然也會有爲了自保而去抵抗那種也許已經增高了的溫度的辦法。

「本船和旁邊的兩艘小船將分別探測該一行星的一個部份。托卡里中校負責一號船，歐若斯壯中校負責二號。他們二位將在四個小時內去探視這一星球。時間一到，他們就必須返回船中。屆時不論他們是否趕返，船都將駛離。至於細部的指令，我待會兒再到控制室中去告知二位中校。

「宣布完畢。我們將於兩個小時之內進入大氣層。」

在那個曾一度被叫做是「地球」的星球上，火勢行將熄滅：已經沒剩下什麼可燒的了。那一片片曾經像浪潮般地在該星球上蔓延遍佈的大森林，現在都已變成了一堆堆炙熱的焦炭，而它們所散發出來的殘煙敗霧，亦都彌漫在半空中。可是最後的一刻仍未到來，因爲在它表面上的巖石都還沒開始飄動。透過朦朧的陰霾，各塊大陸的形象仍然依稀可見，不過，對於乘坐在這艘逐漸駛近的太空船上的觀察者來說，它們的輪廓狀貌都無任何意義可言。他們所擁有的圖籍資料都已過時達十幾個「冰河期」和一兩個「大洪水時代」之久。

S9000的航駛已越過了木星，並且立即發現到在該星球上面，那個由壓縮了的炭氫化合物所形成的「半氣體狀的海洋」中，不可能會有生命的存在，而目前它又正在太陽不正常的高溫照射下，迸裂著狂暴的火花。火星以及其他在外圍的行星都已被他們掠過。這時，艾弗隆瞭解，凡是比地球更接近太陽的星球可能都已熔化。於是他戚然地想著，這個不知名的族類的悲劇很可能已經結束。在他內心深處，他深盼情況能夠稍許好些。這艘船只能搭載數百名生還者，因此，要如何去選擇的問題就始終縈繞在他的腦海中。

通信組長兼副船長盧剛來到控制室中。在這最後的時刻中，他已試圖努力對來自地球的放射波作一番檢視，但是却告徒然。

「我們太遲了，」他帶著幾分憂鬱的神情說，「我已檢視過整個的光譜，而且，除了我們自已的基地和來自庫拉斯行星的那些個兩百年計劃之外，整個空間是一片死寂。在這個星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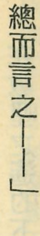
裏面，將不會再有任何東西放射了。」

他以一種優雅而飄逸的動作走向巨型的觀察幕，這樣的動作，是任何一個只有兩條腿的動物所甭想模倣學會的。艾弗隆一語未發地等著，他一直都在期盼著這個消息。

控制室中的一整面牆壁都爲這塊觀察幕所佔去。一大塊黑色的長方形，使人產生一個高深莫測的印象。盧剛身上的那三根纖細的「控制觸鬚」——對於粗笨的工作雖然一無用處，可是對於所有各種機件儀器的操縱，卻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靈敏——這時卽開始在那複雜的選波器標度盤上熟練而輕快地動來動去；同時，那塊觀察幕亦被剛打開的一千盞燈泡照得通明透亮。當盧剛在調整著各控制儀器時，幕面上的群星都在快速地向後掠去，最後，他把投射器調轉到對準太陽的方向。

地球上的人類中，恐怕沒有一個會認得出佈滿在觀察幕上的這個奇形怪物究竟是什麼東西。太陽的白光已經不會再有了：大塊紫藍色的雲霧遮擋住了它大部份的表面，而且，一條條長帶狀的烈焰火舌卽從它們那兒迸發出來，噴向空際。在某個地方，有一團巨大的紅焰已經從太陽光球的表面向上揚起，並已遠及那層閃鑠著的日暈遮障以外。這就好像是一株已在太陽表面生了根的火焰樹——一株矗起來有五十萬哩高的「樹」，而那一長條一長條射向半空中的火焰就是它的「枝葉」，這些枝葉躍騰掃掠的速度高達每秒鐘數百哩。

「我猜想，」盧剛立刻說，「你們對於天文學家們所計算出來的結果一定感到十分滿意


。總而言之——」

「啊！我們的確非常安全，」艾弗隆滿懷自信地說，「我已告訴『庫拉斯天文台』，同時，經由我們自己的這套儀器，我發覺他們已作了一些附帶的控制措施。在那一小時的不確定時間中，還包括著一小段『邊際安全時間』在內，他們不想讓我知道，因爲怕讓我知道以後，可能會引起我再多作停留的意念。」

他向著儀器板上瞥了一眼。

「駕駛員現在應該已經把我們帶到大氣層了。請把觀察幕再打回到行星上。唉呀，它們不見了。」

突然間，在地上起了一陣顫動和一陣粗啞的警鈴叮噹聲，不一會兒就沒響了。於是，在觀察幕上，又可看到兩顆小小彈丸狀的物體被拋射出去，向著『地球』的朦朧暗影中潛去。起初，這兩顆小彈丸物一起行走了幾哩，然後就分道而馳，接著，其中的一顆在進入到行星的陰影中時就突然消失了。

這時，超過小船數千倍體積的巨型母船，也開始跟在它們的後面，向著那個已經把人類的城市變成了廢墟的狂風暴雨圈中，緩緩地降落。

此時，歐若斯壯中校駕著他那艘小艇所進入的這半個地球的範圍正是夜晚。他的任務和

托卡里中校一樣，是攝取照片和作紀錄，同時把進行的情形隨時向母船報告。這個小斥候船，裏面實在是太過狹窄，既不能裝置標本，也沒有可供旅客容身的空間。因此，只要一當與這個星球上的居住者搭上了線，S9000母船就會即刻趕到。假使遇到任何麻煩，則援救的工作就勢須先予強制執行，至於要作解釋，則等以後再說。

下面這片慘遭蹂躪的土地，正被一片奇異而閃鑠不定的光線所籠罩，因為在其中的半個世界是在晨曦的照耀之下。可是在觀察幕上的影像却是清晰地自成一體，而並沒有跟它外圍的光線混雜在一起，同時，從那一片荒蕪的巖石地區看來，這裏似乎不可能有過任何的生命。於是乃先假定這塊荒蕪之土必有盡處。歐若斯壯乃開始加快速度，加到了在濃密的大氣層裏他所敢冒險的最高速度。

飛行器在暴風雨中繼續飛馳，不久之後，就看到一片盡是巖礫的荒蕪之地開始在向上浮昇。前面是一列巨大的山脈，它的各座山峯都聳入到瀰漫濃重的雲霧之中。歐若斯壯將掃瞄器撥轉到地平線的方向，此時，映顯在觀察幕上的山脈形象似乎突然間近了許多，並且還繼續不斷地向前逼來。於是他即快速地向上爬昇。他心中暗忖，要想在這樣一塊已經毫無希望可言的土地上發現什麼文明，簡直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情；同時他亦在考慮，假使改變方向，是否為一件明智之舉。最後，他還是決定不作改變。五分鐘之後，他得到了應得的報償。

在數哩之遙的下方，有一座被削掉了頭頂的山，它的頂嶺似乎被某種巨大的工程技術所

砍削掉的。越過巖石地，跨過那個人工的高原，就看到一處由錯綜複雜的金屬桁樑所架設而成的建築物，上面堆放著大量的機器。歐若斯壯將他的小艇停了下來，並且慢慢地向著那座山盤旋而下。

那種輕微的「都卜勒」（Doppler）糢糊狀已然消失，觀察幕上的景物又變得清晰明朗。那座格子狀的結構正支撐著好幾十個大型的金屬鏡子，每面鏡子都與水平線成四十五度角的方向朝著天空。它們的表面都有點凹進。同時，每一面鏡子的焦點處，都有一組複雜的機械。就這一大片的配置排列看來，它們似乎能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且顯得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每一面鏡子都精確地朝著天空中——或更遠——的一點上。

歐若斯壯回過頭來，面向他的同事。

「我覺得這好像是一座天文台，」他說，「你們以前有沒有看到過任何像這樣的東西？」

克拉坦——一個來自銀河邊緣某一星球群的多觸鬚的三隻脚動物——則持有一套不同的理論。

「那是個通訊設備。那些反射器都是作為集中電磁束之用的。我以前曾經在一百個星球上看到過與此相同的東西。它甚至可能是庫拉斯行星新設立的一個電台——雖然看上去並不很像，因為從鏡子的尺寸看來，所反射出來的光束必會非常的狹窄。」

「這就說明了在我們登陸以前，盧剛為什麼未能探悉到任何放射波的原因。」來自「薩爾岡」行星的那對雙胞胎之一的「韓瑟爾二號」接著說。

歐若斯壯對此完全不予同意。

「假使它是一座無線電台，那它就必須是為行星間的通訊而設。請注意看看這些鏡子所朝的方向。我不相信像這樣一個擁有無線電才不過兩個世紀的族類已能夠橫跨太空。就是教我的同胞去做，也得到六千年才行。」

「我們需要三……」韓瑟爾二號不急不徐地說，比他那位雙胞胎兄弟早開口幾秒鐘。正當這場無可避免的爭論馬上就要展開之際，克拉坦卽開始興奮地揮舞起他的觸鬚。當大家正在進行談話的時候，他已打開了自動檢音器。

「啊，正是這裏！請聽！」

他撥動一枚開關，於是在這小小的斗室裏，立刻就充滿了一片沙啞的哀鳴聲，這些聲音的音調雖然一直都在變化，時高時低，但是不管如何的變化，它却一直都保持著一些固定而難於辨別的特徵。

四位探測者專心地傾聽了一分鐘之久，然後，歐若斯壯卽開口說：「不錯，這根本就不可能是任何一種的語言！絕不可能有任何一種生物會發出像這樣快速的說話聲音！」

韓瑟爾一號亦已附合了這一結論。「這是一個電視節目。你覺得對嗎，克拉坦？」

剩下的那一個也同意了這個看法。

「是啊，而且這些個鏡子似乎都要各放射出一個不同的節目。我眞不懂它們都要被送到那些地方去？假使我說得不錯的話，則在這個星系裏面，一定有一顆行星是位在那些光束所經之處的沿線上。我們可以馬上作個檢查。」

歐若斯壯卽向S9000呼叫，並報告了這些個發現。盧剛和艾弗隆二人都大為興奮，並且立刻打開了「天文學紀錄」，趕緊翻查一遍。

其結果非常令人驚訝——而且亦令人失望。其他那九個行星中，竟沒有一個是位在那些無線電傳送波道的附近。這些大型的鏡子似乎是盲目地朝著虛空當中。

這樣看來，似乎只有一個結論，而克拉坦卽率先對此發表了他的意見。

「他們已經有星際的通信，」他說，「但是照說他們的電台現在必然已經被毀掉了，而且電訊傳送設備亦已無法再予控制。這些設備的開關應沒有被關上，同時亦僅指示著它們被留置的地方而已。」

「嗯，我們馬上就會發現，」歐若斯壯說，「我打算要登陸了。」

他將飛行器緩緩向下降駛，降到與那些金屬鏡等高的高度，並且，越過了金屬鏡的區域，而來到一座山巖，就在那兒降落了。在一百碼以外，可看到有一幢白色的石質建築。屈縮在一堆雜亂的鋼鐵桁樑的下方。它的上面沒有窗子，不過在朝著他們這一面的牆，有好幾扇

門。

歐若斯壯看著他的伙伴們一個個都爬進了他們自已的防護衣罩裡面，而他本人亦希望能夠跟他們一樣。可是事實上，在他們當中必須要一個人留在小艇裡，以便隨時能與母船取得聯繫。這些都是艾弗隆的指令，而他們亦都非常聰明。誰也不會知道在對這一個從未來過的星球作頭一次的探測時，尤其是在目前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三位探測者小心翼翼地步出了阻隔室，並且調整了一下他們外衣罩上那個「反地心引力」的裝置。然後，這個小組中的每位成員就按照他自己族類所特有的姿態動作，向著那幢建築物走去，韓瑟爾雙胞兄弟走在前面，克拉坦緊緊地隨在後面。他身上的地心引力控制裝備顯然是出了毛病，因爲他突然摔倒在地上，他的那兩位伙伴看了之後，覺得非常有趣。歐若斯壯看到他們在最近的那扇門的門前停頓了一會兒——然後，門就慢慢地打開，而他們也就不見了。

於是，歐若斯壯就開始等著，以他最大的耐性等著，此時暴風雨已開始在他的周圍激起，甚至連黎明的曙光都已逐漸轉亮。每到協議好的時刻，他都向母船呼叫一次，並且每次都接到盧剛的一句簡短的感謝聲。他這時極想知道正在前往此行星半途中的托卡里的遭遇如何，可是在這種來自太陽的碰撞破亂與轟然巨響中，實在無法與他取得聯繫。

沒有好久，克拉坦和韓瑟爾兄弟就發現他們的理論是大大地正確。這幢建築物裡面包括

有一間巨大的廳堂，而在其周圍並有數條通道，通往數間較小的辦公室。在主廳房裡面，排放有一列一列的電器設備，一直排到深遠的盡頭；控制儀器板上的數百盞小灯，一直閃鑠個不停，同時，從那一長列的眞空管中，亦正有一種略帶晦暗的紅色光照映出來。

可是克拉坦却毫不爲此情景所動。他的族類所裝置的第一架無線電，迄今已有十億年的歷史。地球上的人類擁有電器設備只不過是近幾個世紀的事，因此自無法與一個已經懂得電學知識達地球生命的一半的族類相較量。

然而不論如何，該小組在探測此一建築物期間，仍然繼續不斷地作下他們的記錄。此時仍有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那就是：此一已遭毀棄了的電台目前仍在進行著廣播節目，可是這些節目究竟是從那兒來的呢？他們已很快地找到了「中央電鍵板」。該板係以能同時控制數十個節目的作用而設計的，可是這些節目的源頭却都已隨著那一團混亂，並且已經消失在地層底下的電纜而不知去向。回頭看看S9000母船，盧剛正在試著去分析這些廣播，而他的研究也許會發現出它們的源頭。要想對這些可能已經跨洋越洲的電纜作一番追索，實在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該小組在這個被毀棄了的電台裡沒有耗費很長的時間。在那裡，也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供他們去學的，同時他們的目的是要設法營救生命，而不是搜尋什麼科學情報。幾分鐘之後，這艘小艇就迅速地飛離該一高地，並立即前往此一山脈後面的平原去。這時他們尚剩下三個小時。

當這一群像謎一樣難解的鏡子逐漸地被拋離視線以外時，歐若斯壯突然起了一陣驚訝的玄想。這是在幻想嗎？或者，當他在等待的時候，這些鏡子是否都曾有過一些小角度的轉動，就好像它們是在彌補地球自轉之不足似的？他不敢確定，於是他就很快地摒棄了這個想法，而將它視爲是一件細尾末節的事。它除了僅意味著指向的機械裝置仍在運作之外，似無其他意義可言。

十五分鐘之後，他們發現到一座城市。這是一座龐大寬展而開闊的大都會，建立在一條蜿蜒的河流的兩岸，這條河流在經過一處醜陋的崖壁之處時，即告消失，然後又在一幢幢巨大的建築物之間時隱時現，有時也從一些橋樑底下流過，構成了一幅頗不協調的景象。

即使是從空中，亦可看出這座城市的殘破局面。可是現在只剩下兩個半小時——實在沒有作進一步探測的時間。於是，歐若斯壯便作了決定，即在他所能看到的最大一幢建築物附近降落。此時，如果要假定有些生物必會尋覓一幢最堅固的建築物，來作爲他們最後的避難之所，乃是很合理的。

最深的洞穴——即該一行星的地底核心——在最後的劇變來臨之時，將無法提供任何的保護。即使此一族類已經到達了外圍的其他行星上面，他們末日刼數的來臨頂多也不過再向後拖延幾個小時，而他們也會很貪婪地以爲這一點點的時間就是給他們作爲越出「太陽系」以外的時間。

歐若斯壯無法知道這座城市已被棄置了一個世紀以上，而不是幾天或幾個星期。曾經一直持續地產生了許多種文明的那些個城市的文化，在正當直昇飛機被用作是一般的交通工具之時，也就是它們最後的大刼來臨之日。在最近的這幾個世代當中，大多數的人類由於知道他們能夠在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就可到達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因此都已經回返到他們長久以來所一直渴望著的原野和森林中去了。新的文明擁有在早年歲月中連作夢都想不到的機器和資源，但是在本質上，它却還是嚮往著鄉野，而不願意再被侷限於那種曾經連續盛行了好幾個世紀之久的鋼筋水泥的大雜院裡面。那些目前仍還存在著的城市，都是專門作爲研究、行政、或娛樂之用的中心；而其餘的，則都已讓它們自生自滅，逐漸地衰頹腐化，因爲要想將它們一舉毀滅，却也實在困難重重。最大的一二十個都市，和一些古代的「大學城」，幾乎都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並且看樣子還可以持續好幾個世代。但是，那些曾經使用蒸氣、鐵器和地面交通工具的城市，却都已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不復存在了。

於是，當歐若斯壯在小艇中等待的時候，他那些同伴都已經疾速地跑過了一條條空蕩無垠的迴廊走道和一座座被廢棄了的房舍廳堂，攝取了無數的照片，但是却沒有獲悉任何有關曾經使用過這些建築物的生物的資料。那兒有圖書館、集會場、會議室、以及上千間的辦公室——但都是空的，而且裡面都滿佈著厚厚的灰塵。假使這些探測者沒有看到山頂上那座無線電台的房子，他們也許會很容易就相信在這個星球上面，沒有生命的存在已經有好幾個世

紀了。

在這段冗長的等待中，歐若斯壯曾試圖想像此一族類究竟會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也許，當他們曉得已經無處可逃時，就都會自殺身亡；也許他們已經在這個星球的內部建造好了許多個巨大的避難所；甚至在他的脚底下，現在正有上百萬的人畏然抖縮地等待著末日的來臨。於是他開始担心他對此都一無所知。

最後，當他必須下達返航的命令之時，他幾乎有一種解除困境的感覺。再過不久，他也許就會知道托卡里的那個小組的運氣是否比他們要好一些。這時，他實在渴望著能儘快地返囘母船，因爲時間每過一分鐘，他心中的懸疑焦慮就會加劇一分。在他的腦海中，一直都存在著這麼一個思想：假使庫拉斯行星上的天文學家們弄錯了，那該如何是好？當他想到他已身在S9000母船的船艙裡面時，他卽懷有一種愉快感。同時，當他想到他們已經行至外太空，而那個帶有惡兆的太陽正在遠處向後退縮時，他就更加愉快了。

當同伴們都進入阻隔室後，歐若斯壯就立刻將他的小艇駛向空中，並撥轉控制鈕，朝S9000母船飛去。然後，轉過頭來，面對著他的朋友們。

「喂，你們發現了些什麼呀？」他問道。

克拉坦拿出一大捲油畫，並且將它攤開，舖陳在地板上。

「他們就像這個樣子，」他很平靜的說道，「兩隻脚的，而且只有兩隻胳膊。儘管是這

樣地不方便，可是他們却好像都還蠻有辦法似的。而且，也只有兩隻眼睛，除非在背後另外還有。我們能夠發現這捲油畫，實在是非常幸運；這大概是他們所留下來的唯一的一件東西。」

這幅古老的油畫上的人，無情地凝視著那三位專心地珍視著它的生物。由於命運的播弄，它已變得全無價值，而這亦使它得以免於被湮滅。當這座城市已全部被撤空殆盡之後，沒有人去攪擾過市議員約翰李察。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當一種以往的文化所不知道的新文明從那些遙遠的地方的古老城市逐漸昇起，而到達高峯狀態時，他一直都在搜集著灰燼遺骸。

「這就幾乎是我們所發現到的全部，」克拉坦說，「該座城市必已被毀棄了多年，恐怕我們這次的探險工作已經失敗。假使在這個星球上尚有任何的生物存在的話，他們亦都會把自已隱藏起來，以免讓我們發現。」

他的指揮官只好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同意他的說法。

「這可說是一件幾乎無法達成的任務，」他說，「如果我們有幾個星期，而不是只有幾個鐘頭的時間的話，我們也許會有成功的希望。因爲我們都知道，他們甚至可能已在海底建造了避難所。似乎還沒有那一位曾想到過這一點。」

他很快地向指示器瞥了一眼，並且把方向也修正了一下。

「我們將在五分鐘之內到達那裏。艾弗隆似乎要我們再加快一點。我眞想知道托卡里他們有沒有什麼發現。」

當歐若斯壯返抵S9000母船上時，母船正懸在一片熾燃著的大陸海岸上數哩的上空。此時，距離危險時限只剩下三十分鐘，因此，不容有分秒的虛擲。於是他卽小心翼翼地駕駛著小艇航進母船的發射管道中。接著，小組中的組員便相繼走出了阻隔室。

有一群伙伴此時正在那兒等著他們。這乃是預料中的事，不過這時歐若斯壯已立刻看出，這些朋友們之所以前來相候，並不只是純爲了好奇而已。卽使在還沒有任何人開口之前，他就已發現到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了。

「托卡里還沒有回來。他和他的小組失去聯繫了，我們現在正準備去營救。請立刻到控制室來一趟。」

在開始的一段時間，托卡里的遭遇要比歐若斯壯幸運。他曾跟隨著微光帶前進，直到抵達一處內陸海的海岸爲止，他一直儘量設法避開炙熱難耐的太陽光。那是一處最近由人工所造成的內海，因爲它現在所覆蓋著的那塊土地，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前，還是一片沙漠。可是在幾個小時之後，它又將變成沙漠了，因爲這兒的水現在正是沸騰的狀態，而且濃密的煙霧和水蒸氣正在不斷地向著空中昇騰。但這一切，都掩遮不住那一座能夠俯瞰平靜無波的海洋的白色大城市的美景。

這時，有數架飛行器仍還完整無缺地環繞在托卡里登陸的那塊地方停放著。雖然它們的外表都相當漂亮，但却是那樣地原始，原始得令人失望，同時它們都還是靠機翼來支持飛行的。在該處，找不出任何有生命存在的跡象，不過，就四週的景物看來，却也能令人產生一種附近似有生物居住的印象。在有些個窗子裡，仍可看到閃亮的燈光。

托卡里的三個伙伴一下子就離開了飛行器。他們這個小組的頭目是較高階而且品種亦比較優秀的秦納椎，他和艾弗隆一樣，亦是出生於「中央太陽系」中的一顆古老的行星上。其次是艾拉坎，他係來自宇宙中最年輕的一個種族，因此亦就以此而引爲自矜。第三位是來自一個叫做「帕拉多爾」的星系中的一種生物。它，就和它自己族類中所有其他的同胞一樣，是沒有名字的，因爲它們當中的每一份子都沒有足以顯示自己所獨具的任何特徵，它只是一個會動的生物，但是它却又是仰賴著自己種族的意識而存在的一個細胞。儘管它和它的同胞早在對無垠的宇宙施予探測之時，就已被散播在銀河系中的各處，但是在它們之間，却仍有著某種無法探知的聯繫，密切而堅牢地將他們連結在一起，就像那些生長在人體內部的細胞一樣。

當一隻「帕拉多爾」的生物說話時，它所用的代名詞總是「我們」，而不是「我」。在帕拉多爾的語言當中，從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會有第一人稱單數的字眼。

這幢壯麗的建築物上那些巨大的門扉，使這些探測者感到困惑難解，儘管人類當中的任

何一個小孩子都能夠知道它們的奧秘。秦納椎對它們並沒有耗費很多的時間。不過他還是用他自己身上的送話器向托卡里呼叫了一陣。然後，當他們的指揮官駕著他的飛行器來到這一最佳的位置時，他們三個就趕緊向旁邊避讓。這時，那股熾熱難耐的火焰突然起了一陣短暫的爆炸；那一堆龐大的鋼架結構的邊緣部份，也曾冒出一陣火花，然後就不見了。當這個焦急切望的小組匆匆地進入該幢建築物之際，地上的石頭還是赤熱狀態，他們的投光器所發出來的光束，正呈扇形狀地在他們面前散射開來。

這時，手電筒是不需要的。在他們面前，有一間巨大的廳堂，廳堂的天花板的四周，有一排排管狀的東西，正發射出明亮的光來。廳堂的左右兩邊，都有門通向旁邊的走廊，而在它的正前方，則是一個壯觀的巨型樓梯直通二樓。

秦納椎猶豫了一會兒。然後，由於發現兩邊都差不多，於是他就帶領著他的伙伴走向第一條走廊。

此時，附近有生命存在的感覺已變得越來越強烈了。他們覺得似乎在任何一個時刻，都會有突然碰到這個星球上的生物的可能。假使這些生物以敵意的態度出現——若是果真如此，他們亦幾乎不能有所怨尤地馬上使用「痲痺器」。

當該小組進入第一間屋子時，氣氛顯得非常緊張，當他們看到裡面除了一排排固定而靜止著的機器之外，並無其他任何東西時，氣氛才鬆弛了下來。沿著這間巨大屋子的內牆，有一長列為數大約好幾千個的金屬製的檔案櫃，一眼望去，看不到盡頭。這就是屋內全部的東

西了；此外，沒有其他任何傢俱，除了這些櫃子，就是那許多神秘的機器。

他們三個當中行動最敏捷的艾拉坎，這時已經開始檢視這些檔案櫃了。每一個櫃子裡面，都裝有成千上萬張質地堅韌而又很薄的資料卡，每張卡片上都打了許多小圓洞和小方孔。那個「帕拉多爾人」便順手從這些卡片中取了一張，而艾拉坎則將此等情景全部作了記錄，並且還特別把那些機器作了一番描述。然後他們就離開該處。這間曾經是這個星球上偉大的奇景之一的巨型屋宇，對他們來說，並不具有任何意義。此後將不會有任何一隻肉眼能夠再看到這一套奇妙的「霍勒瑞斯」（Hollerith）人類分析器，和這五十億張打了孔的，載有人類全體不分男女老幼的全部可能紀錄的卡片了。

很顯然的，這一幢建築物在不久以前曾被使用過。隨著興奮情緒的高漲，這幾位探測者又匆匆進入了第二間屋子。他們發現這是一間龐大的圖書館，上百萬冊的書籍被擺列在屋中一排排長達數哩的書架上。這些——雖然這幾個探測者都不可能懂得——乃是人類所曾經制訂過的全部法律，以及他們所有在會議室裡的全部講話紀錄。

當秦納椎在擬訂他的行動計劃時，艾拉坎正把注意力集中到一百碼外的一個架子上。那是一個與衆不同的架子，上面的書只裝得半滿。而在它周圍的地板上，卻零亂地散置著一大堆的書冊，狼藉之情，就好像是被某一個狂暴激昂之徒撞倒了似的。至少跡象是如此顯示。在不久之前，有其他的生物曾到過此地。雖然大家都看不到地板上那些糢糊不清的輪跡，

可是對艾拉坎的敏銳的感覺而言，却是清晰可見的。艾拉坎甚至連地上的腳印都看得出來，可是由於對先前來過此地的生物一無所知，因此他也就無法說出他們的去向。

此時，一種迫近的感覺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來得強烈，不過它是一種時間上的迫近感，而不是空間上的。艾拉坎說出了他們這個小組的想法。

「那些書册必會有過很高的價值，而且也曾經有過某個人來挽救過它們——是為了後悔的緣故，我該說。這就意味著必有一處避難之所，而且很可能就在附近不遠的地方。也許我們可以找到其他某些能夠帶領我們到達該處的線索。」

秦納椎同意了這個看法；而那個「帕拉多爾人」的態度却表現得非常冷淡。

「也許是吧，」他說，「不過，避難所可能會在這個星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而我們只剩下兩個小時了。假使我們還想營救這些人們的話，就別再浪費時間吧！」

該小組又再度匆匆地向前走去，其間只有為搜集一些可能對「基地」中的科學家有用的書籍而稍事停留——儘管這些書籍是否能被翻譯出來，還頗值得懷疑。他們很快地又發現這幢巨大的建築物，乃是由許多間小房間所組成的，而這些小房間似乎都曾在最近被佔用過。它們中的大部份都還顯得乾淨整潔，而其中有一兩間則恰恰相反。特別是其中有一間幾乎完全遭到損毀的房間——顯然是一間某種性質的辦公室——使得這幾位探測者大為困惑。零亂的紙片撒滿在地上，桌椅板凳也都變得支離破碎，殘缺不全，同時，在屋外燃燒著的火焰所

冒出來的濃煙亦不斷地從破漏的窗子流進屋中。

秦納椎對此大為驚慌。

「一定不可能會有任何危險的動物來過像這樣的一個地方的！」他高喊道，一方面還惴惴不安地用手指撥弄著他的「痲痺器」。

艾拉坎未作回答。他開始發出一種被他的族類稱作是「笑」的可厭的聲音。這個聲音一直持續了好幾分鐘之後，他才解釋說究竟是什麼事情令他感到如此的高興。

「我想沒有任何一種動物曾經來過此地，」他說，「事實上，我的解釋非常簡單。比方說，假定你過去一直都在這間房子裡工作了一輩子，處理著這些無窮無盡的紙頁，年復一年。而在突然之間，有人告訴你說，你將再也看不到它們了，你的工作已經結束了，而且你可以永遠離開此地。此外——在你之後，也沒有誰來接替你。一切都已告結束。我請問你，這時你該怎麼辦，秦納椎？」

對方思索了一會兒。

「嗯，我想我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整理妥當，然後就離開。恐怕所有其他那些房間裡的情形都是像這個樣子的。」

艾拉坎又發出一聲笑聲。

「我相信你會那樣做。可是有些人却有著另外一種不同的心理狀態。我想我就會和曾經

使用過這間房子的那個生物一樣。」

他沒有爲他自已再作進一步的解釋，而他的兩位同僚在聽了他的話之後，還困惑了好一陣子，然後，他們對這樁事體的討論就算是告一段落。

當托卡里要下達回返的命令時，大家都感到一陣震驚。他們已搜集到了大量的情報資料，但是却沒有發現任何可以帶領他們找到這個行星上的居住者的線索。這時這一難題仍像先前一樣地困擾著他們。距離S900母船要駛離的時間只剩下四十分鐘了。

正當他們在走回小艇的半途中時，就看到一條半圓形的走道，通往該一建築物內部的深處。它的結構型式非常獨特，它那略帶傾斜的地板對於這些已在大理石的樓梯上走得疲憊不堪的多足動物來說，實具有強烈而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只有雙足動物才會造出許多這樣的建築。秦納椎恐怕是受苦最大的一個，因爲他平常都是用十二隻腿行走，而在遇到緊急匆忙的時候則要用二十隻，不過還沒有誰看過他作這樣的「特技」表演。

這時候小組的行動突然停了下來，並且一直向通道裡面看去，他們心理只有一個單純的想法。一條隧道，一直導向這個「地球」的球心深處！在它的盡頭，他們也許會找到這個星球上的人們，並且會去營救他們的一些人。假使眞有這種必要，則現在還有足夠的時間去向母船呼叫。

秦納椎給他的指揮官托卡里打了個信號，托卡里就立刻將小飛機起飛。對該小組來說，

由於已經沒有時間能夠讓他們再回過頭去重蹈他們在那許多錯綜混亂的通道中所走過的路徑，因而在那位「帕拉多爾人」的拘謹細緻的頭腦裡，已經留下了一個清楚的印象，因此，他們迷路的可能性亦就不會太大。假使需要較高的速度的話，托卡里能夠一下子向上昇起，超越過他們頭頂上的十二層樓。無論如何，他們都不能花太多的時間去探究在通道末端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只花了三十秒的時間，就到了隧道的盡頭，那裡有一間非常奇怪的圓筒形的屋子，沿著屋內四周的牆壁，有一長排巨大而加有墊褥的坐位。除了他們進入的這條通路之外，沒有其他任何的出口，同時，艾拉坎經過了好幾秒鐘思索之後，才想出這間屋子的用途。他想，他們將不會有時間去使用這間屋子，實在是一件憾事。突然，秦納椎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考。於是艾拉坎就轉過頭來，並且看到他們方才進來的那個入口竟然已經不聲不響地在他們背後關上了。

儘管在這番驚恐開始的頭一刹那，艾拉坎發現他自已仍還能以一種欽佩的心情在想著：不論他們是誰，他們竟然會知道如何建造一部自動的機器！

那位「帕拉多爾人」是第一個開口說話的。它一面以身上的一根觸鬚向著那些個坐位揮舞著。

「『我們』想，最好是先坐下來，」它說。帕拉多爾的「複合頭腦」早已把狀況作了分

析，並且亦已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久，就聽到一陣嗡嗡低沉的聲音從頭頂上的一個鐵格子裡面傳出來，眞想不到在這歷史的盡頭，即使已經沒有生命存在的時刻，竟然還能聽到地球上人類的聲音。雖然這些墜入困局的探測者們都能清楚地辨別出那聲音中的字句，但是這些字句却並沒有什麼意義。

「請選定你們的『站』吧，並請坐下來。」

就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小室一端的壁板上，突然閃耀出明亮的燈光。在它上面，有一幅簡單的地圖，圖中包括有十二個圓圈，並有一條線將這些圓圈連成了一串。在每一個圓圈旁邊，都附有文字說明，在文字說明的旁邊，則有兩個不同顏色的按鈕。

艾拉坎以一種疑問的神情，盯視著他的頭目。

「別去碰那些按鈕，」秦納椎說，「假使我們不去理會這些控制器，門也許還會再打開的。」

其實他錯了。當初設計這個自動地下道的工程師們早已作了假定：任何人只要進入此地，就自然會希望前往其他某個地方。如果他不選任何一個中間站的話，他就只有被帶到這條路線的終端。

這時，又有一段時間的停頓，而這些繼電器和電子開關則仍靜待著指使，聽候發落。在那三十秒鐘的時間之內，他們如果知道該怎麼辦的話，該小組也許已經能夠將門打開，並且離

開了這個地下道了。可是他們却不知道，同時，這整個的機器本就是專爲了配合人類心理可能的動向而設計出來的。

加速度起伏的幅度並不太大；這裡面大量的桌椅傢俱實在顯得太過奢侈，而且都不是必要的。只有一點兒幾乎無法察覺出來的輕微振動說明了當時的速度實在不慢，而他們就要以這種的速度行往地球的球心內部。不過這趟旅行究竟要持續好久的時間，他們却無法猜出。同時，在三十分鐘之內，S9000母船即要離開太陽系了。

此時，在這高速進駛著的飛車裡面，正有一段很長時間的靜寂，秦納椎和艾拉坎正在急促地思想著。那位「帕拉多爾人」也在想著，只是想的方式不一樣罷了。對它來說，個人死亡的觀念並沒有任何意義，因爲在它的群體意識裡，認爲一個群體當中的某一個體的毀滅，所含具的意義，也不過就像是一個人剪掉他的一片指甲一樣。但是它仍能夠——雖然很困難——想像並且體會得出像艾拉坎和秦納椎他們兩個那種個人意識的苦況，假使可能的話，它實在很想去幫他們一下。

艾拉坎曾設法要以他自己的送話器與托卡里取得聯繫，儘管信號實在是相當的微弱，而且似乎很快就會消失掉的樣子，可是他却很迅速地將這種情況解釋了一番，於是信號立刻就清楚了許多。托卡里此時正在地面上方循著飛車所行經的路線前進，而他們在地底下，却正以高速向他們所不知道的目的地飛馳著。這時，由於托卡里的指明，他們才知道他們自己正

在以每小時將近一千哩的速度向前進行著；同時，過了不久，托卡里又說出了一個令他們更為困擾的消息，那就是他們目前正在向海洋接近。當他們是在地底下的時候，總還有一個非常渺茫的希望，那就是他們可以使飛車停住，然後逃出來。可是若要是在海洋底下的話，則任憑有多麼大的本事，再加上那艘巨型母船上的機器，也無法把他們營救出來。還沒有誰能夠設計過一個比這更完整臻密的陷阱呢。

秦納椎對壁板上的那幅地圖曾經作了一番非常專心而仔細的檢視。地圖上面標示得很清楚，而且，沿著那條連接各圓圈的線上，有一粒很小的亮光在緩緩地爬行著。它這時已經到了距第一個站尚有一半路程的地方。

「我打算壓一下這其中的一個按鈕，」秦納椎終於開口，「它不會有什麼害處的，而且我們也許還可以學到些什麼也說不定呢。」

「我贊成你的看法，你準備先試那一個呢？」

「一共只有兩種，而且就算我們頭一次弄錯了，也不會有多大關係的。我猜想，它們一種是用來開動機器的，而另一種是用來使它停止的。」

艾拉坎並沒有抱很大的希望。

「它開動時並沒有任何一個按鈕被按過呀，」他說，「我覺得它完全是自動的，而且我們也絕不可能從這裡就將它控制住的。」

秦納椎無法贊同此點。

「這些按鈕顯然是跟那些個站有著密切的關聯，而且，除非你有辦法使自已停住，否則這兒再也沒有其他任何作為控制的東西。現在的問題是，到底那個按鈕才是對的？」

他的分析完全正確。這輛飛車可以停在任何一個中間站上。他們在路上只走了十分鐘，而且假使他們現在就能夠離開，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發生的。可是，糟就糟在秦納椎的運氣太差，他選錯了按鈕。

地圖上那一粒小小的亮光以緩慢的速度爬過了那個發亮的圓圈，但是並沒有停止下來。

就在這時候，托卡里亦開始從頭頂上的那艘小艇向下呼叫。

「你們方才已經從一個城市的底下走過，而現在正在向著海洋前進。在將近一千哩之內，將不可能再有另一個站了。」

艾弗隆已經放棄了他所有要想在這個星球上發現生命的一切希望。S9000母船已飄遊過這個星球的一半地區，其間從未在任何一個地方作過較長時間的停留，而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起起降降，為的是要想引起注意。可是結果却沒有得到任何的反應；地球上的生命似乎已經完全都死光了。艾弗隆心想，假使它上面的居民當中，仍有任何一些還活著的話，儘管他們的命運將無法再作改變，他們也必定已把自已藏匿在它的球心深處，沒有任何濟助能夠達到

的地方。

盧剛帶來了不幸的消息。大船停止了它那沒有結果的搜尋，並且調過頭來，穿過暴風雨，向著海洋飛馳；在這片海洋的上方，托卡里的小艇仍然繼續在追索著那輛被掩埋在地底的飛車的行跡。

這番景象實在是非常恐怖。打從地球出生的日子以來，還沒見過像這個樣子的海洋。在那時速達數百哩的暴風雨的前面，有一座座像山一樣的巨型「水牆」在向前奔馳。即使在距離地面很遠的天空中，仍遍處飛舞著無以計數的碎物——有樹木、有房屋的碎片、大塊小塊的金屬物件、以及舉凡任何沒有被栓固在地面上的一切東西。沒有任何一種空運器能夠在如此暴烈的狂風中存留片刻。可是當迎面碰到那些個龐然的「水山」時，卽使是這樣咆哮怒吼的狂風聲，也被壓倒了。它們發生出來的巨響，似乎使天空都受到震撼。

幸運的是，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發生過地震。遠在海洋的底牀下面，那條曾經是這個世界的總統的私人眞空地下道，此時仍然完好無缺地運作著，並沒有受到上面那些喧囂與破壞的影響。它將一直運作到地球存在的最後一分鐘爲止。假使天文學家們沒有弄錯的話，那個時刻距離現在不會超過十五分鐘——雖然艾弗隆會知道最爲精確的數字。而已被陷入在困境中的那個小組，則需要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才能夠到達地面上，甚或得到一點點獲救的希望。

艾弗隆的指令一向都是非常嚴格的，縱令沒有那些指令，他也絕不會夢想到要以這艘託付給他的大船去冒任何的危險。假使他是人類的話，要下定決心將那些被陷入困境的伙伴棄置而不顧，是一樁極度困難的事。但是他不是人，他是來自遠比地球人類敏銳得多的一個族類，一個早自久遠的時代起就熱愛著屬於精神方面的東西的族類，而這個族類已經以一種極大的勉強，接掌了對整個宇宙的控制權，因爲唯有如此，始可確保正義得以伸張。這時艾弗隆需要以他所有的超人稟賦來帶著他去渡過未來的幾個小時。

在這個時候，在海洋底牀下方一哩之處，艾拉坎與秦納椎二人事實上都在忙著弄他們自己的通信器材。十五分鐘的時間，對於要想結束有關一生的事務而言，實在不算長。的確，要想多寫下幾則在此時此地可算是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的「臨別報告」，時間眞是不夠。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那位「帕拉多爾人」一直都保持著沈默和靜止的狀態，未發一語。而其他的兩個，則一方面抱著一種任聽命運安排的態度，另一方面，都在熱衷於他們自己的事物，而並沒有在思索這個問題。因此，當那位「帕拉多爾人」突然以它那種特殊而冷漠的聲調開口說話時，他們兩個都給嚇了一跳。

「『我們』覺得你們正在爲著有關你們卽將遭逢的毀滅而預作某種的安排。那也許是不必要的。假使我們在再度到達陸地時，能夠使這輛飛車停止的話，艾弗隆船長會來救我們呢。」

秦納椎和艾拉坎兩個都嚇得半天都說不出一句話來。然後，艾拉坎才喘著氣說：「你怎

麼知道啊？」

這眞是一個愚蠢的問題，因爲他突然想起來了，原來在S9000 母船上，有好幾位「帕拉多爾人」——我們暫且先這樣說，因爲它們都是相通的——因此，他們的這位同伴亦就自然會知道母船上所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於是，沒等到對方答話，他就繼續說道：「艾弗隆是不會那樣作的！他不敢冒這樣大的險！」

「不會有什麼冒險的呀，」帕拉多爾人說，「『我們』已經告訴過他，要他這樣作的。這實在是非常簡單的事。」

艾拉坎與秦納椎以一種近乎敬畏的神情望著他們的這位伙伴，曉得現在必已發生什麼事了。只要是在危急的時刻，那些組成「帕拉多爾人」的各個單元就會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其組織的臻密完善的程度，並不亞於任何一種生物的腦子。在那樣的時刻中，它們可以形成一種比宇宙間任何其他生物都要高強的智慧。所有一般性的問題，只要有幾百個或幾千個這種「單元」，就可予以解決。只有在很少的情況下，才需要上百萬個單元，而動用數十億個細胞單元，亦就是將「帕拉多爾人」的全部意識結合在一起的情況，在整個歷史中也才只有過兩次，那兩次都是爲了對付它們整個族類面臨存亡絕續的緊要關頭而發的。帕拉多爾的頭腦乃是宇宙間最高智慧的源泉之一；需要它的全部力量的機會實在是少之又少，不過，當其他許多族類曉得了它的效用之後，都感到極大的安慰。艾拉坎這時極想知道它們已經結合了多少個

細胞來應付此一特殊的緊急狀況。他同時也極想知道，像這樣細瑣的一樁事件怎麼會引起它的注意。

對於這個問題，他是絕不會曉得答案的，儘管他可以猜——假使他已經知道這種冷漠而遙遠的「帕拉多爾人」的思想心智當中，擁有一種人類性格中的虛幻感之類的東西。很久以前，艾拉坎曾經寫過一本書，在那本書裡，他即試圖證明：到了最後，所有有智慧的族類，都會犧牲掉個人的意識，而且有一天，在整個宇宙當中，將只會有「群體意識」的存在。他在那本書中寫道，帕拉多爾乃是那些最高智慧當中的爲首者，而那廣大、分散的心智也都沒有表示過不高興。

在艾弗隆開始從他們的通話器向他們說話之前，他們已經沒有時間再提出任何進一步的問題了。

「艾弗隆呼叫！直到爆炸波到來之前，我們都將停留在這個行星上，因此我們可以有能力去營救你們。你們目前正在朝著一座海岸邊的城市前進著，並且，假使以此刻的速度看來，你們可望於四十分鐘之內到達該處。如果到那時候，你們還無法停下來的話，我們就要把你們前面和後面的隧道炸毀，以切斷你們的電源。然後，我們就要用一根長軸桿潛伸到裡面，把你們救出來——」總工程師說，他用主投射器，只要五分鐘的時間就可以辦到。所以，你們應該會在一個小時之內獲救，除非太陽提前爆炸。

「可是，假使果眞那樣的話，你也會被毀滅掉呀！請你千萬不要冒這個險啊！」

「請別爲這個操心；我們的安全是毫無問題的。當太陽爆炸時，它的爆震波需要好幾分鐘才會到達最高點，而我們目前的位置還與它相當遠，我們是在這個行星的黑夜的一邊，而且是在一個八千哩長的巖石屏障的後面。當第一個爆炸的預警來到時，我們自會加快速度離開太陽系，而且在飛行的時候，一直都將保持在行星陰影的範圍之內。在最高速度的飛馳下，我們可望在離開這個陰影錐的盡頭之前，到達『光速』的速度，到那時，太陽就不可能會對我們有什麼傷害了。」

秦納椎仍不敢抱什麼希望。同時，他腦子裡立刻就起了一個異議的思想。

「不錯，可是你又如何能夠在此行星的黑夜這一邊獲得什麼預警呢？」

「這很簡單，」艾弗隆回答說，「這個星球的外圍有一個月亮，而我們現在從這半個球面上可以看到它。同時我們已經用望遠鏡對準著它。假使在它表面上的光度突然轉亮許多時，我們的飛行主機就會自動打開，同時我們亦會被拋離此一星系。」

這個邏輯的確是完整無瑕的。艾弗隆以他一貫的小心謹愼，是不會投機冒險的。太陽爆炸之後所引起的火焰，起碼得要好幾分鐘的時間，才能把這個長八千哩的巖石與金屬屏障摧毀。而在那段時間當中，S9000卽可以光速一樣的速度飛抵安全之處。

當他們距離海岸尙有數哩之遙時，艾拉坎又按了第二個按鈕。由於他已假定該輛飛車不

可能在兩個站的中間停止，因此他當時亦就沒有期望要發生什麼事情。可是幾分鐘之後，情況竟然好得令人不敢相信，飛車的輕微振動消失了，而他們也都停止了下來。

門靜悄悄地滑開了。這時，他們三個甚至在門還沒有完全打開之前，就趕緊向車廂外衝出去。他們不要再冒險了。在他們面前，是一條很長的隧道，一直向前延伸，並且逐漸上昇，越來越高，一直到看不見爲止。當他們開始沿著隧道向前進發之時，艾弗隆的聲音又突然從他們身上的通話器中傳了出來。

「請你們就地停止！我們就要面臨爆炸了！」

地面顫動了一陣子，然後，在前面的遠方卽傳來了一連串巖石滾落的隆隆巨響。接著，地面又發生抖動——而在一百碼前方的通道便在突然之間消失了。一根巨大的垂直軸桿亦已經整個地被切斷在該處。

該小組再度匆匆地向前邁進，一直到達走道的盡端，然後就站在那兒等待。那根軸桿在到達此一盡端時，已伸入地中有整整一千呎長，而電筒的光束可以照射到它的盡頭。在頭頂上，一堆暴風雲從月亮下面經過，於是月亮的周圍卽照映出一圈火紅色的光輝，使人無法辨認出來。而在所有的景象當中，最令人嘆爲觀止的，要算是高高地飄浮在頭頂上的S9000母船了，那個鑽出了此一巨型坑洞的龐大投射器，此時仍照射出櫻桃紅的光芒。

一塊黑影離開了母船，並且很快地向地面掉落。此時，托卡里正走回來集合他的伙伴。

稍後，艾弗隆在控制室中向他們致候。他走向那個巨型的觀察幕前，平心靜氣地說：「看，我們剛好趕上時間。」

在他們下面的那塊大陸正在一陣又一陣的千仞高浪下緩緩地下陷著，而那些浪潮正不斷地衝擊著它的岸涯。任何人所看到的地球的最後景象乃是一片廣大的平原，並且被一種由月亮上照射下來的不尋常的銀色光芒所籠罩。在它的表面上，閃鑠發光的水正在大股大股地朝著遠方的山脈地區湧去。海洋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不過這個勝利是短暫的，因爲不久之後，不論是海是陸，都將化爲烏有。正當該小組在那個控制室裡靜靜地向下注視著這番毀滅景象的時候，眞正龐大無比的大災難迅速地降臨了——剛才的那番動盪只不過是它的序幕而已。

情形就好像是黎明的曙光，突然間衝破了月光照耀下的大地一樣。然而此刻並非黎明：只是一個月亮，正照射出一股僅次於太陽的強烈光芒。這股令人畏懼而又不尋常的光芒，正對著下面那塊大刼將臨的土地，兇猛地照射了約莫三十秒鐘的光景。然後，控制板上所有的指示灯都突然閃亮了一下。主機仍在繼續驅動，艾弗隆很快地向指示器瞥了一眼，並且檢視了一下他們的情報。只不過一秒鐘的時間，可是當他再向觀察幕看去時，地球已不在了。

當 S9000 正行經「英仙座」的軌道之時，它那巨大而使用過度的發電機竟然悄悄地停息了。不過這不大要緊，因爲這時太陽對他們已不會有什麼傷害，而且，儘管這艘船目前正孤獨無援地在星際太空中快速地前進著，可是這也只是暫時性的，因爲幾天之內，援救就會到來

。

這眞是一件近乎諷刺的事。就在一天以前，他們還曾經是救援者，打算著去救一個現已不復存在的族類。艾弗隆想探究這個剛剛死滅的星球已不止一次。他曾試圖去描繪它在最光輝時刻的情景，各城市的街道上群聚著生命的盛況，可是均告徒然。儘管它的人民都是那樣的原始，但是他們也可能對整個的宇宙有過不少的貢獻。假使和他們有過接觸，那該是多麼好啊！後悔是無濟於事的；早在他們來到之前，這個星球上的人們必定已將自己埋入到它那堅實的球心內部了。而現在，他們和他們的文明將爲未來的歲月留下一個永遠無法揭開的神秘。

盧剛的進入，打斷了艾弗隆的思緒，反而使艾弗隆高興。打從起飛開始，這位通信組長就一刻也不停地忙碌著，他一直都在試著分析那些從歐若斯壯所發現的傳送器中發射出來的節目。問題並不算很困難，不過就是要建起一套專門的設備，而這就花掉了不少的時間。

「喂，你發現了些什麼呀？」艾弗隆問道。

「哦，可眞不少，」他的伙伴回答說，「這兒有一些很神秘的玩意兒，可是一點兒也不了解。

「沒花多久的時間，我們就發現到這種視像傳送器是如何建造起來的，而且我們已經能夠將它們加以改變，以適合我們自己的設備，在這個行星上，似乎到處都有電視攝影發射機

，眺望著各個重要的地點。它們之中有一些顯然是安置在城市裡高大的建築物頂端。這些電視攝影發射機不停地轉動著，以便照出全景的狀貌。在我們已錄下來的節目中，大約有二十多個不同地點的景象。

「此外，還有許多不同種類的傳送設備，既不是聲音的，又不是視像的。它們似乎是純科學的——可能是閱讀工具之類的東西。所有這些在不同頻率波段上的節目都在同一個時刻裡消逝了。

「現在我們來看，這所有的一切都必定有一個理由。歐若斯壯仍然認爲絕對是由於那個電台在被毀滅的當時，開關沒有關上的緣故。可是，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個節目和那個電台所發射出來的並不屬同種類。它必然是用於行星間的接轉——在這一點上，克拉坦的看法是非常正確。因此，這些人必已跨越過太空去了，因爲在最後的這次的測量中，我們已發現在其他各行星上都沒有任何生命存在。你覺得對嗎？」

艾弗隆熱心地附和說。

「不錯，這似乎很有幾分道理。不過，還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那個光束並沒有指向其他的任何行星。我親自檢查過了。」

「這個我曉得，」盧剛說，「我所想探知的乃是爲什麼一座如此巨大的星際轉播站要這樣地忙著傳送這個即將毀滅的星球的畫面——對於科學家和天文學家都含有極大好處的畫面

。那些人在安置所有這些全景攝影發射機的時候，一定遭遇過不少的困難。我深信那些光束必已射向某些地方。」

艾弗隆吃驚地站了起來。

「你是否認爲可能還有一個外圍的行星尙未被報告出來？」他問道，「如果是的話，你的理論就大錯而特錯了。那個光束甚至連太陽系的邊緣都沒有照到。而且就算是有——請看這裡。」

他打開了觀察幕的開關，並把控制鈕調整了一下，在那塊天鵝絨窗帘外面的太空中，正掛著一個藍白色的球體，它的外表顯然係由許多片朝向同一圓心的白熱氣體外殼所組成。固然由於它的距離實在太遠而使人無法看出它上面的動態，可是如果將它放大許多倍的話，就非常清楚了。在它的中心，有一顆亮得令人眩目的光點——這顆小白星就是太陽現在所變成了的樣子。

「你也許不曉得這個球體究竟有多大，」艾弗隆說，「請看這個。」

他又把倍率放大了許多，一直到那顆「新星」的中央部份都變得清晰可見。靠近它中心的地方，有兩顆微小的凝塊，在核心的兩側各有一顆。

「這乃是該星系中的兩個最巨大的行星。它們兩個還一直在設法能夠繼續存在一段時間——不管多長都行。而它們與太陽之間的距離，大概有好幾億哩。『新星』仍在繼續擴大中

——而它現在的體積已經有原來的太陽系的兩倍了。」

盧剛沉默了好一會兒。

「也許是你對了，」他說，態度非常勉強。「你已對我的第一個理論作了處置，但是你却還沒有能讓我感到滿意啊。」

在沒有繼續開口說話之前，他卽很快地在室中繞了幾個圈子。艾弗隆耐心地等著。他很了解他這位伙伴近乎直覺的能力。他往往能夠在邏輯似嫌不夠的狀況下，解決一個難題。

接著，盧剛又開始說話了，說得非常慢。

「你對這有什麼看法？」他說，「假使我們已完完全全地把這個星球上的人作了錯誤的估計的話？歐若斯壯就曾經作過一次——他曾認爲這些人們絕不可能跨越到太空中去，因爲他們懂得無線電的知識才不過兩個世紀而已。這是韓瑟爾二號告訴我的。當然，歐若斯壯是相當錯誤的。也許我們都錯了也說不定。我曾經看過克拉坦從那個傳話器上帶回來的東西。他對他所找到的那些東西並沒有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可是，就如此短暫的時間而言，這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該座電台裡面的裝置乃是屬於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文明所有。艾弗隆，我們是否能夠循著那道光束看去，看它到底是照向什麼地方？」

艾弗隆一語未發地沉靜了整整一分鐘之久。他對這個問題一直都懷著很大的期望，可是這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主發電機已經完全不動了。目前一時也找不到可以修理的地方

。可是現在仍還有動力可供利用，而只要是有動力在，事情都還是可以按時辦妥的。這就意味著，有許多需要臨時趕辦的事情，以及一些困難的調度，因爲船體目前仍在以極大的速度飛馳著。不錯，事情倒是可以辦好的，而且，有點事情作也可以使船上成員們的情緒不致變得更爲沮喪，因爲由於任務失敗所產生的反應，現在已開始顯現出來了。此外，當距離他們最近的巨型修理船將不可能在三週以內到達的消息傳來之後，亦已造成了士氣的猛然下跌。

工程師們仍一如往常一樣地又作了一件小題大作之舉。同時，他們又像以往一樣地把手頭的工作進行到一半就認爲是絕對不可能辦到而拋棄掉了。慢慢地，過了幾個小時之後，這艘大船就開始失去了由它的主機在過去那許多分鐘裡面所給予它的那種速度。於是，在拐了一個很大的彎——一個半徑有數百萬哩的彎——之後，S9000 的方向卽完全改變了，而在它周圍的星球的關係位置也隨著改變了。

調度的工作進行了三天，然而到了第三天終了時，該船竟然行駛在一條與那條曾一度來自地球的光束相平行的線路上了。於是他們就又走入了漫無邊際的虛空之中，那個曾經一度是太陽的明亮球體，此時亦在他們的身後，慢慢地愈變愈暗淡了。就星際飛行的標準看來，他們現在幾乎等於在靜止狀態之中。

好幾個小時以來，盧剛一直都緊緊地握著他的儀器，並操動著他的檢波器的光束射向前面遠方的太空中。在好幾個光年的距離範圍之內，的確是沒有任何一顆行星；這已是毫無疑

問的事。艾弗隆一次又一次地跑來看他，而他每次都勢必要以同樣的話來回答：「沒什麼可報告的。」差不多五次當中有一次，盧剛的直覺態度使他感到難堪；於是，他開始想知道這到底是不是出了什麼不尋常的事啊。

直到一個星期以後，「質量檢波器」上的指針才在刻劃表的末端有一點輕微的顫動。可是盧剛還是一語不發，甚至對他的船長都不說一句話，他一直要等到他可以確定的時刻，他繼續等著，一直等到連那個「近距離掃描器」都開始有了反應，而且在觀察幕上亦已顯示出了第一幅糢糊的畫面。這時，他還在耐心地等著，要等到他能夠解釋這些映像時爲止。然後，當他知道他這種狂暴而難於接近的幻想與事實仍有一段距離時，他把所有的伙伴們統統喚進到控制室中。

映顯在觀察幕上的仍然是那幅熟悉的畫面——一望無際的星空。一個太陽接著一個太陽，一直到達宇宙的極限處。靠近幕面中央的地方，有一小撮異樣的「星雲」，形成了一塊用肉眼難於攫取住的霧團。

盧剛又將倍率加大。於是，周圍的星星都向四方逸散，而那一撮小小的星雲則不斷地加大，一直大到塞滿了整個的幕面，然後——它就不再是一撮星雲了。就在這個時候，全體伙伴們看到了面前的這番景象之後，就不約而同地一起發出了一陣驚駭的喘息。

遍佈在這一大片空間當中，有一群成千上萬根細小的「光錐」，呈立體狀地排成了像行

進中的軍隊一樣整齊的行列。它們係以極快的速度在向前運動，而所有那數不清的方塊，仍還一直都保持著它們的隊型，就像是一個整體一樣。可是在艾弗隆和他的同志們注視著的時候，那個整齊的隊型就開始逸出觀察幕以外去了，於是盧剛勢必要再調整控制器，重新對準。

經過好長一段時間的躊躇之後，盧剛終於開始說話。

「就是這個族類，」他輕鬆地說，「懂得無線電知識才兩個世紀的那個族類——也就是我們先前還以爲已經爬入到球心深處去送死了的那個族類。我已在最大可能限度的倍率之下檢視了這些影像。

「那是自有歷史紀錄以來最大的一支船隊。那裡面的每一個『光錐點』就是代表一艘比我們這艘還大的太空船。當然，他們是非常的原始——各位在觀察幕上所看到的，乃是他們的火箭所噴出來的噴氣。不錯，他們是敢於以火箭來作爲星際太空間的橋樑之用！各位曉得那是意味了什麼，他們甚至要花上好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到達離他們最近的星球。這整個族類必定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即寄望在若干代以後的子孫來完成。

「要估量他們的成就，請先看看我們自已花費多久的工夫才征服了太空，同時，在星際之間還有更長遠的行程呢！縱然我們面臨著絕滅的威脅，也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完成這麼多的事情。別忘了，這是宇宙中最年輕的一個族類，四萬年以前，他們甚至還不曾存在

哩！試想，到一百萬年之後，他們會變到什麼地步呢？」

一小時後，歐若斯壯離開了受損的母船去和前面這支龐大的船隊會合。當他那艘小艇在群星之中消逝之後，艾弗隆轉向他的朋友，作了一個盧剛久久不能忘懷的結論：

「我懷疑他們究竟是什麼？」他沉思著說：「他們或許是一群好工程師，但卻不懂哲學與藝術。當他們看見歐若斯壯時，必定會非常驚奇——甚至那是對他們傲慢的打擊，他們一直以爲自己是宇宙中唯一的族類。說實在，他們應該要感激我們幫助他縮短了好幾百年的行程。」

艾弗隆注視著螢光幕上的星河像一團銀色的霧氣橫在畫面。他用一根觸鬚在中央太陽系到邊緣上那孤零零的太陽之間比劃了一番。

「你知道，」他對盧剛說：「我最耽心的是，假如這些人不肯接納我們又怎麼辦？」他對螢光幕上的銀河中數不盡的星星又揮了揮觸鬚。

「若干事例說明了他們是堅毅的種族，」他補充道：「我們最好要禮貌一點。況且，我們在數量上超過他們十億倍。」

盧剛對船長的小幽默置之一笑。

但二十年之後，事實證明這個結論已不再可笑了。

夜行

阿姆斯壯判斷自己才不過走了兩哩多路，火炬就熄滅了。他默然地站在那兒，不敢相信竟然會有這樣的惡運臨頭。隨後，他像發瘋似的，用力地把那個失去效用的火炬拋了出去。當它在黑暗的夜幕中落下時，確曾打破了這個小世界中的靜寂。由山下傳來了一陣金屬碰擊的聲音之後，大地又恢復了平靜。

阿姆斯壯在想，這已是最倒霉的事了，現在該不會再有更大的不幸降臨到我身上吧。他在苦笑中暗暗地下定決心，再也不去想那善變的女神曾幫助過他的事。誰會相信，就在他剛要出發前往聖德遜港的當兒，第四營區僅有的那部牽引車竟發生了故障呢？他不由得回想起那煩人的修理工作。當引擎再度發動時，他確實鬆了一口氣。但如今這部履帶車又壞了，眞是禍不單行。

後悔出發太遲已是於事無補了。事實上，就在離「穹蒼」號起飛四個小時之前，它還是好好的。他根本無法預知會有這種不幸的狀況發生。但無論如何，他必須趕上她。因爲在未來的一個月中，可能不會再有其他的太空船會到這個地方來了。且不說他的事情如何緊急，光是要在這個失去控制的星球上多停留四個星期，就已經夠難受的了。

目前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幸好聖德遜港距營區只有六哩多的路程——即使走路也不算太遠。他必須把它所有的裝備留下，等候下一班船再運回，何況這些裝備目前並非急需。路很壞，因爲那是用一部百噸壓路機在碎石上碾壓成的路，但至少用不着擔心迷失方向。

雖然他很可能會趕不上這班船，但是目前還沒有到絕望的地步。因爲不敢在這個荒谷中易令人迷失的道路上大意，所以他走得很慢。大地是一片蒼涼，天空是一片漆黑。銀河邊上只有幾顆黯淡的星星零落地散佈著，太陽還要好幾個小時以後才會出來。雖然在天空裏還有五個小月亮懸掛著，但是它們的光却幾乎弱到肉眼都難見，更別說它們還能投下任何陰影了。

阿姆斯壯不是一個容易被命運所屈服的人，他開始沿著這條路在黑暗中緩緩地前進。每走一步，必須先用脚試一試下一步的位置如何。他知道除了必須通過一段崎嶇的隘口之外，大部份都是直路。他希望能有一根手杖或其他的棍子來探路，可是現在他沒有這些東西，祇好依賴脚下的感覺來指引他前行了。

在還沒有建立起信心以前，他走得非常慢，他從來沒有想到在一條陌生的道路上摸黑會這麼樣困難。儘管那顆微弱的星星可以指示他行進的方向，但他一次又一次地發現自己是在一條佈滿小石頭的原始道路上蹣跚而行。這條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使得他必須時時改變前進的方向，一會兒靠左，一會兒又要靠右。有時也會被石頭絆倒，然後再爬起來，重新在漆黑中摸索。

現在，一切情況都算正常。他無法估計行進的速度，祇能繼續努力並往最好的方面去想。前面還有四哩的路程要走——儘管只有四哩路，却還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依目前的情形看來，除非是迷失了方向，那麼前面那一段路該是比較容易走的，可是他現在不敢去想那麼多。

他無法裝作正在享受這種經驗，因爲這是一連串錯誤的結果。但祇要能繼續保持在這條路上行走，總還是安全的。他希望自己的眼睛能適應星光的亮度而看清楚前面的路，同時他也了解，整個旅程將是黯淡而無太大的希望。那些實實在在呈現在他眼前的一切，都足以證明他是距離銀河的中心愈來愈遠了。在這樣的一個晴朗的夜晚，天體中任何星球，似乎都在爭相發出炫耀的光芒。即令在宇宙的這一個角落裡，天空中也有著上百個微弱的光點。只是，它們都像那五個甚至無人問津的月亮那般無用。

路況的改變打斷了他的思潮。這裡好像有一個叉路口，是不是要再向右轉呢？他慢慢沿著這條既看不清楚而又那麼陌生的路徑走著。不錯！路是向左彎的。他盡力回想白天所看到過的情形，其實，這條路他以前祇看到過一次。現在是不是已很接近那個隘口呢？他眞希望如此，因爲那就表示他已走完了一半的旅程了。

他向前面的黑暗窺探，但那凹凸不平的地平線卻顯得似乎永無止境。現在，終於發現了這條路原來却是直的，他的精神崩潰了。要到隘口還遠得很，至少還有四哩路要走呢！

四哩｜是多麼可笑的距離！就「穹蒼」號而言，四哩的路才要花多少時間呢？他懷疑人們是否能有夠短的時間單位！在阿姆斯壯的一生當中，他已記不清到底曾走過多少兆哩，現在，說不定已經到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了，最近二十年之中，他很少在任何一處停留過一個月以上。就拿今年來說，也有兩度橫越銀河的壯舉。即使在幻想的時代中，這也是一件了不得的旅程了。

他被一塊不穩的石頭絆倒，同時也把他帶回到現實的問題上來。在這裡空想那些瞬息萬里的太空船是無濟於事的。如今他正面對著大自然，所能憑藉的不是武器裝備，而是他自己的體能和毅力了。

他很奇怪何以自己會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去推究這種不安的真正原因。過去四個禮拜中，他的感覺一直是很充實的。可是，今天如此倉促的啓程，加上牽引車故障所造成的煩惱和焦慮，已把他腦海中一切事物都趕跑了。他常爲自己的冷靜、頑固和不事空想而感自傲，現在就連第一天晚上在基地過夜時，老船員們拿些揑造的故事來大吹大蓋的情形也忘得乾乾淨淨了。

從前曾有一位基地上的老人，跟他講過自己曾經在夜間由聖德遜港步行回到營區的故事：他一面走，一面有個怪物始終在火炬照射範圍以外跟踪著他。其實這類故事阿姆斯壯已經聽過很多了，那是一個無人居住的星球，但依邏輯來推理，這類事情却不是那麼簡單。那個

老人所說的故事雖然荒誕，却也不是絕無可能的。

這不是一個愉快的念頭，阿姆斯壯自己也不願多去想它。但他深切地瞭解，即使他完全不加理會，它還是不斷在他的腦海裏出現的。唯一克服這種幻想的辦法就是勇敢地面對它們。他現在必須立刻就着手去做。

他最強烈的論點：即是這個星球不但十分荒涼，而且簡直是不毛之地。雖然，有人會提出相反的意見，就像那位老人一樣，可是人類在這個行星上生存終究不過二十年而已。這兒絕大部份仍是未經開發的地區，沒有人能否認，那些荒地中的坑坑洞洞迄今仍是個謎。但可以相信的是，那些坑洞都是些火山口。當然，生命還是可能到處蔓延的。他有點寒心地想起一件事，那些龐大的水螅曾把「萬崗三號」上的一位探險隊員捲食了。

他左思右想，仍然得不到結論。但是爲了支持相反的意見參加辯論：假如承認在這個星球上有其他生命存在，那麼，它們會是什麼呢？

在宇宙中，絕大部份的生命對人類都是漠不關心的。當然有些像可蘭經中所說的氣體生物和希伯來人所說的水中浮游生物等，你無法測出它的存在，但是它們卻可以隨波逐流而無所不至。其他的生物也許是爲了好奇而來，它們對人類含羞而友善。另外也有一些生物，除非你觸怒了它，它是不會向你攻擊的。

儘管那位老同事所描述的，祇不過是一個可怕景像。假始你在那個溫暖舒適、燈光良好

並備有各種飲料的吸煙室中聽到這個故事，很可能會輕鬆地置之一笑；但是，對一個必須在黑夜中步行數哩才能到達一個有同類聲息的人來說，其感受卻是迥然不同的。

當他蹣跚地走錯了方向，然後又摸索著找回原來的路時，心中眞是輕鬆了不少。那好像是一條極爲崎嶇的羊腸小道，路上的石頭和他原來所走那條大路上的石頭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幸好在幾分鐘之後，他便及時發現了錯誤，又安全地返回原路而繼續前進。

他的思潮很快又回到了那個原來不安的問題上，這眞是一件不幸的事，他的憂慮幾乎已經遠超過對自己的照顧。

他從一項事實裏獲得了結論：在這個基地上，顯然沒有一個人相信那位老人所說的故事，這可由他們對他的發問和嘲笑得到證明。當時阿姆斯壯也和其他人一樣大聲嘲弄他。在黑暗中，他祇看到一個模糊的形影。那很可能是一塊奇形的石頭。可是那種奇怪的卡搭聲，確會留給那位老人深刻的印象—任何人可以想像得出在夜裡聽到類似的聲音時，會有多麼可怕。「假如他心懷惡意，爲什麼不再走近些呢？」那個老傢伙回答說：「因爲他怕我的火炬」。唉！似乎還眞有點道理。這也可以說明爲什麼在白天看不到任何東西的原因了。有些動物可能生活在地下，只有在夜晚才出來——他媽的，爲什麼我把那個老頭的鬼話看得這樣認眞呢？阿姆斯壯又重新控制住他自己的思潮。他有點氣憤地對自己說，如果他再胡思亂想下去，他眞會碰到那些出現的怪物了。

突然，他想到了一個可以立刻推翻這個荒誕故事的理由—那眞是太簡單了，他抱怨自己爲什麼早沒有想到。「那些怪物靠什麼生存呢？」—在整個星球上，根本不生產任何植物。他愈想愈有道理，要推翻這個故事眞是太容易了；但同時，他又懊惱地問自己，假如他對他所持的理由眞有十分把握的話，爲什麼不放聲大笑呢？爲什麼不吹起口哨，唱首歌或者作點任何能夠提起精神的事情呢？他平心靜氣地拿這個問題來檢討自己的大丈夫氣概。有一點不得不很慚愧地承認，他仍是有點害怕—害怕萬一眞是有什麼東西在這附近。但是前面這種分析，至少對他還是有點幫助的。

如果他把這個問題宗全置之不理，或許也好一點，可是他對自己的論點仍然不免有點半信半疑。因此他的腦子裏非常忙碌，想將自己的理由一一列舉出來，結果倒還不錯，當他想起有位愛克泰少校所說過植物類的生長情形時，心中忽然升起了一陣驚懼，於是決定不想死在道路上。

現在，他對於愛克泰的植物類不再認爲是可怕的東西了。事實上，它們是極美麗的生物。但是，到底是什麼原因使他們被認爲是可怕的呢？那是因爲認爲它們可以不需任何食物而能永遠生存。它們所賴以維持它們奇怪生命的全部養份乃是吸收宇宙的輻射線——那兒，輻射線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樣的強。

在千頭萬緒中，他好不容易才找出了一個例子。那就是在川塔貝塔上的某一種生物。那

是現今唯一所曉得能夠利用原子能的生物，它們也生存在這種不毛之地上，和愛克泰所說的植物頗爲相似。

阿姆斯壯的腦子很快地分成了兩個相對的部份，彼此互相試圖說服對方，可是都沒有完全成功。他不知道他的勇氣都跑到那裏去了，他發現自己竟然屏住了呼吸來避免發出任何聲響。他憤然地清理了一下腦子裏的思緒，並且立刻又回到目前的處境上。

無疑地，那條路是緩緩上升，地平綫浮現在半空中的輪廓比以前高出了許多，道路也開始迴轉。他感覺到路的兩邊都堆滿了大石頭，不久祇能看見一條狹窄的地平綫，天色也愈來愈黑了。

當他看到兩邊各有一道石牆時，心裏感覺安全多了。這意味著除了前後兩個方向以外，他已獲得了保障。同時，道路也平坦了些，比以前好走多了。最令他高興的是，他知道自己已經走了一大半的路程了。

不一會，他的精神開始振奮起來。在一種倔強的意念下，他的頭腦又恢復了平靜。他知道自己現在離開隘口已經很遠。這正是那位老同事遇到過異象的地方—如果他不是吹牛的話。

再走半哩，他又會走到空曠的地方而失去這些石牆的庇護了，想到攻擊可能來自任何方向，因而陷入毫無希望的危境，他愈來愈覺得害怕，並有一種徬徨無助的恐懼。

但他畢竟尚能保持若干程度的自制，儘量避免被那老人的故事所左右。那個唯一的證據已阻止了營區中人群的嘲笑並且使他們突然沉默下來。現在阿姆斯壯的意志即將動搖，於是又使他回憶起曾使溫暖的基地建築物中安靜片刻的那幾句話。

那位老同事曾特別強調，在他的炬光範圍以內，並沒有看到那個模糊形象的任何動靜，也沒有聽到爪子或蹄子踩在石頭上的聲音，好像那個跟踪他的東西能在黑暗中看清一切，並且長有像貓類一樣的脚墊，因而能在石頭上迅速走動而不出一點聲音。要不然它就是一條大毛蟲，或者是「克銳庫二號」上那種地氈類的生物。

雖然沒有奔跑追逐，但是那位老人曾經好幾次聽到一種相同的聲音，那是一種低沉而可怕的滴答聲，使他不寒而慄。

老人把他的故事說得頗爲生動——愈是生動，阿姆斯壯愈聽得津津有味。

「你曾聽到過一隻大昆蟲嗄扎嗄扎地吃它所獵獲物的聲音嗎？」他說：「啊，眞像極了……。我想那一定是兩隻膀臂抱在一起時爪子互碰的聲音。那是一種—用什麼字來形容呢？——咬牙切齒的聲音呢！」

他說到這裡，阿姆斯壯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因而放聲大笑起來。（眞奇怪，現在他爲什麼會記得這麼清楚呢？」除了阿姆斯壯之外，其他在場的人都沒有笑。他似乎感覺到那位老人的聲音有點不對，但馬上就止住了笑聲，並請求老人繼續講述他的故事。他當時所希望的

就是趕快滿足他的好奇心。

這件事情很快就傳開了。第二天，就有許多同樣抱着懷疑態度的技術人員組成了小隊進入了這個隘口。他們把槍都留在營地裡，並不是不害怕，而是根本沒有用槍的理由，因爲他們並未發現任何生物的足跡。當然，那裡還有許多坑坑洞洞，就像是被機槍掃射過似的，滿目瘡痍。

雖然他們並未尋得任何生命的跡象，却發現了一樣他們所無法喜歡的東西。在隘口外那塊荒蕪的土地上，有一個異於尋常的大山洞，它的入口處，有塊很大很大的石頭，一半埋在地下。那塊石頭的表面十分光滑，好像是曾被用來作磨刀石似的。

在那一小隊的五個人都看到了這塊奇異的石頭，但卻沒有一個人能圓滿地解釋說它是一塊天然石。可是，他們又不願相信那位老人所說的故事。阿姆斯壯問有沒有人願意試一試，但沒有人回答。後來，安篤•哈葛瑞斯又問：「那一位敢在晚上跑到隘口來嗎？」仍然沒有人出聲。事實上，迄今還沒有人曾從聖德遜港步行到營區。白天，不穿防護衣而在紅遍半天邊的強烈射線下行動是不可能的。要不是牽引車故障的話，根本不會有人願意穿著防護射線的胄甲步行六哩的。

阿姆斯壯感覺到自己正在離開隘口。兩邊的石頭開始下降。路面也不像先前那樣堅固而整齊了。他現在又走到了空曠的平原，在黑暗中不遠的地方，好似有一根神秘的柱子屹立著

，像是野獸用來磨牙齒或爪子的東西。這不是一個愉快的念頭，但他卻無法將之逐出思緒之外。

顯然地，他現在是有點擔心。阿姆斯壯儘力集中精神，保持理智，想想其他的事情，或者在營區內的工作等等，以避免老想著這個可怕的地方。不久，他就恢復了冷靜。然而，他沒有辦法完全不去想那令人費解的巨石以及它令人畏懼的可能性。他不止一次地發現自己正在憂慮著，那個隘口究竟還有多遠呢？是不是已經走過頭了？它是在右邊呢，還是在左邊呢？……

現在地面已經十分平坦，道路也是筆直的。他感覺到有點安慰，因爲聖德遜港距離這裡最多不會超過兩哩路了。阿姆斯壯不知道自己在路上究竟走了多久。因爲他的手錶不是一隻夜光錶，所以他只能估計所走的時間。不管運氣多壞，「天龍」號至少不應在兩小時之內起飛。但是他並不敢如此確定。何況現在又有另一件可怕的事情進入了腦海，他害怕會在前面看見一個發光的巨大星座很快地升入天空。固然，他也知道，一切的苦悶都是無益的。

現在，他已經走得很平穩，而且也能夠蹣跚地走出道路外的邊緣了。他儘可能安慰自己說：「我走得和有火炬時一樣快，如果一切順利，也許在三十分鐘之內就可以到聖德遜港了。」他想，當他一旦回到在「天龍」號所訂下的特別房間時，現在的害怕將會是多麼的可笑啊！有一天，他將會對自己說，他必須再到地球上看看。這個願望存在他心中已經好久了，

但始終總是沒有時間。那不是很奇怪嗎？在宇宙的發展中，一個小行星竟會占有那麼重要的地位，甚至聰明到統治了這個世界。

現在，他的心中感覺安全多了，快要到達聖德遜港的想法更證實了他的猜測不錯。他故意讓腦筋去想些熟悉但不重要的事情，那個隘口已遠在背後，因此，他再也不去回憶它了。假如有一天他眞能回到這個世界上來，他也許會在白天去看看那個隘口。現在的害怕，到那時將會多麼可笑啊！

雖然明知道這是一件極可興奮的事，當他由地平線上看到聖德遜港內的燈光時，仍然覺得十分的震驚。這個小天地的曲度很容易令人誤解，目前的情形，似乎有點不對。一個像地球這樣大的星球，它的地平線應該近在眼前才對。也許有一天會有人發現在地球的中心有一些什麼東西使它的密度那麼大。那些山洞或可有助於解答此一問題—這種思想的轉變並不是一件好事，可是，目的地的接近已將他目前所有的恐懼都一掃而空了。可能陷入危險的想法，確實爲他的冒險帶來了一點樂趣。現在，再也不必就心會有什麼意外發生，再過十分鐘，就可看見港口的燈光了。

幾分鐘後，當道路忽然轉了個急彎時，他的興奮消失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使他必須迂迴通過，因而又增加了半哩的行程。這究竟是什麼呢？他費勁地想著，再多走半哩路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頂多再走十分鐘就是了。

當城中的燈光消逝時，他眞是失望極了。他忘記了那個下面有路的小丘，或許那也祇不過是一個低山脊而已，白天很少人會去注意它的。但是由於它把港口的燈光遮住了，所以就等於奪走了阿姆斯壯主要的神符，而使他又陷入恐懼中。

他的理智告訴他，那是很不合理的情形，他想，假如現在有任何事情發生，那會是多麼可怕的事，尤其是在全部旅程即將結束的時刻。他不由得感到更害怕起來，好久好久他都被恐懼的心理所攝住，他急切地希望能很快的再看見城市中的燈光。但是，當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時，他才曉得那個山脊實在比他所想像的還要長。他用最樂觀的想法來鼓勵自己：當再度看見那個城市時，一定距這裡更近了。但是一些邏輯理論似乎已把他這種想法推翻了。因爲他現在發現他自己正在作一些不願意作的事。甚至走路到隘口的事，也是一樣。

他停下來，緩慢地向四週望了望，然後屏息傾聽，直到他忍不住而爆出了一響高叫聲。

四週寂靜得令人毛骨悚然，他計算了一下，距港口究有多近。在他的後面，的確沒有任何聲音。他憤怒的對他自己說，當然不會有什麼聲音呀！可是，他的心中卻毫不緊張，他認爲在過去一小時內，始終有一種小而顯著的滴答聲在跟隨著他。

最後，他終於聽到一種友善而熟悉的聲音，這種前憂後喜的現象，幾乎使他大笑了起來。由寧靜的空氣中傳來的聲音，顯然是來自一哩外降落場中的牽引車。可能有一部機器正在拖「天龍號」呢。阿姆斯壯想，要不了幾分鐘就可到達距此僅有幾百碼的港口所在地了。他的

全部旅程很快就要結束了。不一會，這塊可惡的平原將成爲一個過夜的殘夢了。

這似乎是極不公平的事，他現在所需要的，竟只是那麼短的一點時間，人生中那麼微小的一部份，可是，上帝對人常是不公平的。現在，他們正在享受他們對人的愚弄。因爲他絕不會弄錯，在黑暗中正有巨怪的腳蹄聲出現在他的前面。

被遺忘了的敵人

米爾華教授驟然地從床上坐了起來，厚重的毛氈滑落到地上，他確信這次決不是做夢，那股刺激着他肺部的既冷又帶點酸味的空氣，似乎仍然在回應著那一聲突然劃破了黑夜的轟然巨響。

他將毛氈拾起來披到肩上，聚精會神地凝聽著。一切又重歸寂靜了。月光從西端牆壁上的窄筒投射進來，照射在那一排排的書本上，也照耀著下面那個寂靜的城市。整個世界又回到一片死寂。如此的夜晚，就像恒古以來的那種沉寂一樣，而今晚更是倍加淒涼。

一面思索著這惱人的問題，米爾華教授慢條斯理地下了床，往火盆裏添了幾枚新炭，然後慢慢地走向最近的窗口，偶而他也停下來，愛憐地伸手摸摸那些保存了多年的藏書。

從皎潔的月光中，他向窗外凝視，夜空無雲，無論如何，剛才的一聲巨響絕不會是雷鳴，也不像任何來自大自然的聲響，那似乎是從某處傳來的，他期待著是否還有第二次的來臨。

他相信這種聲響一定是人爲的，這個曾經令他在此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夢想，也許很快就

要實現了。人們正在返回英格蘭，用他們科學文明的利器從冰雪中開路前進。費解的是，何以他們竟會從北方的陸路而來，但是他仍然撇開了任何可能令他打消此一新希望的念頭。

在三百呎下，那些被雪所覆蓋的屋頂上的零碎冰雪浸浴在冷酷的月光中。幾哩之外那座巴特西發電廠的高塔發出來的微光，就好像在夜空中揮舞的白色幽靈。聖保羅的圓屋頂被厚重的積雪壓崩了，也只有他們敢於向這至高的權威挑釁。

米爾華教授沿著書架徐徐地走回來，琢磨著心裡既定的計劃。二十年前，他眼看著最後一架直升機吃重地從雷金斯公園起飛，機翼攪亂了飄絮的雪花。自那個時候起，在寂靜籠罩着他的時候，他怎麼也不敢相信北方會從此就永遠被人遺忘了，在這些窮畢生之力所鑽研的書籍陪伴下，他已經足足等候了一代的時光。

早先，有時他還能從這架唯一能與南方連繫的收音機裏，聽到一些關於開拓赤道上目前穩健的奮鬥情形。可是如今，這架收音機至少也已經靜止了十五年了。也無法獲知遠處的情況。那一場不惜一切以穿越叢林，穿越荒漠的奮戰，或許根本早已失敗了。不然，他應該會聽到他們彼此間或者跟基地連絡的。

米爾華教授只有在必要時才會走出學校的大門，一年之中這種機會大概只有十來次吧。由於缺乏運輸工具，那些無法運走的大量補給品都受遺置下來。過去二十年，他都是從布魯斯柏區的店裡獲得日常必需品。就某方面而言，他的生活真可以說得上奢侈，從牛津大街皮

貨商那兒所得到的衣裳，恐怕是沒有一個英國文學教授所能比得上的。

晴空無雲，艷陽高照。他肩負著行囊，吃力地啓開了那扇寬大的房門。早在十年前，曾有成群的餓犬到這個地區獵食。儘管這些餓犬已好幾年沒有出現了，他仍然時時提高警覺，持著左輪槍走出屋外。

反射的陽光令他感到刺眼，但卻絲毫沒有熾熱，宇宙塵雖然沒有減低太陽的光度，卻削弱了它的熱力。沒有人能預知在百年或千年之後，此地是否會再有人烟，但文明卻早已南趨，去依附那片仍能尋得「仲夏」的樂土。

上次的積雪使米爾華教授毫無困難前往圖天罕廣場。有時，他得花數個小時才顛躓地穿過積雪，有一年他且曾被困於瞭望塔中達九個月之久。

離開了這間不堪厚雪負荷、冰柱懸垂及岌岌可危的屋子，他向北緩緩而行，最後終於來到了他所尋找的店門口。破碎的櫥窗上方，仍然掛著「鄭金父子、收音機、電視、電氣專營店」的招牌。

雪由屋頂的缺口飄進來，積成了一大堆。二樓的小屋還是十多年前的老樣子，絲毫未變。桌上仍然放著那架全波段收音機，地上到處是空罐，好像無言地訴說那段獨居此處的寂寞時光。

米爾華教授拂去「一九六五年業餘無線電手冊」書上的積雪，從這本手冊裏，他曾稍稍

地習得一點無線電的常識。依稀還記得試電器和電池的存放處，幸好還有一些電池還勉強可用。他找遍了存貨中所有可用的電池，並且儘其所能地檢查了收音機。遺憾的是，收音機裏只有微弱的嘶嘶聲，平白勾起了他無限的回憶。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報導，交響樂演奏，這一切一切已如夢幻般地消失無踪。他耐心的試過了所有的波段，除了一陣陣的嘶嘶聲外，什麼也聽不到。眞是令人掃興。不，他想起來了，眞正的試機時間應該是在晚上。於是他立即跑到附近的店裏去搜集一切晚上要用的東西。

回到小屋已是傍晚時分。百哩之外的高空，每當夕陽西下之後，稀薄而不可見的電離層便向上擴展了它的厚度。打從遠古開始，夜夜皆是如此，而人類知道利用它來作全球性的通訊，以傳達消息，化解仇恨，散播和平，報導日常瑣事以及音樂演奏等等，也不過只有五十年的歷史而已。

米爾華教授以極大的耐性轉動著短波段。在二、三十年前，這些波段上全是摩斯電訊以及電台呼叫的喧嘩聲。聽著聽著，他內心裏僅有的一點希望也隨之消失了。城鎭仍是一片死寂，而一度電訊頻繁的無垠上空亦復如此。只有遠處偶而傳來微弱的雷聲，才能打破這令人難以容忍的沉靜。人們已經放棄了他們最近所征服的世界了。

到了午夜，電池已經耗盡，米爾華教授也沒有心情再去找尋可用的電池。他蓋上毛氈，踡縮成了一團，鬱鬱地入睡了。昏昏沉沉之中他還自我安慰地想着，在他的推測沒有得到證

實之前，仍有一線希望。

翌晨起身走向回程，陽光照耀在白雪覆蓋的地上，絲毫不覺得有暖意。一夜飢寒，加上整個晚上在獲救的幻想中，輾轉難寢，現在他覺得週身倦怠。

突然間，一陣如雷的響聲劃過了冰凍的雪地，打破了空中的沉寂。默默地聲音可能來自北方遠處山後那一度曾是倫敦廣場的地方。道路兩旁建築物上的積雪應聲崩塌到大街上，然後又是一片靜寂。

米爾華教授沉重地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他一面思索著，一面又開始幻想。聲音持續的很久，不像一般的爆炸聲，簡直像是原子彈的爆炸。在一瞬間融化了百萬噸的積雪。希望之火重新點燃，昨夜的灰心與沮喪一掃而空。

想不到這片刻的躊躇與幻想卻幾乎令他喪命。當他突然看見在一條街邊的人行道上，有個白色龐然的大物蠕蠕在動時；他簡直不敢相信，那緩緩向他涉雪而來的竟是一隻巨大的北極熊，牠的一顆大腦袋催眠似地向東西搖擺。

米爾華教授本能地拔出手槍，但立即又意識到那是無濟於事的，於是便丟棄隨身的東西，慌忙地奔向附近一幢大樓。老天保佑，地下道的入口只有十五呎的距離，鐵柵門雖是關著的，可是他記得多年前曾經撬開過門鎖。身後聽不見聲響，不知道大熊還有多遠，又不敢回過頭來看。凍僵的手指好不容易才拉開鐵門一條小口縫，連忙擠身而入。

他想起童年時代，曾經見過一頭白色雪貂關在籠裏不停掙扎的情景。而現在，一頭有兩個人高、帶着猙獰可怕的野獸正立直了身軀，勃然怒目地企圖破壞那道鐵門。鐵柵雖然給板彎了，還好並沒有被拉斷。大熊終於蹲回地上，倖倖然地離開了。臨走牠還牽怒地打了幾下丟在地上的背包，食品罐頭散落滿地。

米爾華教授驚慌失措地一路逃奔了三個小時，最後終於回到了大學的校園裡。這許多年來他都沒有獨自到過城裡。他在想，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別的訪客，而這個問題，當天晚上他就知道了。破曉前，他很清楚的聽見從海德公園方向傳來的狼嘯聲。

整個星期裏面，北方的動物不斷地都向南遷。他曾見到一隻馴鹿被一群野狼追逐著向南奔逃，晚間、有時更可聽見生死困鬪之聲。對於在倫敦與北極間的荒雪冰地上，竟然還有這麼多的生物存在，實在令他感到驚愕。一定有什麼原因令這些生物南趨。想到這裡，一陣莫名的興奮湧上心頭。他相信，唯有人類才是這些動物逃生的原因。

悒悒的等待逐漸影響了米爾華教授的心情。他坐在冰冷的陽光下，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用毛皮衣裹著身體，心裡想著獲救的希望，想著人們可能折回英格蘭的情形。也許從北美洲橫跨大西洋冰海的探險已經開始，甚至已經進行多年了。可是為什麼他們要由這條路走呢？他總認為在大西洋冰海上頻繁的交通運輸是不夠安全的。

但有一件令他無法自圓其說的，即是他一直未曾看見有空中的偵察。難到飛行事業會

如此快就在人類社會中消失了嗎？

有時，他沿著那一排排的書列漫步，對著珍愛的圖書輕聲低語。多年來他一直不敢翻開它們來閱讀，深怕會勾起痛苦的回憶。現在就要夜盡天明了，他忍不住取下一本詩集，移步窗前，向著山下的屋頂大聲吟誦，好像這樣就能擊破那支配著這個世界的符咒。

天氣愈來愈熱，猶如久已失落的夏之幽魂重新出現，整天的氣溫都回到冰點以上，同時，許多地方的花兒也從雪裡伸出了笑顏。不管來自北方愈見趨近的是什麼，一天裡總有幾次令人費解的咆哮聲，像雷鳴般地破空而至，崩塌的積雪洒落到無數的屋頂之上。

技術錯誤

這是一件只能歸諸天數的意外。理查・尼爾生進出這個安裝發電機的坑穴已達十二次之多，他的職責是量該溫度以測定液態氦那種奇低的溫度會不會滲透到絕緣部分去。這是世界上第一部應用超傳導理論的發電機。龐大的靜定子浸在氦液中，所繞線圈長達數哩，但全部電阻却小到無法測得出來。

尼爾生對狀況感到滿意，溫度的下降並不如預期中那末嚴重，看來絕緣是有效的。那個重達千噸的圓筒狀轉子像個大鐵鎚般地懸在尼爾生頭上五十呎高。他想要將它放低，順著方向鎖到渦輪軸上。

放下了筆記本走向梯子，就在那坑穴的中心點上，他跟命運之神打上了交道。

當電力開始橫掃整個大陸之際，供電網的負載逐漸到達了最高點。最後一線陽光自雲端消逝，綿延數千哩的霓虹灯沿著公路兩側亮起，千千萬萬支螢光灯管閃爍著，給城市帶來了新的生命。家庭主婦們插上了電爐綫準備晚饍，百萬瓦特計的指針擺到了最大的刻度上了。

這還是正常的情形。但在南方三百哩的一座山上，一個巨大的宇宙光分析器正在對準了

那顆在一個小時以前才在磨羯宮所發現的一顆超級巨星。不久，那五千噸重的磁力線圈便經由閘形換流機輸出了極爲強大的電流。

在一百哩以西，濃霧正佈滿了那個西半球最大的飛機場。人們並不擔心大霧，現在飛機上的雷達裝備已經足以勝任完全盲目的著陸了，無論如何這總比盤旋等候要強多了。同時，巨大的除霧機也開始了工作，數萬瓩的電力射到空中，將霧氣裏的小水珠凝聚起來，也廓清了一大片天空。

電力站的儀錶正跳躍不已。值班工程師啓動了備用的發電機。他焦急地切盼著那部新機器能儘速完成，這樣他便有把握控制它的電荷了。半小時以後，氣象局經由無綫電宣佈了氣溫卽將降到冰點以下的預告。不到一分鐘，成千上萬的電熱器被開啓了，瓦特計上的指針已經超過了危險刻度，而且還在繼續上升。

忽然一聲轟隆巨響，發電機爆炸，氨液噴迸出來。三個大型斷路器立卽跳開了，但第四個却發生了故障。慢慢地，它那粗大的銅棒被燒得通紅，絕緣體也發出了燒焦的臭味，融化了的金屬重重地滴落地面，然後在冰冷的水泥板上又立刻凝結了起來。銅棒繼續燃燒，發出了耀眼的綠色，直到它的前端全被燒燬了爲止。但它的尾端却向下落了大約十呎，在幾分之一秒的時間內接上了新發電機。

在機器的核心部位，電磁的力量超過任何戰爭中的武器。沒有東西阻擋得了強大的電流

，但綫圈感應却使電流在最高點上持續了好幾秒鐘。正當此刻，尼爾生下到了坑穴的中央。

電流漸趨穩定，指針擺動愈來愈小，但却始終無法停住。因此，有一個重要安全裝置又推開了斷路器。就像頭一次般劇烈地跳動了一陣之後，電流就迅速被切斷了。

當電灯再度亮起時，尼爾生的助手跑到了坑口的邊上。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問題似乎很嚴重。在坑下十五呎的尼爾生必定也想知道那是怎麼回事。

「喂！狄克！」他喊到：「你弄完了嗎？我們最好去檢查一下剛才是怎麼搞的。」

沒有回答。他俯身下望，但底下的光綫太暗了，而且迴轉子龐大的陰影掩住了視綫。看起來裏面好像是空的，那就怪了，幾分鐘之前他親眼看著尼爾生下去的。

「喂！你怎麼啦？狄克！」他再喊著。

仍然沒有回答。於是他滿腹疑慮地爬下了梯子。當他下到一半時，有個奇怪的聲音，就像遠處一個玩具氣球爆了般地，令他回過頭來望了一望。於是，他看到尼爾生躺在坑穴中央渦輪軸的臨時木護蓋上，一動也不動。但他躺著的角度却似乎很奇特。

當門被推開時，首席物理師萊福。休斯從零亂的辦公桌上抬起了頭。昨晚出事之後，一切已逐漸恢復。好在新發電機沒有受到損壞，他的部門沒有受到什麼影響，不然，像首席工程師穆道克，現在還在忙著撰寫報告呢！他私自慶幸著。

「嗨！大夫！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裡來啦？你的病人還好吧？」他對訪客打著招呼。

沙德森醫生輕輕地點了點頭：「他一兩天就可以出院了，但我正想請教你幾個關於他的問題。」

「我對他一無所知，而且直到董事會央求我爲止，我還沒有去過那個工廠。那是由穆道克負責的。」

沙德森諷刺地笑了笑，他覺得這個青年物理學家跟首席工程師之間實在沒有什麼感情，二人的性格是如此不同，而且彼此還在明爭暗鬥著。

「現在倒是你的麻煩了，萊福！不管怎麼說，它都超過我的能力。你知道尼爾生發生了什麼事嗎？」

「正當電流接通時，他跑到我的新發電機裏去了，是嗎！」

「是的。當動力停止之後，他的助手發現他被打昏了。」

「那會是什麼東西打的呢？應該不是電，因爲那裏是絕了緣的。我想他被發現時一定是在坑穴中央吧！」

「完全正確！我們也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他現在已經轉醒了，看來沒有什麼異樣，只是——」醫生猶豫了一下，好像在選擇恰當的字眼似的。

「說下去啊！別吊我胃口啊！」

「當他脫離險境之後，我就離開了。但大約一個小時以後，護士通知我說他急切地要同我講話。走進病房，我看到他在床上坐了起來，手上拿了一份報紙，臉上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我問他有什麼事，他答道：『我出了事了，醫生！』我說：『是的，但幾天之內你就會好的！』他點點頭，我可以看出他眼睛裏充滿了疑惑。然後他拿起那張報紙，望著它說：『我現在不能看報了！』

「我判斷這是遺忘症，心想，眞要命，他還忘了些什麼呢？尼爾生必定看出了我的表情，他接著說：『我仍然認識每一個字母與單字，但它們却像拼反了一樣——我想一定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了。』他又拿起了報紙。『這就像我在鏡子裏所看見的一樣。』他說：『我能拼出每一個單獨的字母，但讀不出整個字句。你能給我一面鏡子試試看嗎？』

「我照做了，於是他拿起報紙來對著鏡子，以正常的速度開始讀了出來。但這是一種任何人都可以學的把戲——排字工人更是必須如此，所以我並不感到驚異，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爲什麼尼爾生這麼聰明的人要玩這種幼稚的把戲？所以我打算幽他一默。我說，儘管他外表看起來正常，但心智上必定受了若干傷害了。」

「過了一會，他放下報紙問答：『醫生，爲什麼你要這樣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什麼話傷了他的感情，只有把責任推開：「我想我該請韓福瑞醫生來，他是一位心理醫師。這種情況超出我的能力了。」於是他便對韓福瑞醫生以及他的智力測驗批評了一番。我覺得他對他

似乎很不滿。」

「是的，」休斯插口道：「每一個人在進這家公司之前都被精神科醫生盤問過，無怪大家不喜歡他。」

沙德森醫生笑笑，繼續講他的故事。

「我站起來正準備離開了，尼爾生又說：『我幾乎忘了，我摔倒時一定是右臂先著地，現在手腕痛得好厲害。』『讓我看看！』說著我彎下腰扶起他的右手。『不對！另外那隻！』尼爾生邊說邊抬起了他的左手。把戲又來了，我有點氣地揶揄他：『這倒是你的新發明，你說這是右手，不是嗎？』」

「尼爾生迷惑地看著我，『不對嗎？』他答道：『這是我的右手，我的眼睛可能花了，但手是不會錯的。上邊還戴著我的結婚戒指，它已經有五年取不下來了，這是可以證明的！』

「這倒眞令我大大地震驚了。他明明舉著左手，上面帶著這枚戒子得要切斷才拿得下來了。而我看得出他不是在開玩笑，於是我問：『你手上有什麼特別的疤痕嗎？』他答：『我想不起來了。』『有注射的針孔嗎？』『是的，有一點。』」

「我又坐了下來，彼此默然地注視著，好像在互相鬥智，直到護士送來了他的病歷。在她退出之前，我忽然想到了『妄想症』。雖然那是一種臆測，但整個事情像是愈來愈具有危險性。於是我問他能否看看他口袋裏的東西——這些就是了。」

沙德森醫生拿出了一把硬幣，還有一本皮面的小册子。休斯立刻認出後者是一本「電機工程師日記」，在他口袋裏也有一本同樣的東西。他從醫生手上拿過這本小册子，隨意翻開了一頁，就像任何人拿著一本陌生人的日記——更甚的，它屬於自己的朋友——時般地，臉上帶著些許罪惡感的表情。

然後，萊福。休斯的世界好像崩潰了一般。他原先一直是以一種有點超然的態度傾聽著沙德森醫生的陳述，同時想著什麼事值得大驚小怪的。但現在，一種難以置信的證據到了他自己手上，他的理智受到嚴重挑戰了。

他看不懂尼爾生的日記，無論手寫或者鉛印的字都像在鏡子裏所看到的一樣，倒轉了過來。

休斯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在屋裏來回地走了數次，他的客人在那兒靜靜地望著他。當他走到第四趟，就在窗前停了下來，凝視著外面的湖水，水上倒映著白色的堤岸。這提示了他若干靈感，於是他轉向沙德森醫生。

「你是否期望我相信尼爾生多少有點受到轉置，以致他左右的方向都弄反了？」

「我並不要你相信些什麼，只是給你看些證據。如果你能得出任何其他結論我都很樂意聽一聽。我也檢查過尼爾生的牙齒，所有東西都反轉了，這些硬幣也是很有意思的，請你設法作個解釋吧！」

休斯拿起了它們，其中包括嶄新的一先令，還有一些一便士和半便士。如果不經提醒，他會毫不遲疑地接受或者使用它們，像許多人一樣，他從未留意女王的頭像是什麼樣子的。但上面的文字——他可以想像出鑄幣廠看見之後會多麼驚奇——卻跟那本日記一樣，完全印反了。

沙德森醫生的聲音打進了他的沉思中：「我叫尼爾生不要跟別人提起這件事。我要就此寫一份長篇報告，這篇報告發表時一定會引起大大的轟動。但我們要知道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你是這部新機器的原始設計者，我想聽聽你的意見如何？」

休斯博士好像沒有聽見一般。他坐在桌前，攤開了雙手，小指跟小指相併著。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注意到左右手有什麼分別。

沙德森醫生好幾天沒有讓尼爾生出院，他仔細地研究著他那位特殊的病人，並且儘力蒐集報告的材料。到目前爲止他所能說的是，除了左右倒錯之外，尼爾生一切狀況良好。他正重新開始學習閱讀，在最初的驚奇與不安消失之後，他的進步很快。他大概永遠不能像沒有出事之前那樣子使用工具了；餘生之中，人們都會以爲他是一個左撇子。但無論如何，這對他並沒有太大妨碍的。

沙德森醫生已經放棄了找尋事件的成因，他對電學所知太少，那該是休斯的責任。他相

信這位物理學家必定可以基於職責所在而查出原因，就像他自己以前所曾有過的經驗一樣。這家公司不是慈善機構，它有充分的理由責成休斯完成他的工作。那部新的發電機是他的得意傑作，在一個禮拜之內就可以啓用，所以他已經沒有多少事好幹的了。

休斯博士本身並沒有十分的把握，這個問題太大了。他相信，沙德森不會了解這也許會打開科學上一個全新的領域。他知道只有一種可能會引起事物本身結構的反轉，但如何才能證明此一假設的理論呢？

他蒐集了關於促使電樞運轉的所有可用資料，計算電流在通過綫圈的幾秒鐘之內所有可能的情況。但這些都止於假定而已。他希望能夠重覆此一經驗來獲得實際的觀察。他想，如果去問穆道克：「介意我今晚試用一下發電機嗎？」對方的錯愕表情一定很有意思。不，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幸而他還有機器的模型可用。經由它已經得到過發電廠的許多新構想，但這都還只是推論而已，有待進一步的證實。他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來瀏覽與計算那些自他離開大學以後就荒疏了的原子物理，慢慢地得出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雖然距離最後的證明還很遙遠，但路向已經十分清晰，只要再有一個月時間他就可以完成了。

那個去年整年佔據著他心思的發電機，現在已經無足輕重了。機器一完成最後的檢驗並投入供電系統之後，他答謝完了同事的祝賀便匆匆離去了。別人一定覺得有點古怪，但他始

終就是這樣心事重重。如果期望一個人有特殊的秉賦而沒有怪異的性格，也似乎是很難的。

兩星期之後，沙德森醫生又來看他，神情肅穆。

「尼爾生又進了醫院，」他說：「我錯以為他已經復原了。」

「他怎麼啦？」休斯不解地問。

「他就要餓死了。」

「餓死？你在說些什麼？」

沙德森拉了一把椅子到休斯桌旁坐下：「過去幾個禮拜我沒有來打擾你，因為知道你必定很忙。這段時間裡我也仔細地照顧著尼爾生，同時在撰寫自己的報告。起初，誠如我告訴過你的，他看來很正常，我深信一切都會好轉。」

「然後我發現他的體重逐漸減輕了，在確證此一事實之前，我觀察了好久，然後留意有沒有其他症候。他開始訴說感覺虛弱以及不能專心。這像是所有缺乏維他命的症狀，於是我給他開了特種維他命，但它們並沒有任何助益，於是我要再來和你談一談。」

休斯困惱地搖搖頭：「自己想辦法吧，你是醫生啊！」

「是的，但我的理論需要獲得支持。我只是個藉藉無名的小醫生，人微言輕。尼爾生就要死了，我知道是什麼原因，但在來得及補救之前，人家不會聽我的……」

羅伯特先生初時很固執，但一如往昔，休斯博士自有他的辦法。公司的董事們正聚在會議室竊竊私語，有的在抱怨、有的則在誇張著這次臨時召集的會議。他們對於邀請休斯博士演講很覺納悶，固然他們知道這位物理學家赫赫的名聲，但他是科學家，他們是商人，道不同不相為謀，羅伯特先生到底在打什麼算盤呢！

引起這些不安的休斯博士本身也很緊張。其實他倒並不需要緊張的——羅伯特先生是他所尊敬的人，而董事會對他也十分恭維，儘管他們可能會認為他有點瘋狂，但他過去的成就可以說明一切。無論如何，他對他們還是很有影響力的。

當他步入會議室時，沙德森醫生給他一個鼓舞性的笑容。雖然笑得不算很成功，但還是有點幫助的。羅伯特先生剛講完話，以他慣常帶點神經質的動作拿起眼鏡，輕輕地咳了一聲。休斯博士不止一次想過，像他這樣一位外表怯懦的老人居然能掌握著這麼大的一個企業王國。

「各位先生，這位就是休斯博士，他會對各位說明一切。我已經請他儘量講的淺顯些，如果他講到太過艱深的理論時，各位可以隨時發問。休斯博士……。」

開始是慢慢地，等到逐漸贏得了聽衆們的信心之後，這位物理學家加快地講述了他的故事。尼爾生的日記引起了董事會一陣騷動，而變體的硬幣更加深了他們的好奇。休斯看到自己已經成功地引發了聽衆的興趣，內心頗覺欣慰。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賣力地繼續著他

先前所畏懼的演講。

「各位已經聽到尼爾生所發生的事情了，但我現在所說的將更為重要，請各位務必留心。」

他從會議桌上拿起了一張長方形的紙片，沿著對角綫摺了起來，然後撕開。

「這是兩個各邊相等的直角三角形，我把它們放在桌上，像這樣——」他將兩個三角形斜邊相對，放在桌上，看來好像一個風箏的形狀。「現在，照我所安置的，它們彼此互相對應，就像鏡子所照出來的影像一般。各位自然可以想像得出這鏡子是在它們的斜邊上。我請各位注意的就是這點。只要我把他們放在桌面上，就可以將之隨意倒轉而不致互相重疊。就像一副手套般，雖然彼此大小相同，却不能互換。」

他停下來讓大家發問，但聽衆沒有問題。於是他又繼續說：「現在，如果我拿起其中一個，在空中翻轉過來，覆在另一個上面，像這樣——」他一面說一面照著做。「它們就不再互為影像，而是彼此完全相同了。這看來十分簡單——事實也是如此——但却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示。桌面上的三角形是平面的物體，受限於兩度空間。為要將其中一個轉入另一個的影像裏，我們必須把它拿起來，透過第三度空間。各位看到我在做什麼嗎？」

他環視桌旁，有一、兩位董事點了點頭表示了解。

「同樣地，如果要將一個立體的，三度空間的物體——就像人吧——轉到它的影像中去

，就必須要透過第四度空間。我再重覆一遍——第四度空間。」

氣氛變得嚴肅了起來，會場寂然。有位聽衆咳了一聲，但那是由於緊張，而非出自懷疑。

「各位知道，自從愛因斯坦以來，四度空間一直是數學上的重要工具。但截至目前為止，它只是一種數學上的假定，在眞實的世界上並沒有存在過。現在，由於一股高達數百萬安培的電流，瞬息之間通過我們發電機的樞軸，必然會引起某種程度的擴張而延伸到四度空間裏去。在幾分之一秒的短時間裏，它的範圍大到足以涵蓋整個人體。就此，我曾作了若干計算，並且求得了一個每邊十呎長的『超空間』，事實上，它是一萬平方呎——不是立方呎。尼爾生正處在那個空間裏面。當電流突然被切斷，磁場消失了，便造成了空間的迴轉，尼爾生就這樣被擊倒了。

「我請各位接受此一理論，因為不可能再有其他的解釋能夠符合這個事實。如果各位需要，我這兒還有數學證明。」

他在聽衆前揮了揮手中的一疊紙片，讓那些董事們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方程式。這個計策生效了——它永遠是有效的。群衆似乎都被震攝住了，只有麥佛生，那位秘書，顯得比較鎮定和沉着。他曾經受過半技術性的教育，而且一直在普通科學方面自修，而且一有機會就想出出風頭。但他畢竟很聰明而且好學，所以休斯博士常在辦公時間跟他談些科學新知方面的問題。

「你說尼爾生曾經轉入到第四度空間，但我證得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第四度空間乃是時間的。」

休斯心裡暗哼了一聲，他早預料這條燻青魚的。

「我說的是一個多餘的空間，他耐心地解釋道：「那是一個垂直於我們通常的三度空間的『維』，或者『向度』。如果你願意，可以稱之爲第四空間。就某些觀點而言，時間同樣可以視爲一個空間。由於我們通常所接觸的是三度空間，因此習慣上就把時間稱作第四空間了。但分類有著排他性。如果用我的四度空間來質問，我們就必須稱時間爲第五空間了。」

「天啊！五度空間！」台下有人叫了出來。

休斯博士不願放棄這個機會，他平緩地解釋道：「幾百萬度的空間一直是次原子物理學中的假定。」

大家都沉默下來，連麥佛生也不再吭聲了。

「我們現在進入報告的第二部分，」休斯繼續說：「在尼爾生出事幾個禮拜之後，我們發現他漸漸不對勁了。雖然他仍在正常進食，但食物對他似乎全無補充營養的功能。這是由沙德森醫生所發現的，並且將我們帶到了生物化學的領域。很抱歉，我講得有點像教科書一樣，但不久各位就可以了解它對我們公司有多重要。現在我跟各位一樣，都是在一個自己所不熟悉的範圍裏摸索，各位或許會滿意吧！」

這倒並不十分眞確，因爲休斯博士畢竟還零零星星地證得許多化學中的東西。但這樣說會使聽衆寬慰些。

「有機化合物是由碳、氫、氧以及其他若干元素的原子所組合而成，並且複雜地在空間排列著。化學家們喜歡用針織或黏土來製造它們的模型，它們經常很漂亮，看來像是進步的藝術品一般。」

「現在，若將兩種原子數量相同的有機元素互相對應而作影像方式的排列，便成了『同分異構物』，這在糖類之中非常普遍。如果我們將之一個個邊靠邊地排列，就可以看到它們形成一種好像左右手套般的關係。事實上，它們也被稱爲左、右手的葡萄糖或者果糖化合物。——我希望這個說明夠清楚了。」

休斯博士急切地環目四望，顯然大家都很滿意。

「立體的同分異構物具有近似的化學性質，」他繼續說：「雖然它們的差異十分微妙。過去幾年之中，沙德森醫師曾經告訴過我，某些基本的食物，包括溫敦伯教授所發現的新種維他命，其性質全視原子在空間上的排列而定。換言之，左手邊的化合物或許是生命中重要的養分，但右手邊的却可能毫無價値。儘管二者在化學方程式上完全相同。」

「各位現在可以了解尼爾生的轉化比我們當初所猜測的要嚴重得多。這不僅是敎他重新認字的問題——也撇開哲學上的觀念——它對我們整個企業是一種考驗。尼爾生將會在豐裕

中餓死，只因他已無法再調和吸收食物中的養分，就像我們不能把右腳穿進左腳的靴子一樣。」

「沙德森醫生已經實驗並且證明了這套理論的正確性。經過極大的努力，他已經獲得了許多維他命的立體同分異構物。溫敦伯教授在得悉我們的問題之後，也親自合成了好幾種。他們在尼爾生的病況中業已達成了顯著的進步。」

休斯停了下來，抽出了幾份報告。他想他應該給董事會一點時間去作心理準備。如果不是一個人正在生命攸關的話，這種狀況也許很有意思。董事會目前正面臨這個重大的問題。

「誠如各位所了解的，尼爾生是在值班時因公受傷的，因此我們公司有責任為他作任何必要的治療。現在這種治療的方法已經找到了。或許各位會覺得，既然如此，我又何必浪費各位這麼多寶貴的時間來解釋它呢？理由很簡單：這種必要的同分異構物，在生產上有如提鍊鐳一般地困難，有時或且更甚。沙德森醫生告訴我，一天至少要花五千鎊才能夠保得住尼爾生的生命。」

全場靜肅了得有半分鐘之久，然後各人才紛紛開始談論起來。羅伯特先生大敲桌子，會場才恢復了秩序。論戰開始了。

三個小時以後，休斯疲憊地離開了會議室，回到辦公室跟已經等得焦躁不安的沙德森碰

頭。

「怎麼決定的？」醫生問。

「正如我所害怕的，他們要我再轉化尼爾生。」

「辦得到嗎？」

「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希望儘量準確地回復到剛出事那時的狀況。」

「沒有別的意見了嗎？」

「很少了。大部分的董事都是笨蛋，只有麥佛生想到一個比較好的主意。他想用發電機去轉化那些正常的食物以便尼爾生吸收。但我必需指出，為了這個目的也停止了這部大發電機的正常工作，每年也得花費好幾百萬。而且用不了幾次，它的成圈也就報銷了。所以這個辦法是行不通的。然後羅伯特先生要知道你能不能保證沒有其他維他命被疏忽或遺漏了的。他認為，縱然有了人造食品，我們仍然保不住尼爾生的命的。」

「那末你怎麼說呢？」

「我必須承認那是可能的。所以羅伯特先生要跟尼爾生談一談，企圖說服他冒一次險。如果不幸試驗失敗了，他的家庭將會受到妥善照料。」

兩人默默不語，好幾分鐘之後，沙德森醫生才打破了沉寂。

「現在你可了解到了一個外科醫生經常要作的決定了。」

休斯同意地點了點頭：「好一個完美的困境，不是嗎？一個全然健康的人，卻要每年花兩百萬來維持他的生命，甚至還不能確切地保證成功。我知道董事會認爲財務的平衡比什麼都重要。但另外我就聽不出還有什麼其他更好的辦法。看來尼爾生只有冒險一途了。」

「你不能先做些實驗嗎？」

「不可能的。要將發電機的轉子取出來是一件大工程。我們要在整個系統的負載最小時迅速地進行，然後我們才能退出那個轉子，並且控制住人爲短路所造成的混亂。所有一切手續必須在下一個高峰到達之前完成。可憐的老穆道克都要氣瘋了。」

「那也難怪他。試驗什麼時候開始？」

「至少還要好幾天。即使尼爾生同意了，我還要準備準備哩！」

誰也不知道羅伯特先生和尼爾生一起幾個小時中到底談了些什麼。當電話鈴響時，休斯博士已經準備好一半了。老人疲憊的聲音說：「休斯嗎？趕快準備好，我跟穆道克講過了，定在星期二晚上進行，你能來得及嗎？」

「是的，羅伯特先生。」

「好！那末請在禮拜二之前，每天下午給我一份進度報告。」

寬大的房間被轉子的大圓筒佔滿了，它是懸吊在光亮的塑膠地板上空大約三十呎處。一

小群人靜靜地站在坑穴邊緣的陰影旁耐心地等候著。休斯的大機器接上了許多的臨時裝備；多頻道示波器，百萬瓦特計、微秒計時器，還有特殊的繼電器等等，準備好了在預定的時點上通上電流。

在所有的困難中最嚴重的一個就是連休斯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該切斷電流？當電壓到達最高點的時切斷電流呢？還是在零點時候切斷，或者在正弦曲線的中間位置？最後，他選擇了最簡單也最安全的途徑——在零點時切斷電流，然後依斷路器的速度由其自行再接通。

十分鐘之內，供電區內最後一家大工廠便可停工休息了。氣象預報是好天氣，這表示在天明之前不會有太多的負載。到那時，轉子必須放回去，使發電機繼續工作。幸而，機器獨特的構造利於重行結合，但這仍然是十分緊湊的工作，不能損失一分一秒。

當尼爾生由羅伯特先生和沙德森醫生陪同進入時，他的面色蒼白。休斯想，他可能已經作好一切準備了。但馬上就覺得這種想法是不合時宜的，連忙把它排開。

現在還有足夠的時間再對機器作了一次不算必要的檢查，剛一弄完，就聽到羅伯特先生的聲音：「我們準備好了，休斯博士！」

他不安地走到了坑穴的邊緣，尼爾生已經照他的囑咐下去了，站在正中央，他微仰的臉部在遙遠的底下成了一個白點。休斯揮了一揮手表示鼓勵，然後轉身走回他那批裝備旁邊。

他輕輕開啓了檢波器並且調整著控制鈕，直到螢光幕上出現了一條主波固定住。然後他校準了相位；兩顆明亮的光點沿著主波相對移動，最後終於結合在幾何中心點上。他瞥了一眼正在聚精會神地注視著百萬瓦特計的穆道克，後者點了點頭，休斯一邊默禱，一邊拉開了開關。

繼電器上發出了微微的克啦聲。不到一秒鐘，整幢建築物都震動了。燈光暗了下來，好像要熄滅一般。然後一切都過去了。斷路器以一種爆炸般的速度跳接上電源，燈光回復了，百萬瓦特計也降回了正常的度數。

機器可以承受得起超負載，但尼爾生呢？

休斯博士沒有想到六十高齡的羅伯特先生已經走到了發電機旁。他正站在坑口上向下張望著。休斯輕輕走到他身旁。他害怕太早得知結果，一股逐漸形成的預兆充滿了他的心中。他幾乎已能想像出尼爾生躺在坑穴中央的一堆廢物上，兩眼帶著責備的目光瞪著他。接著，又是一陣恐怖的念頭掠過。假如失敗來得太快怎麼辦？轉化才進行到一半又怎麼辦？不久，他就知道事情更糟了。

沒有比一個完全不會預期到的意外更令人震驚的了。因爲那在心裡上沒有作任何準備。當休斯博士走向發電機的時候他幾乎設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狀況——只是幾乎，並非完全。

他沒有想到裡面居然是空的。

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他永遠不會記得清楚了。似乎是由穆道克指揮的。現場亂了好一陣子，工程師們一起進來重新安裝那大轉子。似乎在遠方某處他聽到羅伯特先生一遍又一遍地重覆說著：「我們盡力了，我們盡力了！」他自己似乎也回答了些什麼，但現在都記不起來了。

天亮之前，休斯從斷斷續續的睡眠中驚醒。他整夜被許多惡夢，以及許多多度空間幾何問題的幻想所苦。他幻想著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物，也幻想著從一些無名的驚懼以及註定要作漫無止境的奮鬥之困境中逃走。他夢見尼爾生掉進一個神秘空間中，自己還試圖去救他。有時候又好像自己就是尼爾生，想像著可以透過阻擋著他的一片無形的牆而看清周圍的一切。

當他掙扎著從床上爬起來的時候，夢魘消失了。他雙手抱頭，在椅上坐了好幾分鐘，心智逐漸恢復。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已經不止第一次他在睡夢中忽然得到某一重大問題的靈感了。

整個拼圖遊戲中只差了一小塊圖形，不久他便找到它了。那是尼爾生的助手在第一次出事之後所陳述的。當時它似乎是無關緊要，現在幾乎都想不出來了。

「當我向下察看那發電機，不像有任何人或動物進入的跡像。於是我便爬下了樓梯。」

他恍然大悟自己何以這麼笨！麥佛生是對的，至少他有部分是對的。

磁場固然把尼爾生轉化到第四度空間，但時間也跟著改變了。頭一次那只是幾秒鐘的事

情而已。這次，儘管他加以控制，但狀況畢竟是不同的。天下有這麼多未知的因素，所以一切理論有一大半都是猜度的吧！

尼爾生在試驗結束時並不在發電機裏面，但就時間而言，他確是進去了。

休斯博士渾身冒出了冷汗，他想起了那一千噸重的圓筒在五千萬匹馬力的驅動下轉動著。如果原來佔有空間的某些東西突然出現了呢？

他從床上跳了起來，抓起電話打到發電廠去。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轉子必須馬上拿開，儘管穆道克以後會有爭論。

輕輕地，像是有什麼東西撞到了房基，把房子震得搖搖幌幌，就像一個小孩在悃倦欲眠時丟下了他的玩具一般。天花板上的塑膠漆整片整片地剝落下來，牆上出現了網狀的裂痕就像是一種神奇的力量所造成的。燈光閃爍不定，突然之間變得很亮，然後就熄滅了。

休斯博士拉開窗簾，向著遠山眺望。在伯蘭山麓的發電廠原是肉眼可見的，現在那兒卻充滿了碎瓦殘垣，來迎接一個新的黎明。

寄生蟲

「這兒根本沒有你可以做的事。」康納利說：「你根本是多餘的，為什麼非要跟著我呢？」他背對著皮爾森，兩眼凝視著那寧靜而帶著蔚藍色的海面。這裡便是直通意大利的地中海。左邊，一批已經下了碇的漁船的後面，夕陽正逐漸西沉。落日的餘暉染紅了海面，也映紅了天空。可惜這些美麗的景色，他們卻一點也沒有注意到。

皮爾森挪動腳步，跨出陰暗的小餐室，走進了斜陽之中。在一堵高牆前面，他趕上了康納利，但卻很小心地保持著兩人的距離。康納利即在情緒好的時候也不喜歡別人去觸碰到他。這種固執的觀念使得他一天到晚顯得神經兮兮地。

「你給我聽著，羅依！」皮爾森急躁地說：「我們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你該知道我在此時此刻絕不會置你於不顧的。還有……」

「我知道你答應過露斯。」

「為什麼不答應她呢？她到底是你太太，有權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小心選擇適當的字眼。「他對你關心的程度是超過任何一個女人的。」他原打算再多說一點的，想想還是算了。

康納利在花崗岩的牆頭上按熄了他的煙屁股，把它輕輕地彈到百呎以下的海裏去，然後轉過身來面對著他的朋友。

「很抱歉，傑克！」他迅速地瞥了一眼站在身旁的人，就像防備對方對他的侵犯似地，然後說：「我知道你很想幫我忙，我也很感激你，但是我眞希望你不要像現在這樣纏著我，你這樣子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

「這一點請你相信我，我會走開的。」

康納利嘆了口氣。「就憑你拉我去看精神病醫生，我就不能再信任你了。可憐的柯提斯，他倒是一個好人。代我去向他道個歉，可以嗎？」

「我不是精神病醫生，而且我也沒有要想去醫治你。如果你喜歡原來那種德性，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我認爲你應該讓我們曉得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樣我們也好根據情況有個打算。」

「證明我有病嗎？」

皮爾森聳了聳肩。他不知道康納利是否能看穿他假裝不關心而事實上卻眞正關心的事。既然所有的方法都行不通，他只好抱著一種什麼都不在乎的態度了。

「我倒沒想到那一點，還有一些讓人擔心的細節問題。你要在這裏長住下去嗎？過日子沒有錢是不行的。」

「我可住進克利福朗斯萊的別墅，隨我要住多久就住多久。他是我父親的一個好朋友，這點你是知道的。現在除了幾個佣人之外，整棟房子都空著，而且他們也不會來打擾我。」

康納利原是斜倚著牆垣在休息的，忽然站直了身子。「我要在天黑以前趕上山去。」他說。

雖然這句話來得很突然，但皮爾森知道他並沒有被摒棄，只要他願意，他可以跟著去。這帶給他自從尋找康納利以來首次的滿足感，儘管這只是件小事，但對他來說卻是很重要的。

在山路的途上，他們都沒有說話，因爲皮爾森實在已經沒說話的力氣了。康納利走得飛快，就像是有意要累倒自己似的。整個小島在他們腳下離得愈來愈遠，那幢白色的別墅在陰暗的山谷裏就像幽靈般地閃亮著。忙碌了一天的那些小漁船，現在也都回到港裏休息了。週圍儘是黑漆漆的海水。

當皮爾森趕上來時，康納利正坐在一座廟的門口，這廟是島上一些虔誠的居民蓋在塞倫山的山峰上。白天這裏遊客很多，照相、玩耍、欣賞風景，現在卻像是被人遺忘了似的。

康納利喘著氣，但表情卻很輕鬆。他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平靜，但藏在內心裏的陰影又開始出現了。他帶著一副笑臉轉向皮爾森，皮爾森也只好報以微笑。

「他不喜歡運動，傑克，一說要運動就會把他嚇跑了。」

「你這個他是指誰呢？」皮爾森說：「你還沒給我們介紹呢！」

康納利好像幽了他的朋友一默般地笑了笑，然後臉孔又嚴肅了起來。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傑克，你該不是說我想像力太強了吧？」

「不不不，你很正常，比我還好一點。」

康納利緩緩地點了點頭。

「這倒是眞話，傑克。那你就該相信我，我根本不會虛構那些常在我腦海裏的東西，那可能是眞有其物的。我還沒有患上柯提斯醫生所說的那種妄想症。」

「你還記得嫚蒂懷特嗎？所有事端都是由她而起的。我大概是六個星期之前，在大衞·狄斯克的宴會上遇到她。那時我正和露斯吵了架，彼此都很不愉快。那時候我們手頭都很緊，我停留在鎭上的期間，她都是跟我一起回到我所住的公寓的。」

皮爾森心裏暗覺可笑。唉！可憐的羅依，總是這個樣子。他自己不曉得，在別人不怎麼樣的事情，一碰上他就不同了。這就像唐璜一般——永遠在尋找，而又永遠沒有結果，因為他所尋求的東西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你要是知道我被什麼擊倒了，一定會覺得很好笑，雖然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但那卻是我這一生中所遇到最可怕的事情。我走到雞尾酒櫃旁，像往常那樣倒了點飲料。在遞了一杯給嫚蒂之前，我記得自己已經連斟滿三杯了。那本來是很自然的事，開始並不覺得有什麼

不對勁。然後我就四處張望，找找看另外那個人在那裏。其實我知道它根本不是人。它當然不會在這裡，甚至也不在外界的世界中，它只是藏在我腦海深處的一種幻影而已。夜已非常深沉，只有咖啡館裏散出微弱的音樂隨風飄向星空。明月高照，好像一把光亮的火炬在天邊閃爍著，愛神也已隨著太陽回去休息了。

皮爾森靜靜地傾聽著康納利的故事。在講述了那麼奇特的事情之後，他仍像是很清醒也很理智。他臉部的表情在月光下是那麼的和祥，宛如一種承受了失敗之後的平靜。

「我還記得另一件事，我躺在床上，嫚蒂用海棉替我擦著臉。我感覺出她驚恐得不得了。我曾經昏迷不省人事。而且前額覺得很重，周圍都是血。那還沒什麼關係，眞正叫我擔心的是我怕自己可能會發瘋。說起來也好笑，現在我却更怕自己神智清醒了。」

「當我醒來時他還在我身邊，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我好不容易才設法打發了嫚蒂去探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告訴我，傑克，你相信心靈感應這回事嗎？」

這種突如其來的挑戰性問話，使皮爾森有點措手不及。

「我還沒有仔細地去想過呢！但卻有很多證據容易使人相信它，你是不是認為會有人可以看穿你的心思呢？」他說。

「並不像你所說的那麼簡單。我現在告訴你的這些事情都是我在睡夢中，或微醉了以後所發現的。你可能認為這種說法不切實際，但我却不這麼想。開始時，那是唯一可以使我脫

離幽靈的有力證據——以後我會告訴你爲什麼我叫它幽靈。我突破了使我與幽靈隔離的障礙。但是現在所有的障碍却已經不存在了。我知道他在等著我解除自己的防衛。無論在白天或晚上，酒醉後或清醒時，我都意識到他的存在。他經常默默地在角落裏用眼睛盯著我。我只希望他厭倦了對我的期待，而去找尋別的犧牲者。」

康納利的語調一直都很平和，現在突然間激昂起來。

「我們對這個恐怖現象的推斷是：當你發現到自己每一個掠過腦海的動作，想法或願望，都被另外一個神秘者所洞悉了，那當然意味著你的正常生活是完蛋了。這就是我何以必須離開露絲的原因，而且我還不能告訴她爲什麼。更糟的是，嫚蒂開始追求我。她老是纏著我，又來信又打電話，給我疲勞轟炸，我只好躲避她，我想在塞倫她可以找到很多足以消遣自己的趣事，而不再來煩我。」

「現在我明白了，」皮爾森說：「所以後來它變成了一個窃窺心靈感應的專家了，而不僅僅是單純的注視而已……」

「我看你是在揶揄我，」康納利說，卻絲毫不含怨恨。「但我不在乎，你已經作了一個正確的結論。每次我都要花很長的時間去體會它到底在玩什麼把戲。從第一次的察覺到它的存在開始，我發現它對我心靈的侵犯並不是突然的，它已經跟了我很多年了。它隱藏得那麼好，竟令我一直都無法察覺到。我知道你會笑我，但我和女人在一起總是無法輕鬆自然，即

使作愛也是一樣地緊張。現在我找到原因了，那是因爲幽靈一直都緊跟著我，左右了我的情緒，垂涎那種它本身所無法經驗的愛情。」

「唯一能保有自我的方法就是反擊回去，試圖抓住它，瞭解它到底是什麼東西。最後我終於成功了，它的存在是那麼遙遠，以致它的力量變得極爲有限。雖然我不敢確定，但我認爲我們第一次的接觸是個意外。」

「我告訴你的那些事，也許你無法相信，但我要說的已經說完了。還記得吧？你會說過我不是一個愛幻想的人，現在你不妨試著找找看這個故事裏面有沒有漏洞。」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過那些認爲心靈感應和時間無關的證據。據我所知，幽靈並不屬於我們這個時代，而屬於離我們很遙遠的一個未來的時期。我覺得他可能是大家所不喜歡的東西，所以稱之爲幽靈。現在我不敢肯定，它或許屬於某一個有成千上萬人種的一個時代，遍佈在整個地球上。有些在不斷進步，有些卻趨於沒落，有的很卓越，有的則很差勁，畜牲是無法知曉的。它有一種邪惡的意識，一種我們絕大多數人一生之中都未曾見過的邪惡意識。有時我眞替它難過，因爲我知道是什麼事情使它變成如此的。」

「傑克，你是否曾想過，如果科學已經發現所有的東西，世界上再也沒有了可供探測的地方，所有星球也都毫無秘密存在之後，人類將何以自處，幽靈就是其中的答案之一。我不希望這是一個僅有的答案，否則我們一切的努力都歸於徒然。我希望它和它的同族是在一個

健康的世界中已被隔離的癌症，但我無法知道是否有此可能。」

「它們驕慣它們的軀體，直到衰退無用爲止。而且當它們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時，已經太晚了。可能它們有著跟許多人一樣的想法，認爲他們僅靠著智慧卽可生存。它們可能不顧道德，那是它們眞正的衰滅之處。經過這麼長的時間，它們的意志已經從薄弱的軀體上被腐蝕了。爲了從無可忍受的厭倦中去尋求一種解脫。它們終於在它們唯一所能找尋的途徑中找到了，那就是把它們的理性送回到一個早期而更年輕的時代，把它們自己變成別人情緒的寄生虫。」

「我不知道它們的數量有多少，或許它們把所有類似的情況都解釋爲佔有。但何以必須遍搜歷史的過去才能滿足它的飢渴呢？它們像是圍繞著逐漸衰微的羅馬帝國那些兀鷹般地群集著，彼此擁擠爭奪尼羅，加里古拉以及蒂伯里歐斯的靈魂一樣，幽靈或許未曾得到過這種豐盛的讚禮，更可能因爲它沒有選擇的餘地，或者只能在任何時候就到所能接觸到的靈魂中作一選擇，一有機會它就會轉移到下一個它所能找到的犧牲者。」

「當然，這些東西都是經過我長久的努力而得來。我認爲它知道了我曉得它的存在會增加它的快慰，我想它是有意地幫助我掃除得以認識它的障礙。」

康納利突然停了下來，向四周張望著。皮爾森發現山頂上不只他們兩個人，另外有一對年青人，手挽著手，一直朝著耶穌受難像這條路上走來。他們有著健美的體態，而且無視於

黑夜的降臨與旁觀者的存在。當康納利注視著他們離去時，嘴角掛著一絲苦笑。

「我該感到慚愧，當時我眞希望它已經離開我，跟那男孩子去了。但它不肯。雖然我拒絕再繼續玩這種遊戲，它仍然要留下來，看看有什麼事會發生。」

「你應該告訴我，它像什麼樣子。」皮爾森生氣地說。

康納利點了根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回答說：「你能想像出一幢四面沒有牆的房屋是什麼樣子嗎？它是一個中空的鵝卵型，被一種藍色的薄霧包圍著，好像總是旋轉與扭曲著似的，但位置卻永遠不變。它沒有進出口，也沒有地心引力，除非它要去改變自己的形態，因爲它的中央在轉動，圍著它的是一個短而刻有凹槽的圓圈。我想那一定是一種聽由它指揮的機器。有一次，一個大的卵形物掛在他旁邊，伸出了非常完美而酷似人類手臂的東西。那可能是個機器人，但那手和手指都是活生生的。它們餵它並替它按摩，像對待孩童一般，眞是恐怖的很。」

「你看過孤猴嗎？他就很像那個樣子，還帶著兩隻大而惡毒的眼睛，奇怪的是，異於我們所想像中人類進化的過程，它身上有一層很好的皮毛，顏色就像包裹著它的霧氣那麼藍。每次我看到它的時候，它都是同一個姿勢，半捲曲著，宛如一個熟睡的小孩。我想它的脚一定是完全萎縮了，它的手可能也是一樣；只有腦子依然很靈敏，不停的在這個世界中遊離，來掠奪它的獵物。」

「現在你知道爲什麼沒有你或者任何其他人可以做的事了吧。如果我的神智不正常，你的精神病醫生可以醫治我，但是科學還沒有昌明到可以和幽靈抗衡的地步。」

康納利停了下來，苦笑了一下。「正因爲我是清醒的，我並不指望你相信我，我們之間共同的看法始終就是不一致的。」皮爾森從它坐著的圓石站了起來，而且有些兒顫抖。夜漸漸的涼了。他已被康納利的話刺得遍體鱗傷，然却絲毫沒有感覺到疼痛。

「我會很坦白的，羅依！」他慢慢地說：「當然我不會信任你。但到目前爲止你已經對幽靈深信不疑，基於這一點，我承認它的存在，並且願意與你在一起對抗它。」

「那可能是一種很危險的遊戲。我們怎麼知道在他走頭無路時，會作些什麼？」

「我甘冒這個險。」皮爾森一面說，一面往山下走去。康納利緊跟著他，沒有跟他爭論。

「你自己打算要怎麼做呢？」

「放輕鬆自己，避免緊張，主要的是要離開女人——露絲、嫚蒂……還有一切其他的女人。那是最難的事了。要革除一個畢生的習慣可不是容易的。」

「我相信那是可以辦到的。」皮爾森說：「到目前爲止，你成功的程度如何？」

「百分之百。你看，我現在一想到性就有一種極端厭惡的感覺。天啊！想不到那些我常笑他們假正經的人，現在自己卻變得跟他們一樣了。」

有了！皮爾森突然從內心閃出了答案。雖然他根本不相信，但是康納利的過去一直都縈繞在他腦海中，幽靈只不過是個良心的象徵，或者是一個罪惡的化身。當康納利體會到這一點之後，他就能避免受到傷害了。這原是很淺顯的道理，但人們往往會用不同的理由去欺騙自己。何以會如此並非要點，但必定是會有理由的。

皮爾森在回村子的路上爲康納利解說這些道理，對方是那麼耐心地聽著，使皮爾森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但它仍然一直講到完畢，然後看見康納利只是簡短的苦笑了一下。

「你的論點和我一樣有理，但是彼此誰也說服不了誰。如果你是對的，我會及時恢復正常。我不能否定它的可能性，但就是無法信你那一套。你不可能想像得出幽靈對我的感覺。它的存在對我來說比你更眞實。如果我閉上了眼睛，或者當你走了之後，它仍然是存在著。但願我知道他在等待什麼。我早就把我以前的生命丟開了，知道當它在的時候我是不會去追溯以往的。」他帶著熱切的希望轉向皮爾森：「那正是我所眞心畏懼的，傑克，它一定很清楚我的未來。我的一生就像一本書，它可以隨他高興地瀏覽任何一頁。所以還有一些我自己的體驗，是它感到興趣的。有時候我甚至懷疑它最感興趣的是否就是我的死亡。」

他們漸漸走到了靠近村莊的地方，展在他們眼前的正是塞倫夜生活的開始。既然現在他們不再孤單，康納利的態度就有了很微妙的改變。在山上時他們談得很愉快，但現在看到眼前這些快樂的人群，都不由得使他變了樣。皮爾森還在一直往前走，他卻慢了下來，後來乾

脆就不走了。

康納利搖了搖頭。「我不能！」他說：「這樣我會遇到太多的人。」

這話出自一個喜歡熱鬧酒宴的人口中，實在是件驚奇的事。這表示康納利的狀況還沒有什麼改變。在皮爾森還沒想出適當的話之前，康納利已經轉身走開了。像是受到了傷害般地憤慨，皮爾森想去跟他理論，繼而又感到那是根本沒用的。

當天晚上他拍了一封很長的電報給露絲，儘可能地再給了她一些保證。後來實在因爲累得要命，他就上床去睡了。但是躺了一個鐘頭之後，他仍然無法入睡。他的體力雖已耗盡，但頭腦卻還很清醒。他躺在床上盯著牆上月影的移動，並且算著它的過程，就像古代計時一樣。

雖然這純屬幻想，雖然這違反他自己的意願，皮爾森也漸漸地承認了幽靈是個眞正的威脅。在某種意義上幽靈是眞的——就如同其他的抽象概念一樣眞實。它是一種自我與潛意識的意念。皮爾森想，康納利要是聰明的話就回到塞倫了。以前曾有過很多次，每當面臨情緒上的緊要關頭時，康納利的反應總是一樣的。他要回到那個可愛的小島上，他在那裡出生，也在那裡渡過了童年。皮爾森明白他是在回溯一段過去頗感得意的日子。他並不想批評他那不幸的朋友，但他知道他永遠逃不過審判，因爲他只用一隻眼睛觀察。他是個不會容忍的人，因爲容忍暗含著輕鬆，那是他所沒有的……。

折騰了一夜之後，皮爾森終算是睡着了。又因爲睡得太香甜，所以比平常遲了一個鐘頭醒。他在自己房裏吃了早點，然後到下面櫃台去看看有沒有露絲的回音，晚上似乎有別的客人到這家旅店來了，他看到有兩個英國式樣的旅行箱，很明顯地放置在大廳的一角，等著服務生來搬。由於好奇心的驅使，皮爾森裝作漫不經心地向標籤瞄了一眼。一看清楚之後，他全身緊張了起來，急切地向四周張望，找尋值班的服務生。

他焦急地問：「這個英國女人，什麼時候到的？」

「一個小時以前，先生，早晨的那班船。」

「她現在在旅舍裏面嗎？」

服務生遲疑了一下，然後說：「不在，先生，她當時很急，問我康納利先生在那裏，我告訴了她，但願我當時沒作錯什麼。」

皮爾森不由得暗自咒罵，這眞是一項意想不到的打擊，不是他所曾想過要防備的。嫚蒂懷特是一個比康納利所描述更有果斷的女人。一旦她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她會不顧一切地去找他，她找到這家旅館並不足爲奇，因爲從英國來的遊客到了塞倫都會住在這家旅社的。

在爬上通往別墅的山路時，皮爾森內心交織著一種希望落空與事無補的感覺。他不知道當他見到了康納利與嫚蒂時應該怎麼做，僅僅感覺到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衝動想幫助他。如果

能在她到達別墅之前追上她，他就可以告訴她，康納利是個有病的人，她的造訪只能使他的病情更加惡化。然而這樣說是不是正確呢？現在已經發生過一個破鏡重圓的感人場面了。

當皮爾森穿過了大門，停下來喘口氣的時候，看見他們正在別墅前的草地上談著話。康納利坐在棕櫚樹下一張非常精美的鐵製椅子上，嫚蒂在離他兩三碼的附近來回地走著。她說話的速度很快，皮爾森沒有辦法聽得清楚，但從她的音調聽來，她似乎是在懇求康納利。皮爾森正在考慮該不該再往前走時，康納利恰好抬起頭來看到了他。那眞是一個窘迫的場面，他臉上像是一個絲毫沒有表情的面具，既不表示歡迎，也不像有惱恨之意。在這當兒，嫚蒂也抬起頭來看看這個侵入者是誰。這却給了皮爾森一個初次瞥見她的機會。由於失望與憤怒的折磨，使得她的面容變得有如希臘神話中的悲劇人物一樣。她不僅因受到屈辱而憤怒，還有一些不明所以的苦惱表情。皮爾森的出現，像是觸發了她內心的苦悶，她突然把臉又轉向康納利。有一陣子皮爾森不知她在作些什麼，然後他突然惶恐的大叫「羅依，小心。」

康納利飛快地衝了過去，好像猛然從恍惚中驚醒一般。他抓住嫚蒂的手腕，經過短暫的掙扎，然後面背向著她，迷惑地看著手掌上的東西。那個女人由於恐懼與羞愧，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手指緊搗著嘴唇。

康納利右手緊握著手槍，左手用一種可愛的動作敲打著，嫚蒂發出了一陣低沉的呻吟。

「我的原意只是想嚇嚇你，我發誓是這樣的。」

「沒關係，親愛的！」康納利說：「我相信妳。沒什麼好擔心的。」他的聲音非常自然，他轉向皮爾森給了他一個熟悉而帶著稚氣的微笑。

「這就是它所祈望的，傑克！」他說：「我不想令他失望。」

「不！」皮爾森喘著氣，面色蒼白而帶著恐懼地喊道：「羅依，看在上帝份上請千萬不要這樣。」

但是康納利在他朋友的懇求之前已經用手槍對準了自己的頭，同時帶著一種可怕的笑容。皮爾森終於領悟出了幽靈是眞正存在的，並且它正在找尋一個新的歸宿。

他沒有看到槍的閃光或聽到擊後的聲音，他所知道的世界已從他的眼前消失了。現在還繞著他的是那藍色的薄霧徐徐地在轉動著。如同歷年來注視過不知多少其他的人一樣，他那兩隻巨大而無眼瞼的眼睛此刻感到滿足了，但也是唯一能使他們滿足的時刻。

地球內的火光

「拿去看看吧，這些東西你或許會有興趣的。」科恩．史瑪格利說著，並把他剛看完的檔案推了過來。

「那是什麼？」我曾經好幾次想要向他借來看看，可是始終未曾啓齒。

「這是馬休斯博士寫給科學部長的長篇報告。」他拿起了那個卷宗揮動了一下。「你可以仔細看一看！」於是我不經意地開始瀏覽這件檔案。幾分鐘後，我抬起頭並勉強地承認：「這次被你說對了。」然後一直到看完整個檔案，我沒有再講過一句話……。

部長閣下：遵照您的囑咐，這是本人對漢科克教授所作實驗的特別報告，此一實驗使我們獲得了意外而驚人的結果。我一直未能得暇將它歸納得更正式些，只有將它先行筆錄，呈獻給您。

因爲您必然會有很多公務需處理，所以在此我謹簡要地向您報告一下有關我們與漢科克教授交往的情形。在一九五五年之前，漢科克教授一直擔任著布蘭登大學電機系的克爾文講座。其後，他獲得了無限期的休假去從事他的研究工作。因此，他又曾與已故的克萊頓博士

合作過，後者曾任燃料動力部地質學主任。他們的共同研究經費係來自保羅基金會與皇家協會。

漢科克教授試圖用精確的地質測量法來發展聲納。如衆所週知，聲納是一種相當於雷達的音波探測。雖然幾萬年來未曾被人注意，但是蝙蝠卻已非常有效的將它應用在夜間偵測昆蟲與障礙物。漢科克教授想藉著由地面發出一種超音波震盪，而從折返的回聲中測繪出地底的情形。此種測繪圖將呈現在一個陰極射線管上，它的整個系統與飛機上用雷達來顯示地面至雲層間狀況的設計極爲相似。

一九五七年時，這兩位科學家已得到了若干的成就，但其研究基金也已告罄。從一九五八年開始，他們直接向政府申請奬助金，克萊頓博士宣稱此一研究使我們能獲得地球表殼類似X光的照片，其價值是無可比擬的。因此燃料部長在奬助金的申請尚未通過之前便已表示同意了。當時伯諾委員會的報告正好發表，所以我們急切地處理此一申請案，以免受輿論的責難。我立刻去會見教授，並作成了更詳盡的報告。幾天以後，第一筆奬助金撥了下來。從那時起，我便一直與他保持著接觸，並不斷地爲他作些有限度的技術性建議。

實驗所使用的設備相當複雜，但其原理卻很簡單。短捷但卻強而有力的超音波震盪是由一個特殊傳動器在比重很大的有機液小池內不停地旋轉所產生，然後經由一個掃瞄機產生許多光束進入地面。像雷達掃瞄線一樣地尋找回映。由於此一展期電路非常地靈敏，任何深度

的回聲都可以接收得到，而將所探測的地層形像呈映在一個陰極射線螢光幕上。

當我第一次見到漢科克教授時，他的儀器是相當陳舊的，但卻能奇妙地顯示出幾百呎深度下岩層的分佈情形。我們也能淸晰地看到他實驗室近旁的布克勒線。漢科克教授的成就大都歸功於強烈的超音波爆裂，它能在一瞬間產生出幾百瓩的高能量，而且幾乎所有的這些能量都被放射到地面上，我注意到在傳動器週圍的土壤變得非常暖和，並且驚奇於其附近有許多小鳥，但不久就了解其中的原因，原來這些小鳥是被地面上無數的死蟲吸引來的。

當克萊頓博士於一九六〇年逝世時，這個設備正以超過一百萬瓩的能量進行工作，並且能夠得到地殼下一哩之內的良好測繪圖。克萊頓博士使此一結果與已知的地質測量發生了關聯，並且無疑地已經證實了所獲資料的重大價值。

克萊頓博士不幸在一次車禍中喪生，這顯然是我們的一大損失。他對漢科克教授有很大的影響力，後者以前從未對其理論的實際應用方面有過這麼濃厚興趣。不久，我們注意到他在實驗工作上有著明顯的改變，幾個月以後，他並且將新計劃告訴我。我一直試圖說服他去出版研究成果（他已經花費了五萬多英鎊，而公共財團委員會又正面臨窘困），但他希望過一段時間再說，我想我可以引用他自己的話來爲他的態度作一個最好的說明，他這些話是以特別強調的語氣說出來的，因此我記得非常清楚。

「你是不是曾經懷疑過，」他說：「地球眞的是表裏一樣嗎？我們只是從礦坑與深井看

到了它的表面，但是它內部的實際情況就像月球的背面一樣，至今還是鮮爲人知的。」

「我們認爲地球內部的密度很大—比地殼表面所顯示的岩石和土壤更爲緊密。它核心的部份可能是固體金屬，但迄今仍然無法證明。即使在地面十哩以下，它的壓力便已達到每平方吋三十立方噸，甚或更多一點，它的溫度也有好幾百度。地球中心的情況如何目前尚無法斷言，但根據推測，地心部份每平方吋甚至會受到幾千噸那麼高的壓力。人類在短短幾年之內便登陸了月球，但卻仍然無法接近離我們脚下只有四千哩的地獄，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現在已經可以辨別出地下二哩之內的回聲，但我希望能在幾個月之內將傳動器的電力增加到一千萬瓦特。以這樣大的能量，相信測距的範圍將會達到十英哩。當然，我的意思並不說就到此爲止」。

這些話使我信服，但又不免有點半信半疑。「那眞了不得，」我說：「但無疑地，當你愈深入地下，所能看到的必定愈少。在這麼大的壓力下不可能有任何洞穴存在，而且在幾哩以下，恐怕只是大量性質相同而密度更高的岩石而已。」

「很有可能，」教授表示同意。「但是我仍能從那個傳動器的反應中得到一點東西。無論如何，當我們探入地下時就會知道一切的。」

那是四個月以前的事了，昨天我終於看到了研究的成果。當我回覆了教授的邀請時，他顯得非常興奮，但是卻並沒有暗示我任何關於他所發現的東西。他給我看了他所改良過的設

備，並且拿出了新的接收器來。這個檢波器的敏感性已經有了更大的改進，單單是它的本身就可增加兩倍的有效的測量距離。看到鋼架慢慢地旋轉，知道它正在對各地層進行探測時，眞是一件令人驚嘆的事。縱然這些地層距離我們很近，但也許卻是人類永遠無法到達的。

當我們進入陳列設備的小房間時，教授顯得出奇的沉默。當他打開傳動器，即使在一百碼之外，我仍然有一種不舒服的刺痛感。那陰極射線管隨著緩慢旋轉的掃瞄綫，描繪出了我以前經常看到過的畫面。

由於能量和靈敏性的增加，探測的精確度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我調整了深度控制鈕，並將焦距對準地下鐵道，光亮的螢光幕上便非常清楚地出現了一條黑色的直線，正當我在凝目注視時，它忽然模糊了起來，我知道那是因爲有一列火車正通過。

我們繼續往下看，這種畫面我以前已經看過許多次了，每次總有些怪異的光射忽隱忽現，我概略地知道它們是被淹埋了的岩石—或許那是五萬年以前冰河的殘餘吧！克萊頓博士已繪出了一張圖例，以便在通過各種地層時能加以辨認。當我看完了沖積土壤層，又通過了那個匯聚水源的巨大灰土礫之後，我們進入了離地面大約一哩深度的地方。

由於現在地質的構造並沒有多大改變，雖然可以看到的東西不多，畫面卻仍然是清晰而光亮的。壓力則已升到了一千，不久之後，即使那些岩石本身也會開始融化，要再發現任何洞穴或空隙是不可能的了。我一哩一哩地往下看，只有微弱的煙霧漂浮在畫面上。當回聲從

密實物質的礦穴或礦脈中折回時，畫面偶而會中斷。深度愈增加，反應顯得愈小，終至小得無法再看到。

當然，畫面所涵蓋的範圍是繼續地擴大，現在從一邊到另一邊已相距好幾哩之遙。我覺得有點像一個飛行員從高處下視未破的雲層。有一陣子當我想到自己正在注視著萬丈深淵時，一種眩暈的感覺向我襲來。這個世界對我似乎不再是完美的了。

在接近十英里的深度時，我停了下來並且注視著教授。有一段時間一切都沒有多大改變，我知道現在那些岩石必定被壓成一堆等質而不再存有特性的東西了。當我作了一個快速的心算，知道目前的壓力已經大到每平方吋三十立方呎時，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因為那微弱的回聲需要好幾秒鐘才能從深處掙扎著回來，現在掃瞄器正在非常緩慢地轉動著。

「很好！教授！」我說：「恭喜你！這是一個了不得的成就。我們差不多已經到達了地球的核心部份，我想從這裏到中心部位大概不會有任何改變了吧？」

他微帶失望地苦笑著說：「繼續吧，你還沒有看完它呢！」他的聲音有些令我感到迷惑和驚惶。我深深地注視了他一會兒，他的表情在陰極射線管藍綠色的光綫下勉強可見。

「這項探測能到達多遠？」當那漫長的降落再度開始時，我問道。

「十五哩，」教授簡短地回答。我奇怪他是怎麼知道的，因為我最後所見的清晰外貌只不過是在八哩左右的地方。但我仍繼續跟著掃瞄機往下作冗長的降落。現在掃瞄線的轉動愈

來愈慢了，到後來幾乎要五分鐘才能旋轉一週。我可以聽到背後教授沉重的呼吸聲，當他用手抓住我的椅背時，似乎用力過猛而發出了劈裂聲。

然後，忽然有些非常微弱的條紋開始在螢光幕上出現了。我急切地超身向前，驚奇於是否已看到世界的核心。掃瞄線以掙扎般的緩慢速度通過了右上角，依次到另一個角，然後…………。

我忽然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禁不住大聲叫道：「我的天啊！」然後回轉過來面對著教授。在我一生之中，過去只有一次受到如此強烈的震驚—那是十五年以前，我偶然扭開了收音機聽到第一顆原子彈投落的消息，那是一次出於意外的驚奇；但這一次卻簡直是不可思議。螢光幕上已經出現了兩種微弱的柵狀條紋，彼此相互交叉，構成了一個完整而均稱的格子。

記得自己有好幾分鐘都沒有說話，因為當我還在那兒發楞時，掃瞄器已完整地旋轉了一週。然後教授以一種柔和但不自然的聲音說：「在我說話之前，請你親自看看它。現在這個畫面是直徑三十哩，而那些小格子則是二至三哩。你可以看到那些垂直線集中到一點，而水平線則彎曲成了弧形。我們現在正注視巨大同心圓結構的一部份；它的中心向北延伸了許多哩，或許會到達劍橋地區。至於在另外一個方向它伸展了多遠，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但它是怎麼來的呢？是自然形成的嗎？」

「呃！它顯然像是人為造成的。」

「眞可笑！居然會弄到地下十五英哩來了。」教授指著螢光幕說：「上帝知道我已盡了最大努力，但是我始終無法令自己相信自然會造出像這樣的東西。」

我沒有回答什麼，然後，他繼續說道：「三天以前，當我想要找出這套裝置的最大有效距離時，就已經發現了這一點。固然它能夠探測得更深，但由於地質的結構是如此的緊密，因此我們的輻射線無法傳送得更遠。」

「我實驗過十二個理論，但最後還是回到這一個。我們知道那兒的壓力一定八、九千倍於大氣，而溫度也必定是高到足以融化任何岩石的程度。一般常態的物質在這裡幾乎是沒有的。假如有任何生命存在—當然不會是有機生物，而是一些部份被凝縮了的生物。它們的電子外殼變得很稀薄，或者已經完全的消失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吧？這樣的生物，十五哩以下的巖石對它也不會比水對它的抵抗力更大—因此我們和我們的世界就會像鬼一樣地缺乏內涵。」

「那麼我們所看到的那些東西—」

「那是一個城市，或是與他類似的東西。你已經看到了它的大小，因此你很可以判斷出此地曾有過文明。整個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我們的海洋、陸地、和山脈等等—只不過是一層薄霧，環繞著某些我們無法了解的東西而已。」

好一陣子我們兩人都沒有再說話。當時我對作爲世界最早得見此一可驚眞象的人之一，

有著莫名的感觸。我從不懷疑它的眞實性，只是我不知道當其他人也獲知了此一發現時，又會有些什麼反應。

我終於打破了沉默：「如果你是對的，」我說：「爲什麼他們—不管他們是什麼—從來不會和我們接觸呢？」

教授帶點憐憫地看看我，「我認爲我們是優秀的工程師，」他說，「但是我們如何能到達他們那兒呢？此外，我根本不相信彼此一直沒有接觸過。想想所有地下的生物和神話故事—那些傳說中住在地下洞穴裏的侏儒或巨人，或其他的東西。不，那是不可能的—我把剛才所說的話收回。但這種想像仍然是相當富有參考價值的。」

螢光幕上的畫面仍舊沒有改變，那個糢糊的方格網依然閃動著，在向我們的神智挑戰。我嘗試著去想像出其中的街道、建築物和那些在它們之間游動的生物，這些生物將會像魚在水裏般地在赤熱的溶岩中尋找通路。那眞是奇妙得很……同時，我想起了生存在那極其微妙的溫度和氣壓範圍下的人類。因爲在宇宙內差不多所有的物質都是處在幾千甚至幾萬度高溫之下，所以不尋常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

「好吧！」我感傷地說：「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教授急速地傾身向前。「第一、我們必須要作更深的了解，在確知事實之前必須絕對保密。你可知道如果這個消息洩露了出去，將會造成什麼樣的恐慌？當然，這種事遲早總會發

生的，但是我們可以將它慢慢地揭露出來。」

「你不難體認到我從事地質測量方面的工作，現在已經完全無足輕重了。我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一系列的測站，以便尋出此一結構的範圍。我想他們或許是在距此十哩的北方，但是我先要在倫敦南部某處建立第一個測站，用來發現它有多廣濶。整個工作必須像在三十年代建立第一個雷達鏈鎖測站時那樣保密。」

「同時我將再度增強傳動器的能量，並使掃描綫束更爲狹窄，如此一來，將可使能量更形集中。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還有很多機械上的困難，所以我需要更多的援助。」

我要盡最大努力去尋求更多的援助。同時敎授也希望你不久能親自到他實驗室去參觀。我把目睹的景象拍下了照片，這張照片雖然不像原來的那麼清晰，但我希望它能證明我們的觀察是正確的。

我知道我們對於星際社會的研究，幾乎已經用盡了年度的總預算，但無疑地，即使橫度太空也不會比立刻著手調查這個與人類整個前途有著切身關係的發現更爲重要。

我回到座位上並注視著科恩，在那文件內有許多地方我還是不太了解，但是大致的狀況則已經知道了。

「哈！就是這些東西。」我說：「那張照片在那裏？」

他把照片交給我，因爲照片已經複印了許多次，所以很不清楚。不過大體上還是辨認得出來的。

「他們眞是優秀的科學家。」我羡慕地說：「那是克萊史山，一點也不錯！即令花了三百年功夫，最後我們還是發現了這個事實。」

「當你想到我們必須去翻譯這些堆積如山的文件時，一定會覺得很驚奇吧！」科恩問道

我沉默地坐了一會兒，思索著這個我們正在檢驗著它的遺跡的奇異種族。曾經有過一次──僅僅那一次──我爬上了進入這個陰暗世界的大洞口。那眞是一個可怕而令人難以忘懷的經驗。由於所穿的抗壓外套層層束縛著我，使得我的行動變得很困難，而且縱使它們有絕緣的作用，我仍然能感覺出那種令人錐心刺骨的寒冷。

「眞是太可惜了！」我默默地想：「由於我們的出現徹底的干擾了他們。他們是一個聰明的族類，我們本來可以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東西的。」

「我不認爲我們應受到責難。」科恩說：「我自始就沒有眞正的相信過有任何生物能在那近乎眞空可怕的狀態下生存，我們想幫忙都幫不上。」

我並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爲這樣反而證明他們是更優秀的族類。畢竟是他們首先發現了我們。每當我的祖父說他從這陰暗的世界所發現的輻射光是出於人爲時，人人都嘲笑他。」

科恩把那原稿再仔細的看了一遍。「我們一定已發現了那個輻射線的緣由。」他說：「注意那個日期—那正好比你祖父的發現早了一年。漢科克教授必定已經得到他的授權了。」他不愉快地笑了笑。「當他看見我們上到了地表，却又正在他的底下時，一定會嚇他一跳。」

我幾乎沒有聽到他所說的話，想到在克萊史山下有好幾哩長的岩石，正朝著地球的核心逐漸地流動，也更增加了它的熱量與密度。突然莫名的愁悵湧上了我的心頭，於是我轉向科恩。

「那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我淡淡地說：「下次就可能輪到我們了。」

醒覺

在令人煩厭的烏托邦中，馬藍覺得十分沉悶。他站在窗前，俯視著那些被風暴所翻騰的白雲，偶爾從飛過的雲層空隙中，他可以很容易地瞥見下面的森林、湖泊與蜿蜒的河流。對於這片空曠的土地，他有著一種莫名的厭倦。

二十哩以西，虹彩跨越過「九女神之城」，那是一個在同溫層中由冷氣所凝聚而成的夢幻之島。馬藍想到在那兒一定有許多同樣對生活不滿的居民，正無精打彩地注視著他。

當然，一定會有解脫這種煩悶的方法，而且這種方法正被廣泛地採用著。但它太過於明顯了，馬藍並不想用這種比什麼都明顯的方法。況且，只要還有使生命獲取新經驗的機會，他是不願走向這個導致絕望之門的。

在下面瀰漫的輕烟中，他看見一個發光的物體正穿過雲層，而很快地奔向蔚藍的天空。馬藍木然地望著這艘上升的太空船。久遠久遠之前，他曾因所看到的這番景象而興奮過，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作同樣的旅行。但是，現在，在十二個行星與五十個衞星上，再沒有什麼東西是地球上面所找不到的了。如果星星可以攀摘的話，也許人類老早就會躲開這個目前被困惑的死巷了。儘管對已往所發現的事物仍然留有無限的回憶，但面對眼前這可怕而廣濶的

太空，人類的精神早已喪失。當人類還在幼年時期就已經登上了星球，但是直到目前，甚至永遠，人們仍然無法登上恒星。

馬藍一面在沉思，一面凝視着那條太空船飛過之後在航路上留下的彎曲而迴轉的尾雲。假如他無法征服太空，他仍想征服其他的星球。他站在那裏，一言不發地想了很久。這時候，外面狂吹的風暴已慢慢平息，隱約地可以看到下面城市中的建築物輪廓。再往下看，就是一度曾被人類所居住過，而今又已被遺忘了的田野與森林了。

那些曾經困擾了那位具有科學頭腦的聖狄克多年而無法解決的問題，使馬藍能有足夠時間來結束他的事務，或者在必要時改變他的主意。

但即使馬藍在最後一分鐘仍有著遲疑，他的驕傲也不容他在跟朋友告別時表現出來。他們曾經十分好奇地探詢過他的各種計劃，並相信他正醉心於一件非比尋常的工作。當馬藍那艘小型太空船的門關上之後，他們便慢慢地各自走開，重新去過他們漫無目的的生活。這時羅韋納曾經傷心地哭了出來，但不久之後就淡忘了。

當馬藍在作他最後的準備時，太空船正依照原定的航綫自動地向上爬升。速度繼續增加著，地球已經成了一輪銀色的明月。在強烈的陽光照耀之下，星星正在逐漸地消逝。從地球運轉的平面中升起之後，太空船便很平穩定地奔向星空。現在，連太陽本身也變成一個發光的小點了。然後，馬藍檢查了一下他的對外速度，就使太空船進入預定的軌道，成爲太陽系

中最外圍的一個物體。在這裡，不會有任何東西干擾它了（除非在一個意想不到機會中被漂忽不定的慧星阻擋住，）否則它將環繞著太陽不停地運行。

最後，馬藍檢視了一下聖達克所製造的各種儀器。隨即走入最裏面的艙間，並把那個厚重的鐵門關上。當他再度開啓這扇門時，就可以知道人類命運的秘密了。

他很安靜的躺在那個厚厚的坐墊上，等候各種機器正常的工作。他未曾聽到排氣口中發出第一聲噴氣的音爆，但他的心情還是像退潮的潮水一樣地消沉。

現在，空氣已從一個小室內噴出，它所儲存的熱量正向外洩入極冷的太空。任何導致變化或腐蝕的東西絕不可能侵入到這裡。馬藍現在正躺進一個墳墓中，這個墳墓比人類在地球上所造的任何墳墓都要堅固，甚至比地球還要耐久。它所携帶的機器正在等待著機會，每一百年電路啓閉一次，來計算世紀的時間。

在距冥王星很遠的地方，馬藍在寒冷的氣溫下睡着。時間一千年，一萬年地過去，他對於地球上和它的姐妹行星上所有生命發生的興衰情形一無所悉。在那一度曾爲馬藍家園的地球上，高山曾沉入了大海而消逝，兩極的冰山也像以前許多次的情形一樣滾滾而下，淹沒一切。在海洋的深處，未來的高山正由泥沙一層一層的堆積起來，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巍然聳立起來，但也不知什麼時候又會像已被遺忘了的阿爾卑斯山和喜馬拉雅山一樣地沉入它們的墳墓。

當馬藍的太空船的主機重新恢復工作時，太陽並沒有什麼改變，所有東西也還是一樣。空氣再度充進小室，溫度也慢慢由絕對零度回升到能使生命復活的標準。各種操作機器也逐漸地開始其復雜的工作，而使它的主人得以重生。

但是，馬藍並沒有驚醒。從他睡着了以後，已經過了好幾個世代。可能因爲部份電路發生了故障，不然，馬藍是應當會被叫醒的。其實，那些電路的工作都很正常，馬藍之所以沒有醒來，是因爲他仍在假死狀態中，即使他的僕人也無法把他從睡眠中叫醒的。

現在，這艘可愛的太空船已經記起了在很久以前對它所發的命令。不久，它那些複雜的機器隨著反射在牆上的微弱日光有氣無力地漂游著，已能慢慢地活動起來。然後，速度再慢慢加快，開始循着那條當地球形成不久時所曾走過的航線向前推進。直到它又飛經內軌道各行星時，才檢查了一下它的速度。它的金屬外殼在日光的照射下已經發燙了。

當它在對這個一度曾被地球所繞行的溫帶地區進行探測時，發現了一個陌生的星球。這個行星的大小和地球很相近，但所有其他的情況都不對。地球一度曾經有過廣大的海洋，可是現在連海床的痕跡都看不到。多年以前，陸地下沉時的積土早已把它埋沒了。最重要的是，它的邊上已被一種不知是什麼樣的物質所纒繞著，而月球却不見了，莫非它就像從前的土星那樣，已經崩散而成爲環繞地球赤道的塵土？

太空船決心下去探查一番，它用電腦察看了一下周遭的情況並且很快就選了一塊降落的

地方，然後通過大氣層，緩慢地降落在一塊已經腐蝕的砂石平地上。它把馬藍帶回了老家，此外，就沒有再作其他的事了。假如地球上仍有生物的話，遲早他們會找到他的。

現在，地球上眞正的主人們登上馬藍的太空船。他們以興奮的神態，彼此交換了一下意見之後，就用他們自己的工具，打開了太空船的外殼，並且走進馬藍睡覺的內艙。

他們的動作顯得非常聰明伶俐。他們能夠瞭解太空船每個機器的用途，並且能夠指出那些會發生故障的部位。不一會兒，那些科學家們就把所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修好了。最令人興奮的是，沒過多久，馬藍的腦筋就漸漸恢復過來了。

在多天的曙光下，馬藍的腦子裡又充滿了希望。幾世紀以來，他始終是處於昏迷狀態的。他祇知道他還活著，却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是從那裡來的。不久，片斷的記憶漸趨恢復，並且一幕接一幕地在他混雜的腦海中出現。最後，馬藍終於知道自己是誰了。雖然，他現在還很虛弱，但他並不介意。成功的希望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滿足。從前，他的伙伴寧願安逸地老死也不願和他一起工作時，那個支持他獨立奮鬥的好奇心很快就能得到報酬了。他要知道人類繼承地球的方法。

馬藍的體力已經恢復了，他睜開眼睛向四周瞧了瞧，雖然光綫很柔和，但在他剛睜開眼睛的那片刻，仍然感覺到一切都模糊不清。不久，他隱約地看到了他身旁的景象，因而有著如夢似眞的感覺。

周圍的人物逐漸清晰起來，他們都以一付莫測高深的眼光注視著自己，既無敵意，又非友善；既未激動，也不冷漠。他們的身形瘦長，語調奇特。如果換了別人，或許會非常害怕，可是馬藍只是笑了笑，便有點傷心地永遠閉上了他的眼睛。因爲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中，他知道人類和昆虫的戰爭很早便已結束，而人類並不是勝利者。

衝突

飛碟垂直地穿過雲層，在離地五十公尺的高度停了下來。但不知怎地，忽然又猛然跌撞到下面那片長滿了石南草的沼澤地上。

「眞他媽的差勁！」船手威菲喃喃地咒詛道。幸虧他並沒有眞的這樣罵出口來，不然，他的聲音會像一隻發怒的老母鷄般地難聽。

正駕駛克拉克從控制板上解下了他的三隻觸角，伸了個懶腰，然後舒暢地靠在座椅上休息。「這可不是我的錯，自動控制系統又失靈了！」他自我解嘲地說：「對一艘早在五千年前就該淘汰的老爺船，你能期望些什麼呢？——那些充塡料運回基地沒有？」

「呃！還好！我們是整塊取下來的，比我原來所想像的要好多了。——請你叫凱斯提和丹斯特來一下，在他們出發以前我有話要吩咐他們。」

凱斯提與丹斯特的種族顯然與衆不同。他們只有一雙手和一雙脚，腦袋後面沒有長眼睛，還有一些同僚們所未曾注意到的身體缺陷。但也正因爲如此，他們才會被選來擔任這次的特別任務。他們只需要稍加僞裝，就可以瞞過人類的耳目了。

船長問：「你們對自己的任務完全了解嗎？」

凱斯特有點憤憤然地說：「當然，這又不是我第一次跟人類打交道。我的人類學課程……
……。」

「好！語言方面呢？」

「那是丹斯特的責任。不過我現在也能說得很流俐了。這並沒有什麼特別難的，況且我們收聽他們的無線電廣播也有好幾年了。」

「在你們臨走之前還有什麼要交代的事沒有？」

凱斯特稍稍遲疑了一下，「呃！有一點。從他們的廣播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的社會制度還是很野蠻的。暴力與犯罪非常普遍，許多有錢人都必須雇用所謂「偵探」或者「保鏢」來保護他們的生命和財產。……我們知道那是違反規定的，但如果……」

「如果什麼？」

「如果我們能帶幾個三號分裂器在身邊，就會感到安全多了。」

「別胡說八道了，你有幾個腦袋？如果被基地知道了，連我都得上軍事法庭呢！要是你們殺了人，不但我受連累，還有好幾個同事會受連帶處分的，你知道吧？」

「但若是我們有個三長兩短，那麻煩才大呢！」凱斯提嚴肅地說：「畢竟你得對我們的安全負責的。還記得我跟你提過的那件無線電新聞嗎？有一家三口，半小時內被殺了兩個。」

「好吧！帶一件二號武器好了！如果碰到什麼麻煩，我不希望你們闖下太大的禍。」

「謝謝，這樣子就安心多了。我會照規定三十分鐘回報一次。如果一切順利，只消幾個鐘頭我們就可以回來了。」

船長望著他們消失在山陵線後的背影，深深地嘆了口氣，「全船這麼多幹部，爲什麼非用這兩個不可呢？」

「那是不得已的，」駕駛員答道：「原始人類都害怕新奇的事物。如果他們看到我們的樣子，一定會嚇得要死。恐怕我們還沒有弄清楚方向之前，子彈就已經在我們頭上開花了。這件事是不能操之過急的。」

船長心不在焉地撫弄著他的觸鬚，這是他在心煩時的習慣動作。「當然了，如果他倆一去不回，我就可以報告這個地區很危險，以後就永遠也不必再來了，這倒可省掉不少麻煩。」

「還白白浪費了我們好幾個月的時間呢！」駕駛員發牢騷地說。

「不會的！」船長回答道：「我們的報告對以後的探測船將會有很大幫助的。」——我該建議我們再來一次，或許是五千年以後吧！那時候這裡可能會變得文明些了。誰知道呢！」

×　×　×　×

山姆．海金森正準備好一份乳酪和蘋果酒作早餐的當兒，望見了兩個人影由巷口走過來。他放下瓶子，用手背擦了一下嘴巴，很詫異地注視著這兩個不速之客。

「早啊！」他滿嘴還塞著乳酪地打了個招呼。

兩個陌生人停住了腳，其中一個拿出了本寫滿了日常會話的小冊子——如果山姆知道那是什麼就好了。「早安，先生！」陌生人用一種美妙得有如無綫電台播音員的腔調說道，「請問離這兒最近的村莊、市鎮，或者比較熱鬧一點的社區在什麼地方？」

山姆疑惑地打量著這兩個陌生人。他們之中有一個穿著普通的套頭毛衣和一件漂亮的襯衫，另一個却穿著一雙村夫的靴子，戴著頂布帽，還打了條大紅大綠的領帶。山姆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奇特的裝束。他抓了抓頭，自言自語地說：「我想他們可能是皮貨商，因為即使是鎮裡的人也不可能穿得這樣怪裏怪氣的。」他指著一條路，並且詳細告訴他們正確的方向。但他的鄉音非常重，因此，住在美倫廣播公司西區發射台範圍之外的人，沒有一個能聽得懂他說些什麼。

凱斯提和丹斯特其實已經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了。因為他們唯一的情報來源只是廣播電視，所以能學到這奇裝異服已經很了不起了。而且由於他們所居住的星球距此太遠，他們根本收不到這兒的廣播。他們有點懷疑自己的語言能力是否有問題，但另一方面還是盡力猜度出一個大概的意思來。

「我想，他或許沒有起什麼疑心。」丹斯特用一種並不十分確切的語氣說：「這倒可以省去我們不少麻煩呢！」

「不會的，從他的衣飾和外貌看來，他不像是個聰明人，也不會是什麼重要的角色。我敢說他連我們是幹什麼的都摸不清楚呢！」他的同伴回答。

「看！又有一個人走過來了。」丹斯特指著前面說。

「別慌張，不然會引起對方的疑心。就像平常一樣地走，讓他先開口說話。」

那人向著他們大步走過來，一點反應都沒有就擦肩而過了。

「好哇！」丹斯特哼了一聲。

「沒關係，他也未必對我們有什麼價值的。」

「那也不能作為倨傲無禮的藉口啊！」

他們以氣憤的目光望著費茲蒙教授逐漸遠去的背影，開始感覺到和人類打交道並不如原來想像中那麼簡單。而那位穿著陳舊旅行裝的老教授，則正在思索著原子理論中的一個難題，繼續向前走著。

小密爾頓是一個典型的英國村莊。人們都住在山腳下，而較高的山坡地上目前正隱藏著一件很大的秘密。夏天的早晨這裡很少有人，因為男人都已經外出工作了，女人則正忙著家務事。凱斯提和丹斯特差不多已經走到村莊的中心位置了。他們好容易碰到村裏的郵差正騎著腳踏車過來。但不幸的是他剛送了一張才一便士的明信片去道爾森農場——路程比平常遠了兩三哩；加上艾文每週寄給他媽媽的洗衣包裹這星期又重了許多，所以正滿肚子火。

「請問……」丹斯特很禮貌地說。

「我沒有時間停下來，找別人去問吧！」郵差沒有交談的意思，頭也不回地走了。

「眞是太過份了！難道他們每個人都是這樣子的嗎？」丹斯特很是生氣。

「你耐心點吧！」凱斯提勸道：「別忘了他們的生活習慣跟我們不同啊！要贏得他們的信任是得花一點時間的，從前我跟別的原始民族也有過類似的經驗，這是每一個人類學家都該了解的。」

「嗯！」丹斯特說：「我想到他們家裏去問，那樣他們就無法規避了吧！」

「也好，」凱斯提表示同意了。「但是碰到像祠廟之類的地方可不能去，不然就會惹禍上身的。」

老寡婦唐金斯的議事堂是很難被人認錯的，卽使最沒有經驗的探路者也找得到，這老婦人看到有兩位男士出現在她的門口，忽然心頭湧現了一個幻想，以爲有新聞記者爲了她的一百歲生日而訪問她（儘管她實際的年齡只有九十五歲），並且得到一份意外的禮物。她趕緊（甚至沒有注意到他們那身奇怪的打扮）取下了掛在門邊的小黑板，高高興興地迎向她的訪客。

她拿著黑板微笑地說：「你們必須把要說的話寫下來，因爲我已經耳聾了有二十年了。」

凱斯提和丹斯特兩人尷尬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這眞是一個意想不到的難題。因爲他

們所看到過的英文，只是電視節目上的字幕，而且根本沒有去注意是怎麼寫的。還是丹斯提憑著一點模糊的記憶，笨拙地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了一個自以爲很通順的句子。那是他絞盡了腦汁所能想出的最好的詞句了，但在他們傷心地離去之後，這位老太太還對著黑板上那些看不懂的符號花了好長的時間，才猜出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它實在是錯的太離譜了。

當他們走到第二家時，運氣似乎比較好些。來應門的是一位年青的小姐，她起初原是有說有笑的，但不知什麼緣故却忽地臉色一變，砰然一聲關上了大門。當他們聽見她那歇斯底里的狂笑時，凱斯提和丹斯特不得不心情沉重地懷疑到自己冒充人類的成績。

第三家是史密斯太太，一個標準的長舌婦，每分鐘可以講一百二十個字。不但她的鄉音和山姆·海金森一樣叫人聽不懂，而且還一說就沒個完，別人連插嘴都插不上。丹斯特好容易抓住一個機會說了聲抱歉，和凱斯提連忙逃開。

「難道沒有一個人說的話像收音機所聽到的那樣嗎？」他悲傷地說道：「要是這樣子的話，他們又怎麼聽得懂他們的廣播節目呢？」

「我想我們一定是落錯了地方。」凱斯提說。他原有的樂觀，現在也不得不開始消逝了。

也記不得是第六家或者第七家了，開門的是一個瘦長的年輕人。他濕漉漉的手裏抓著一樣東西，使這兩位陌生客都吃了一驚。那是一本雜誌，封面上印著一枚巨型的火箭，正在向上爬升，背景是一個佈滿噴火口的行星。雖然不知道那是那一個行星，但顯然並非地球。圖

片下面有一行字：「驚人的科學幻想故事，售價兩毛五分。」

凱斯提用一種「你猜我在想什麼？」的表情望望丹斯特，似乎是說：「最後終於有人了解我們了。」

丹斯特和那個年輕人說話時，精神也爲之一振。他很禮貌地說：「我想或許你可以幫我們個忙。我們是從外太空來的，不久之前才著陸，我們希望能跟貴國的政府談談……」

「哇！」吉米興奮地叫了出來。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從外太空來的人，這次竟給他見著了。「你們的太空船在那裏？」

「就在山頂上，我們不想驚動任何人。」

「那是一枚火箭嗎？」

「不，幾千年前我們就不用那種陳舊的東西了。」

「那麼它是怎麼航行的呢？使用原子動力嗎？」

「我想是的，」丹斯特似乎對物理名詞很感興趣。「你說還有什麼其他的動力嗎？」

凱斯提不耐煩地提醒他：「講那些有什麼用，我們應該問他怎麼樣才能找到他們的政府官員。」

丹斯特正待開口，屋子裏忽然傳來大聲的呼問：「吉米！那是誰？」

「兩個……人……」吉米遲疑地回答，「至少他們看起來像是人。他們是從火星來的

。我早就說過，這種事遲早總會發生的。」

隨著沉重的腳步聲，在幽暗中出現了一個高高大大，兇兇巴巴的女人。她看了看這兩個陌生人和吉米手裏拿的書，就彷彿知道了什麼似的。「你們兩個人眞應感到慚愧！」她對客人吼叫著：「有個沒出息的兒子，一天到晚躲在屋子裏看些不三不四的書已經是夠糟糕的了，也沒有一個成年人來教他點正經東西。你們眞是火星人嗎？我想你們一定是坐飛碟來的吧！」

「我並沒有提到過火星啊！」丹斯提抗議道。

門砰地一聲關上了，裏面傳出尖聲的叫罵，還有顯然是撕書的聲音。丹斯特聳聳肩說：「好了，下一步我們該作什麼呢？她爲什麼說我們是火星來的呢？如果我記得不錯，火星並不是距離這裡最近的星球啊！」

「我也不知道，」凱斯提說！「但我認爲他們必會假定我們是從一個鄰近的星球上來的。如果他們知道了眞象，一定會嚇一大跳。據我所知，火星的狀況比這裡還糟呢！」他似乎已經有點失去科學的立場了。

「我們還是離開這些房屋吧，」丹斯特建議道：「外面一定還有其他人的。」

這話果然不錯，他們走了沒有多遠就被一群小孩圍住，而且胡亂地批評著，「要不要送點禮物給他們？」丹斯特有點擔心地說：「在落後地區，這種方法是很有用的。」

「好啊！你帶了些什麼東西嗎？」

「沒有，我以為你……」丹斯特還沒有說完，那群小孩却一哄而散了。原來迎面來了一個身穿藍色制服，神氣十足的人物。凱斯提眼睛一亮，「那是個警察！」他說：「也許他正要去調查一件謀殺案，但他很可能會給我們一兩分鐘的時間的。」不過，他並沒有懷著很大的希望。

警察驚異地看著這兩個陌生人，然後問道：「有什麼可以幫你們忙的嗎？」他們儘量裝得很平靜，不使對方察覺出他們的不安。丹斯特用一種很友善的聲音回答：「是的，也許你幫得上忙。我們剛剛來到這個星球上，希望能和貴地的有關當局接個頭。」

「哦？」警察很吃驚地說，然後是一段相當長的沉默。這位警察是個聰明的年輕人，他並不想一輩子做個鄉村警察。「你們剛剛著路？我想是坐太空船來的吧！」

「是的！」丹斯特回答著，心裏感覺到非常欣慰，因為現在他已獲得人類的信任，不像是在原始星球上那種充滿疑惑與暴戾的氣氛了。

「好！好！」那警察以一種希望使他們相信的口吻說：「告訴我你們要什麼？看我們能不能辦得到。」

「非常謝謝。」丹斯特說：「你看，我們著陸在這麼遠的地方，就是為了不願驚擾你們。在沒有會晤貴國政府官員之前，我們的出現最好不要讓太多人知道。」

「我了解，」警察一面回答，一面很快地向四週探視，看看能不能找到個過路人通知巡佐。「然後你們準備要做什麼呢？」

丹斯特狡滑地說：「恐怕我無法詳細討論我們對地球的長程計劃。但我所知道的就是目前正在進行測量（宇宙中的這一部分），並且準備予以開發。相信我們能夠在很多方面幫助你們。」

「那眞是太好了。」警察感激地說：「我想你們現在最好隨我到局裡去一趟，在那兒可以和首相通電話。」

丹斯特忙說謝謝，兩人就跟著那警察走進了警局。途中，他曾想將他們丟在身後，但他們並不在意。「這邊請！」警察很客氣地帶他們進入一間陰暗又未經粉刷的房子，他們覺得這間房子連起碼的水準都夠不上。在他們還沒有把環境看清楚之前，就聽到「咔嗒」一聲，房門竟被鎖了起來。「別擔心，」警察在門外說：「我出去一下就回來。」

凱斯提和丹斯特面面相覷，輕信別人實在可怕。

「我們被鎖住了！」

「這是個監獄啊！」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這時候，從黑暗中發出一個聲音道：「我不知你們是否懂得英文，但你們至少應該讓人

好好睡一覺。」

兩人這才看清楚了，他們並不孤單呢？在房角那邊的床上躺著一個邋遢的年輕人，正用憤怒的目光看著他們。

「天啊！」丹斯特緊張地說：「你認為他是個危險人物嗎？」

「他現在看起來並不危險。」凱斯提判斷道。

那個邋遢的傢伙坐起來問：「那麼你們為什麼被關進來的呢？——看起來你們像是參加化裝舞會去了，哎呀！我這個笨瓜！」說完，他又倒回原來的床上去了。

「這裡關的都是愛幻想的人。」丹斯特又用英語說：「我不知道我們會被關起來，我們只告訴那警察我們是誰，從那裏來，和可能發生的事。」

「噢！那麼你們是誰呢？」

「我們剛剛降落……」

「說這些一點用也沒有，」凱斯提打斷他的話：「人家不會相信我們的。」

「嘿！」那髒小子又坐起來說：「你們說的是什麼話呢？我懂好幾種語言，但就沒聽過你們說的這一種。」

「好吧！你告訴他吧！」凱斯提對丹斯特說：「反正在警察回來之前我們也沒事可幹。」

× × ×

這時候，那個警察正跟當地精神病院的管理員打電話，並且很肯定地告訴他說，他的病人都跑到街上來了。醫院答應仔細檢查一遍後再答覆警局。那警察想，這件事是不是在開玩笑。因此，放下聽筒以後就很快地向牢房走去。這三個囚犯似乎很談得來，所以他又走開了。能有一個機會冷靜一下，對他們是有好處的。他記得清晨兩三點鐘的時候，街上曾有一場大混戰，郭里汗（Mr. Graham）就這樣被關了進來。經過一夜的休息，這個年輕人已經有點清醒了，但還是不肯認錯。不過，由於丹斯特揭示了那令人難以置信的秘密，（而郭里汗又是直接處在他們的威脅之下，）因此他現在也有點害怕起來了。他想，他只有儘量假裝相信，直到他們滿足了自己的幻想為止。他說：「如果在山上真有你們的太空船，你們一定有辦法和它連絡，並且可以要它派人來救你們。」

「我們要自己處理這件事。」凱斯提高傲地說：「並且，你也不知道我們的船長的為人。」

郭里汗心裡在想，他們講的雖然像是有理，但要我相信他們能造太空船，卻出不了簡陋的鄉村警察局，實在太難了。凱斯提也想到了這一點，他一面渡著方步一面說：「我們要出去是輕而易舉的，但除非萬不得已，我們不願使用暴力。況且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這次麻煩的原因，怎麼填寫各種報告？還有，如果我們逃跑，也一定會在到達太空船之前被你們的人抓回來的。」

郭里汗似笑非笑地掀了一下嘴角，說：「不會的，只要你們能一直不停地跑到懷哈特就可以了，我的車就在那裏。」

「哦？」丹斯特精神為之一振，轉而與他的同伴商量了一會兒，然後小心翼翼地從口袋裡拿了一枚黑色的圓筒出來，就像一個老婦人第一次拿起一支裝了實彈的手槍那麼緊張。同時，凱斯提也很快地退到較遠的角落去了。

這時，郭里汗不得不相信這一切是事實了。雖然沒有任何火花或聲響，可是一段三呎的牆卻立即變成了一堆灰沙，陽光從缺口直接射了進來。丹斯特彷彿鬆了口氣，趕緊將他的武器收了起來。「好了，走吧！」他催促郭里汗：「我們在等你呢？」

沒有人追趕他們，那警察還在電話中跟人爭論不已。要是等他回到牢房一看，一定會嚇傻了呢？

凱斯提和丹斯特皺著眉頭爬進郭里汗那輛老爺車。它的外表已經銹得不像話了，幸虧引擎還不錯。他們以五十哩的時速逃走，這眞是一次驚心動魄的旅程，即使他們在太空飛行中的速度每秒鐘高達數百哩却都沒有這麼提心吊胆。直到凱斯提的呼吸恢復正常之後，才拿出他的手提式發話機和太空船連絡。

「我們正在歸途中，」他用比風嘯還高的聲音喊叫說，「有一個很聰明的人類朋友和我們在一起。希望我們在——歡呼聲——對不起，我們正經過一座橋——大約要十分鐘。什麼

?不，當然不，我們沒有任何困難。一切都很圓滿，待會兒見！」

郭里汗回頭看了看他的乘客的感覺如何。情形似乎很不妙，他們的耳朵和頭髮都被風吹亂了，身形也逐漸顯露了出來。郭里汗開始不安地懷疑他的新朋友可能也沒有鼻子。不過，人是會慢慢去習慣和適應的。在未來的歲月裡，還有好多夠他學習的呢！

當然，大部份的事情你們都知道了，只是有關第一次降落地球的詳細經過，以及如何機緣湊巧，使郭里汗大使變成人類在宇宙中的代表一事，還沒有詳細的報導。當我在治外法權事務部門工作時，才應許多要求將此一段紀錄詳細地整理出來。由於凱斯提和丹斯特在地球上良好的表現，很可能使他們再度被選派去和我們另一神秘的鄰居——火星人打交道。我們也知道，他們兩個是不會願意接受此一任務的。無怪乎從此就再也聽不到他們的消息了。

放逐

三百年來，這個舉世知名的小鎮始終屹立在一片河灣上。時間未曾給它帶來太多的改變，雖然它也曾自遠處聽到過無敵艦隊的來臨和第三神聖羅馬帝國的衰亡，但所有人類的戰爭都沒有波及過它。

但現今一切都已過去，就像它從來不曾存在過似的。幾個世紀的辛勞和建樹，一瞬間全部化爲烏有。街道的遺跡，在結晶似的土地上依稀可尋，但房屋建築則全然無法辨認了。鋼筋也好，水泥也好，石膏也好，椽木也好，都已經看不出有什麼分別。在那末日來臨的最後一刻，人們擁在一起，被那驚天動地的爆炸嚇得目瞪口呆，在大火還沒有燒到之前，他們已被那股熱浪窒息了。熾烈的火勢一哩復一哩地蔓延開來，農莊已變成焦土，連那些曾經久聳人心的圖騰柱也被燒得無法繼續巍然聳立了。

趕在最後一刻緊急升空的這枚火箭好似一隻迷途羔羊，不知道它將飛向何處。當然不會是倫敦，倫敦已經不再成爲一個軍事目標，實際上，它如今什麼也不是了。從前人們還計算過，對付這麼小的一個城市，只要三枚氫彈便可以將它徹底毀滅的，如果眞投下了廿枚，那後果就眞是不堪想像了。

沒有人知道這些炸彈是從那裡來的。是越過荒涼的北極嗎？抑或飛越大西洋？但如今也沒有人再去管它了。好幾天以前還有人用自己的飛彈去攔截，使它們在高空爆炸，給太陽和星星帶去一點人類的訊息。

但這是戰爭初起時的事，防禦到現在已經再也沒有火箭可供利用了，他們已經支持得夠久的。幾個小時以前，他們由秘密彈道發射了最後一批火箭，讓命運帶領它們飛向未卜可知之域。它們中間有許多已經落到一些無法再加深傷害的地方了。

河水冲破了堤岸，它所流經的許多地方被淹沒，出海口也淤塞了，灰塵如細雨般不停地落下，好似要將人類的城市和財富重新帶回世界，並且賦予生息一般。天空也不再是一片黑暗，太陽在西方的烏雲中顯露出來。

在河邊上原有的一座教堂已經不見了踪影，但那些逐年增多的墓石却仍然標示出了它的位置。有些墓碑被衝倒了；有些被攔腰折斷而落向引致爆震的方向；有些被半埋進地下；有些則被大火燒得焦裂了。但有許多却還可以讀得出它所記載的年份。

紅日逐漸西沉，晚霞的紅光也慢慢消褪，但墓碑上的字跡還清晰可辨。地上的大火仍在燒著，火光經由雲層反射，可達數哩之遙。洪水泛濫之處，土地被淹沒著。或許它將從這一代人的眼簾中消逝，要期待它能再度滋養衆生，最少也得好幾百年以後了。

那塊屹立了三百多年的墓碑被水輕輕地冲擊著。由於教堂的蔭蔽，大火只在它上面稍稍

留下了一點痕跡。在燐燐鬼火下，這些古文字述說著它們被水所浸潤。一行行的墓誌銘在水中喘息著，只有短暫間，上面的字句尚可以被模糊地辨認出來，但它終必被洪水淹沒而永遠的消失：

「那保護我陵寢的人，將被祝福；

凡挖掘我墳墓的人，必受咒詛。」

然後，一切全歸沉寂。這位曠代詩人現今可以安息在這片黑暗與寧靜中了。阿文河的水則仍然在尋覓著新的出海口。

時間的指標

當這個怪物出現的時候，河水乾了，湖泊也老早就乾涸而變成了泥地，沒有一塊可以安全行走的地方，連一向被認爲最堅硬的地方，祇要踏一脚，就會深深地陷了下去。它有時候也停下來很快的看看四週的風景，頭部就像鳥一樣不停的左右擺動著。它停留的時間愈久，當然地就下陷得愈深。因此直到五千萬年以後，人們仍然可以正確地研判出它存在的時間究竟有多久。

因爲被蒸發的水份始終沒有再回到大地，所以熱烘烘的太陽又把泥地烘成了岩石，然後再把石塊變成沙漠。所有地面全被沙層掩蓋著，很久很久之後，人類才誕生出來。

巴頓在嘈雜聲中大叫著說：「法爾教授經常拿著氣鑽，你看他像不像一個古生物學家？或者他嘗到了什麼滋味？」

「我聽不見你說什麼？」大衞像個熟練工人似地扶著鐵鏟大聲叫著回答，然後看看自己的手錶。

「我是不是該告訴他吃飯的時候到了？他在挖洞時不能帶手錶，所以不知道時間。」巴

頓說：「我不知道他的錶還走不走，他比我們精明，每次總是多挖十分鐘，但是從挖這個洞開始可能就不同了。」

這兩個熱心的地質學家放下了工具，走向他們的老闆，後者見他們過來，就把氣鑽關掉。氣氛一時顯得非常沉寂，祇有壓縮機的聲音，還能打破這個情況。

「該回營地了，教授！」大衞說：「如果我們回去晚了，你是知道伙伕會說什麼的。」

教授心裏雖然有點不愉快，但也沒辦法，祇好拍了拍頭上的灰塵，跟他們一起回去了。一個突來的訪客，似乎很難以相信那位打了赤膊、肌肉結實、手拿著氣鑽的工人，竟是地質學會的副主席。

他們花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來清理地上的沙石，後來終於露出了好幾百平方呎的地面，也顯示出過去冰河時期的各種景象，這可能是考古生物學家所發現的一塊最有利於研究植物化石的地方了。很多鳥類和爬蟲曾經來此找尋正在消退的水，而留下了腳印。雖然今天它們的身體早已腐化了，然而它們的腳印卻永遠存在著，大部份的腳印都已查出了，但其中最大的一個，科學家們至今還找不到答案。據推測那個生物的體重至少有二、三十噸。法爾教授以獵人追踪獵物的心情來跟踪這個五千萬年以前留下的獸跡。現在仍有一線希望，他必須去追尋。這線希望是那頭巨獸來到這裡時，可能因爲地面的硬度不夠而陷落下去，所以他的骨頭可能就在附近。

雖然有機械裝備可用，但是工作進行得並不理想。只有表面的部份可以用動力機械，再下去就得很小心的用手去挖了。只要一個不小心，就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所以法爾教授必須親自去挖掘。

當他們三個人坐了老爺吉普車行駛在凹凸不平的返營途中時，大衞提到一個大家所關心的問題：「不知道是爲了什麼，我有一個很深的印象，住在谷裏的鄰居們似乎不太喜歡我們。我們從來沒去麻煩過他們，但他們至少也該表示一下禮貌，請我們過去聊聊的。」

「當然了，那是一家武器工廠嘛！」巴頓故作權威地說。

「我不這麼想。因爲我剛巧接到了他們的邀請，正打算明天過去看看。如果他們的炸彈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那就得歸功於有效的間諜系統了。」法爾教授說。

大衞沉思了一下，輕輕咳了一聲說：「其他的人沒有被邀請嗎？」

教授對他笑了笑說：「沒有，那純粹是私人的邀請。我知道你們都很好奇，但坦白說，我對這個地方所知絕不比你們多，如果明天我能打聽到什麼的話，一定會告訴你們的。但至少我們先要查出這個機構的負責人是誰才行。」他這一說，大家的耳朵都伸長了。

「他是誰啊？」巴頓問：「我猜他一定是一位原子發展權威吧？」

「可能你是對的，因爲事實上它們是由韓得森和巴恩負責的。」教授說。

忽然間，炸彈成功地爆炸了，大衞吃了一驚，幾乎把吉普車開到路外面去。「是韓得森

和巴恩他們嗎？就在這個洞中嗎？」

「是的，一點都不錯。」教授說：「這張請帖就是巴恩送來的。他並抱歉地說，早沒來和我們連絡，希望我能過去聊聊。」

「他沒有說他們在幹什麼？」

「沒有，一點都沒提。」

「巴恩和韓得森？」巴頓沉思著問：「我不太瞭解他們，只知道他們是物理學家。他們的工作是什麼？」

「他們是低溫物理學家。」大衛回答說。「韓得森作了好些年板煙廠的廠長，不久以前，他曾寫了很多封信給科學部，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他們是討論氦二的問題。」

巴頓不喜歡物理學家，所以一點都不感興趣。他說：「我根本不懂什麼是氦氣。還有，我不想去了。」這是故意說給大衛聽的。大衛曾經讀過一段時間物理，所以聽到那句話以後，心理很不是味道。在轉入地質學系以前，他在物理學上確曾下了多年的工夫。至今，他對自己的初好還是有點眷念的。

「那是一種液態氦氣，只能在絕對零度左右的溫度下存在。它的物理性質非常特殊——但據我所知，迄今沒有人提到過這兩位一流的名物理學家何以會來到這裡。」

現在他們回到營地了。大衛把吉普車停在他經常停車的地方，當他不小心把車頭撞上前

面的卡車屁股時，很懊惱的搖了搖頭。

「車胎都差不多磨穿了，新胎來了沒有？」

「今天早上就由直昇機運到了。安多斯還寫了張備忘錄來說，希望你換了胎之後，至少能用滿兩個禮拜。」

「好極了，我今天晚上就換好。」

「不用急著趕路了，」教授本來是走在前面的，現在卻故意慢了下來等他們一道走。他不高興的說：「又是碎牛肉罐頭！」

如果說巴頓和大衛因教授不在而工作不力，那實在是不公平的。事實上他們比平常工作還要努力得多，因為當老闆不在時，當地的工人常常會偷機摸魚，所以需要加倍的監督。但是，無疑地，他們都想找個時間多談一談。這兩個年輕人自從和法爾教授在一起工作後，就對五哩外那個山谷中的神秘機構甚感興趣。那顯然是個研究機構，大衛並且認出了那個高高的煙囪就是原子動力機器。雖然無法知道他們所做的是什麼工作，但至少可以相信它是一個重要的機構。目前世界上總共只有幾千架渦輪發電機，而且都是用在大建設工程上的。

這兩個偉大的科學家之所以會投身此處，是有很多理由的。人類文明愈進步就愈喜歡作些危險的探測，有些探測工作一直到太空實驗站建立時才被放棄。無論如何，這件看來很奇特的工作，已經變成了地質探測中心的工作之一了。當然這也許只是一種巧合，可是這兩位

物理學家並沒有因爲看到自己的同胞而感到特別高興。

當巴頓正把一種液態塑膠玻璃倒進所發現的脚印中時，大衛很小心地檢視著，以防把那透明的塑膠玻璃弄壞。他們的工作簡直到了一種忘我的境界，所以連吉普車的聲音都沒有聽到。因爲別的車輛都在別處使用著，法爾教授理應在他們回程時順便來接他們回去。他們實在也不願在大太陽下步行兩小時回營地。再者，他們也急於知道那邊村莊的消息。

「那邊有多少人啊？」巴頓突然問道。

大衛挺了挺身子說：「從那些房子看來，頂多十幾個人。」

「那它可能是一家私人機構，而不是公家機構了。」

「或許它的背景很強呢！韓德森和巴恩都是很有名的。」

「那些物理學家啊？」巴頓說：「只要他們告訴國防部說他們要發展一種新武器，就可以毫無困難的賺好幾百萬。」

他說這話時，有點酸溜溜的。和許多科學家一樣，對於這個問題他有自己所堅持的觀點。的確，巴頓的看法似乎比一般人要高明些，因爲他是一個教友派信徒，曾經花過許多時間來研究關於戰爭的問題。

他們的談話被吉普車咔啦咔啦的聲音打斷，他們趕快跑去迎接教授。

「怎麼樣啊！」他們同時問道。

法爾教授深思地望望他倆，他的表情一點也看不出他心裡在想些什麼。然後冒出了一句，「今天的天氣不錯啊！」

大衛抗議：「請下車來告訴我們你的發現吧！教授！」

教授從座位上爬了下來，拍拍身上的灰塵，然後很難爲情地說：「眞抱歉，我不能告訴你們些什麼。不過，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啊！」

兩個年輕人竟然抱在一起哭了起來，教授上去把他們分開，說：「今天我過得很愉快，但我曾答應過不說出來的。其實，我也不敢確定它們將會發展成什麼樣子，但，那確是一種革命性的東西——可能會像原子力量一樣具有突破性。韓得森博士明天會來，你們不妨試試看能不能從他那裏問出點什麼東西來。」

巴頓和大衛給這麼一說倒有點不好意思了，兩個人好一陣子都沒開口。過了一會兒，巴頓首先恢復平靜說：「對於這個突然的消息一定有若干理由吧？」

教授想了一下承認說：「是的，這不完全是一種社交上的拜訪，他們認爲我或許可以幫助他們，除非你們想走路回營房，否則不許再問東問西了。」

下午三點鐘韓得森博士，來到他們的基地。他是個很健壯的長者，穿著一件小得不太相稱的白色實驗服，雖然這種裝束有點古怪，但在大熱天下還算是蠻不錯的。

當法爾教授把大衛和巴頓介紹給他時，因爲他們想到自己會受到他的故意冷落，所以仍

是站得遠遠的。但由於韓得森對他們的工作顯得非常感興趣，他倆冰冷的心也就很快地軟化了。因此，當教授去工地監督時，就要他們陪他去參觀所挖得的東西。這位物理學家對呈現在眼前的人類歷史遺物有著極大的感觸；這兩個地質學家差不多花了一個小時才把他帶到他們的工作地點。一路上他們告訴他已經發現了些什麼，並預測將來可能還會發現些什麼。法爾教授現在所進行的是一條通往主要挖掘地點的渠溝，到了主挖掘場以後，他就順著脚印的路線向下挖了很多坑。最後脚印卻突然消失了，他們繼續往下再挖，後來才發現這個大爬蟲已經改變了行走的方向。

巴頓對這位有點瘦弱的物理學家說：「這是一個最有趣的坑。你還記得剛才我們停留下來向四週查看的那個地方嗎？從這些脚印看來，那怪獸似乎是發現了什麼而很快地改變方向跑開了。」

「實在很難想像這麼大的巨獸竟跑得動。」

「當然，它跑的時候一定很費力，但是像那麼大的身體一下子能跨出十五呎已經不簡單了。我們要一直追下去，說不定可以發現它究竟是什麼東西。我猜教授一定希望在它們打鬥的現場還留有被吃掉的動物的殘骸。假如眞能發現些什麼，那將會使每個人大爲振奮的。」

韓得森博士笑著說：「謝謝華德．狄斯耐，我可以想像得出現場的情形。」

大衞對他們的談話並不十分起勁，他說：「可能他們在敲開飯鑼了。」「我們工作上最

氣人的就是當大家正感到有勁的時候，而探測地點卻突然消失了，地層被冲毀了；或者發生過地震，更糟的是被一些笨蛋不知輕重地破壞了。」

韓得森點點頭說：「我同意你的說法，不過那卻正是物理學家的優點。他如果知道會有結果的話，最後一定能找出答案的。」

他停了一下，好像要愼重地攷慮該用什麼字眼。「如果你能『實際觀察』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就不會被那些在實驗室中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所困擾了，那將會節省許多時間，也可以免去許多麻煩。你們已經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也跟著這些脚印走了一百多碼了，但是它們並沒有解開你們的困惑。」

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後，巴頓小心地說：「博士，我們對你的工作很好奇。雖然教授不願意告訴我們，但我們卻作過許多推測，你的意思是不是……」

物理學家很快打斷了他的話說：「別想得太多了，那只不過是一場白日夢而已，我們的工作離成功還遠得很呢！到時候我會讓你們知道的。我們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像每一個從事新工作的人一樣，堅守在自已的工作崗位上，不到眞正發現到什麼之前，我們是不願意多作透露的。如果另一個生物學家來到這附近，我相信法爾教授一定會用鶴嘴鋤把他趕跑的。」

「那可不盡然！」大衞笑著說：「他也許會邀他們一起工作呢！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們希望不久就會得到結果的。」

巴頓公開地表示疑惑，但是大衞卻對訪客的意見，作了一番仔細的推敲。他說：「這可以解釋許多事情，首先，他們在這裏出現並沒有什麼意義。我們對這裏達數億年之久的每一吋地層都很清楚，甚至可以把過去發生的每一樣事情標出年代，而誤差也不會超過百分之一。對過去所作的調查，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如此精確。所以，這裡顯然是一個很理想的實驗地點」。那天晚上，大家都熬到深夜。

「但是在理論上你是否認爲我們能造出一種探測過去的機器呢？」

「我不敢說人類不能造出那樣的機器，但是我也不敢說絕對造得出來，尤其是像韓得森和巴恩這種鼎鼎大名的物理學家。」

「這也沒什麼好爭論的，我們有沒有辦法去試一試呢？那些寄給自然科學委員會的信呢？」

「我已經把它們送到大學實驗室去了。這個禮拜六就應當有回音的。在科學家的工作中，彼此總會有點關連性，很可能他們還會給我們一點有價值的線索呢！」

當然，起初難免是會有點失望的，韓得森去的信，只有徒然增加他們的混淆，正如大衞所記得的，那些信大部份是在討論「氦二」的特殊性質。

「那眞是異想天開，」大衞說：「如果液態氦能在常溫之下保存，恐怕大家就全要發瘋

。最主要的是氦根本沒有黏性，喬治·達爾文會經說過，如果海洋裏不是水而是氦的話，各種船不用引擎就可以開了。只要在起動的時候推一下，它就可慢慢到達對岸了。但可絕不能碰上暗礁，一碰上了，船就會沉的。哈哈……。」

「聽起來還不錯，」巴頓問：「但是，這跟你的理論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不大，」大衞承認道：「還有，很可能有兩條『氦二』的河流，從不同的方向聚集在一起。」

「我必須解釋一下，那就像一個物體同時要向兩個方向移動一樣糟糕。我敢打賭，這一定是個關於相對論的解釋。」大衞慢慢地唸道：「這個解釋很複雜，我也不願假裝完全懂，一切要看事實而定。液態氦在某種情況下是可以產生負熵的。」

「我笨得很，就連什麼是正熵，我也一竅不通。」

「熵是測量宇宙熱力分佈的單位。當所有的能量集中在陽光下時，熵值最小。可是當每一物體的溫度都相同的時候，熵值就變爲最大了。到這時候，宇宙就要毀滅了。當然，周圍仍然有很多熱量存在，但對我們都沒有太大用處。」

「爲什麼呢？」

「海洋裏的水雖然很多，但是因爲水面十分平坦，所以無法帶動一部份水力發電機，可是一個山上的小湖，卻可以辦到，你知道嗎？這是因爲位差的關係。」

「現在我懂了，讓我想一想是不是有些人一度曾把熵叫做時間的指標，記得嗎？」

「是的，我想是埃定頓先生說的。就像任何鐘錶上『擺』一樣，但『擺』能夠自由地左右擺動，而氦卻是單方向進行的，永遠隨著過去的時間而增加。所以說『熵』是時間的指標」。

「我的天哪！那麼『負熵』是什麼呢？」這兩個年輕人彼此交換了個眼色。然後巴頓放低聲音問道：「韓得森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意見呢？」

「我還是引用他信上的一段話吧：『負熵的發現在物理學的領域裏是一種革命性的新觀念，有些部份還有待未來的實驗去鑑定。』」

「是嗎？」

「就是這障礙，沒法再進一步實驗了。從這些資料裏，你可以猜想得出兩個情形：第一，自然科學會的委員們可能會拒絕發表那些信件，但是我想我們可以設法阻止它。第二，可能是因為各種結果太具革命性，韓得森根本就不便作進一步的報導。」

「負熵—負時間。」巴頓唸唸有辭地說：「看起來真是有點奇怪，在理論上確實有可能設計出某種東西來，用以觀察過去……」

「我知道該怎麼辦了，」大衛說：「我們去把這個問題告訴教授，看看他的反應如何。現在我要先去睡一會兒了，不然腦袋就吃不消了。」

那天晚上大衛並沒有睡好，他夢見自己沿著一條路在走，這條路乃是朝著兩個方向一直延伸，他走了好幾哩路才看到一塊路標。走近一看，路標已經斷了，兩個指標在空中隨風緩慢轉動。轉回來時，他看出一塊指標上寫著：「往來者」，另一塊則寫著：「往過去」。

從法爾教授那裏什麼消息也沒有得到，這原是不足為怪的事。在大學裏，除了系主任外，他的撲克牌算是打得最好的了。當大衛滔滔不絕地講述他的理論時，他對這兩位焦急的助手所講的話卻仍無動於衷。當這年輕人說完之後，他鎮靜地說：「明天我會再到那裏去，並把你們所作的研究告訴韓得森。他可能會同情你們，而多告訴我一點資料。現在我們回去好好工作吧！」

大衛和巴頓發覺他們越來越難集中意志來進行他們眼前的工作了，他們的腦海裏滿佈了那個迷樣的東西，不管怎樣，他們還是盡力地工作著。有時候他們也會停下來想，辛苦是不會白費的，果能如此，他們將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如果人們能夠觀察過去，揭開歷史，一直追溯到盤古開天闢地，所有過去的大秘密都公開了，人們就可以看到地球上生命的誕生，也可以看到整個人類從毛蟲變成人的進化史。

不，那太不可能了。這樣一想，他們便收回了心，繼續挖掘了半個小時。然後，同樣的念頭又跑出來了。萬一是真的，又怎麼辦呢？他們的心思便如此一起一伏的循環著。

教授第二次去拜訪回來之後，似乎變成了一個沉默寡言、脾氣暴燥的人。唯一能使他兩個助手滿意的是，韓得森聽了他倆的理論之後，很讚賞他們的演繹法。

一切不過如是而已。雖然巴頓還有點懷疑，但在大衞看來，已算小有成就了。可是連續工作了幾個星期之後，巴頓也有點動搖了，最後他倆都深信此一理論是正確的。因為法爾教授和韓得森、巴恩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有時候他們好幾天都看不到他。他幾乎都不願意再挖，並且把所有責任都交給巴頓了，同時，他對巴頓能夠操縱那部大型氣鑽感到相當滿意。

他們一天可以前進幾碼，從脚印間的距離看來，這隻巨獸已經以最快的速度在跑，而且是向前躍進的，可能已經很接近牠的獵物了。幾天之內，他們就可能發現一件東西由古時候的奇蹟所存留下來的悲劇了。從它所顯示的年代，將可以觀察人類的過去。但教授已經暗示得很清楚，這種探測已達到頂點了，所以現在這些看起來都不大重要了。他告訴他們，如果一切順利，在最近幾天之內他們的等待便將結束。除此而外，他什麼都沒說了。

韓得森偶而也來看看他們，他們可以看得出來他正忙的要命。因為最後的試驗還沒有完成，他似乎想談談他的工作，但是仍然沒有談。他們很佩服他的自制力，大衞直覺的感到，那狡滑的巴恩始終保留著自己的秘密。他的名氣很大，東西一定要檢查好幾遍才肯付印出版。如果這些實驗很重要的話！他的小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時候還是難免令人很生氣。

那天一早韓得森就跑來接教授，好像命中註定似的，他的車在路上拋錨了。對大衞和巴頓來說，這是一件不幸的事。因為法爾教授必須送韓得森回去，所以大衞和巴頓就只有步行回營地吃午飯了。當其他多半人員暗示著工作快要完成時，他們也正在準備結束他們的工作。

在兩位年長的科學家把車開走之前，他們站在吉普車旁也談了很久。那是一種很彆扭的離別，因為雙方都知道對方在想什麼。最後，一向很直率的巴頓說：「博士，假如我想要一張恐龍的相片作紀念的話，希望每一樣事情都很圓滿。」因為這種玩笑已經開過好幾次，所以韓得森也早就習慣了。他不愉快地笑著回答說：「我並沒有保證任何事情，說不定這是最大的一次失敗呢！」

大衞鬱鬱不樂的用靴尖檢查汽車輪胎，看看有沒有氣。那是個新輪胎，上面有奇怪的「Z」形，是他以前沒有發現到的。

「無論看到什麼，你務必告訴我們啊！不然我們到晚上還是要來問你到底發現了什麼的。」韓得森笑著說：「如果你倆能從我們現在的情形猜到什麼，就眞可算得上是天才了。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在黃昏之前，我們可能要舉行一個小小的慶功會呢！」

「教授，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

「四點左右。我不希望你們走路回營喝茶。」

「好，有希望了！」

汽車開走了，剩下他倆站在路邊，巴頓聳了聳肩說：「我們越努力工作，時間過得越快。走吧！」

巴頓用氣鑽在挖掘的地方，離主坑有一百碼以上；大衛正在檢視所發現的最後一個脚印。現在已經挖得又深又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隻大爬蟲從那裏開始改變方向了。牠起先是跑著，後來又像袋鼠一樣地跳，巴頓開始懷疑牠是不是一種喜歡快速奔跑的動物。他了解，如果他們的猜測不錯的話，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到他們想看的東西了。

在下午兩點多鐘時，他們已經挖得和以前一樣深了，地面變軟了，巴頓一直專心地向前挖，大衛落在他後面好幾碼，兩人都拼命地工作，連吃飯都忘了。大衛先發現時間已很晚了，趁著氣鑽停下來的時候，走上前去叫他的朋友：「嗨！差不多四點半了。」

「教授來晚了，如果他沒來接我們就先回去，我眞會氣死啦！」

「我們再等半個小時，好嗎？」巴頓說：「我可以猜到有什麼事發生，可能因爲信管或是什麼小東西壞了而耽誤了時間。」

大衛不甘心的說：「我才不管呢，如果要我再走回營地，我不罵他才怪。現在我要到山頂上去看看有沒有他們的影子。」他離開了巴頓，很快地通過那些挖鬆了的石塊，往小小山頭上爬。從山頭可以看得很遠，一直可以看到韓得森和巴恩的實驗室。吉普車就停在那邊，

「教授根本還沒有把車開出來呢！」

大衛狠狠地罵了一聲，已經勞累了一天，還得步行兩哩路。最糟糕的是，他們一定趕不上吃茶了。於是他決定不再等了，下去和巴頓會合。直到他看見山谷那邊有東西出現時，他才停下來。

就在實驗室那邊，煙囪周圍有一團像熱氣般的霧，他們那裏一定很熱，但也不可能熱到那種程度。他注意的看著，驚奇的發現那團霧籠罩了一片直經大約半哩長的一片地區。突然它爆炸了，沒有閃光，只有一些波紋冲向空中，然後就消失了。霧是消失了，兩支大煙囱也不見了。

大衛的脚突然一軟，從山上跌滑下來。他瞪著眼，張著嘴望著山谷那邊，有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就像做夢一般，他在等著聽那爆炸聲。那聲音並不可怕，只不過是一陣很慢而長的隆隆聲而已。大衛注意到氣鑽也停了。連巴頓都聽到了，可知爆炸聲一定比他想像的大得多。

一切都沉靜了。凡是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沒有一樣東西在動。他一直等到休息過來了，才半跑半走，搖搖擺擺地下山去和他的朋友相會。

巴頓用手護著頭，半躺半坐的靠在溝裏。當大衛走近時，他抬頭看看他。雖然有沙土灰塵擋住了視線，從大衛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十分驚恐。

「你也聽到啦！」大衛說：「我想整個實驗室都完蛋了，看在老天爺的份上，我們去看看吧！」

「聽見什麼？」巴頓發呆的問。

大衛奇怪的望著他，但突然想起他在用氣鑽時不可能會聽到其他聲音的……。

木星五號

弗斯特教授的個子很矮，因此他必須特別定做一套太空裝。儘管他在身材上有此缺陷，但卻能以進取心與毅力來彌補它。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去追求他的夢想。但比這件事更了不得的是，他竟能說服了許多勢力龐大的商人、環球會議的代表、與企業公司的主管，他們答應提供經費，資助他製造一艘太空船。雖然他後來又做了許多事，但我仍然認爲這一件是他一生中最足稱道的事了。

當我們離開地球時，「月神」號太空船上總共有六個乘員。除了教授與他的主助手阿辛頓之外，還有駕駛員、工程師及兩位研究生——比爾．華京斯和我。我們以前從未到過太空，因此感到非常興奮，同時，我們並不在乎能否在下一艘太空船發射之前安返地球。但我們的指導教授竟然也有同樣的想法，這點，卻使人感到納悶。他所供給我們的參攷資料意義非常含混，就像「火星人」的原稿一樣，一開始就能看得懂它的人可說是寥寥無幾。因此，如果我能對它作點補充的話，將會是大有幫助的。

因爲我們是要到木星而非火星，所以這次任務的目的看起來有點莫測高深。雖然我們對教授的理論略有所知，但仍然感到疑竇叢生。一直到我們離開地球十天之後，部份的理論才

得到了證實。

當我們回答教授的問題時，他總是凝神地注視著我們。甚至在我們答不出來時，他也總是力持鎮靜，這時我們却會像浮動的海草一樣地不安。我感覺到——當然可能是錯誤的——他正在猜度：我們將會如何作答？他總是一再地看著比爾和我，嘆口氣說：「現在要回答已經太遲了」，然後便以他通常解釋疑問時的口吻慢條斯理地說出答案來。至少，當他對我們說話時的態度常常是如此的。他說：「從我們離開地球之後，我一直找不到機會告訴你們有關這次探險的目的。或許你們也在猜測吧！」

比爾說：「是的。」

「那麼，說來聽聽看！」教授說話時眼神炯炯發光。我竭力想要阻止比爾說下去，但是當你正陷於癱瘓時，你能夠去踢別人嗎？

「你想爲外地球文化的擴張理論求得某種證明——我的意思是說，更多一點的證明。」

「喔！不十分清楚。我想你是想在上面發現什麼東西吧。」

「對極了！比爾！你說得好！太空裏有十五個已知的衞星，它們的總面積大約是地球的一半。如果你有幾個星期可以利用的話，你們想從那個衞星開始去尋找證明呢？」

比爾懷疑地瞄了一下教授，好像認爲他是在諷刺人似地。

「我對天文學知道的並不多。」他說：「但是我知道有四個大月亮，對吧！所以我想從

這些月亮開始。」

「就你所知，埃歐、歐羅巴、嘉尼美廸以及加里斯多四個月球，每一個大約都跟非洲一樣大小。你想照它們的字母順序探測嗎？」

「不！」比爾立卽回答。「我要從最接近木星的那一個開始，然後再向外進行。」

「我想，我們不會浪費時間去試驗你的邏輯程序了。」教授歎聲氣說。顯然，他已等不及要開始講述他的那套理論了。「總之，你是錯誤的，我們並不需要到大月球上去。它們大部份地區都已被探查過了，那兒並無考古學上的價值。我們要去的是一個以前從未有人到過的地方。」

「不是到木星！」我驚訝地說。

「當然不是！再沒比那裡更令人興奮的地方了，但至少我們將比任何到過太空的人更接近木星。」

他若有所思的停了一下。

「這是一件奇怪的事，你知道——或許你還不知道——在木星的衞星之間旅行，儘管它們之間的距離小的很多，但幾乎是跟在行星之間旅行一樣困難。」

我們知道那是因爲木星有著極大的重力場，而且它的衞星運轉很快之故。最裏層衞星的運轉速度跟地球一樣快，而且從嘉尼美廸（木星的衞星，乃是太陽系中最大的星。）到最裏

層的衞星，雖然只要一天半的時間而已，但所需要的燃料，等於從地球到金星的行程。

「這就是我們預定的旅程，因爲沒有充分的理由來花費如此鉅資，所以至今還沒有人嘗試過。木星五號的直徑只有三萬公里，因此不可能十分有趣。即使有些外層衞星較易探測，但由於不值得去浪費火箭燃料，所以至今還沒有人去過。」

「那麼我們又爲什麼去做此一無謂的耗費呢？」我不耐煩地問道。整件事聽起來就像一場野鵝追逐賽，既有趣而又無眞正危險，可是却引不起我多大的興趣。或許我得承認——雖然我不想開口說話，像其他人一樣保持緘默——此刻我並不相信弗斯特教授的理論。雖然，我知道在這方面他是很卓越的，但我確實無法接受他怪誕的想法。畢竟，由於證據不足，而且結論太出人意外，所以人們不得不懷疑其可行的程度。

或許你還記得，當第一次火星探險發現它不只是一個而竟有兩個古代文明的遺跡時，人們的那份驚訝吧！這兩種文明都非常進步，但早在五百萬年前就已消失了，其原因至今仍然不詳。

這兩種文化相處的非常融洽，彼此之間不像有任何衝突。一族似乎是昆蟲類，另一族則像是爬蟲類。昆蟲類似乎爲原始火星人。爬蟲類稍後才來到火星，被稱爲「未知文化」。

因此，至少弗斯特教授堅持地認爲，此兩族人都持有太空之旅的秘密，因爲他們那種特殊十字形城市的廢墟，在水星上到處可見。弗斯特教授相信他們曾試圖征服其他星球——地

球及金星，由於地心引力太大而終於放棄。雖然弗斯特教授認爲在月球上發現「未知文化」遺跡將只是遲早的問題，但過去探測月球的成績令他非常失望。

傳說上對「未知文化」的理論乃認爲它們是一種來自小行星或衞星的族類，他們能與火星人和平相處，是宇宙歷史中唯一爲吾人所熟知的另一優秀族類，也與火星文明同時衰退了。

但是弗斯特教授卻有更深遠的看法：他深信未知文化早已從星際太空進入了太陽系。沒有人相信這個理論，固然令他非常失望，但因爲他不是一個樂於附合大衆的人，所以失望程度卻也不是很嚴重。在弗斯特教授陳述他的計劃時，從我坐的位置，可以由座艙窗口看到木星。它的景色極其美麗，我能分辨出赤道雲帶，而且當小星星靠近行星時，也可以清晰地看見它們。「如果傑克願意虛心學習的話，」弗斯特教授繼續說道：「我將告訴你爲什麼我們不遠千里的離家探險。你們知道去年我就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水星微光帶遍尋廢墟遺跡。也許你們讀過我在倫敦經濟學校做的專題指導，或許你們當時都在場——我記得當天講堂後面有一陣騷動。」

「那時候我沒提到我在水星上發現了未知文化發源的重要線索。雖然，當我想單獨嘗試探險時，愚昧無知如赫頓博士那些人在嘲笑著我的經費問題。但是我不打算在我自己計劃此一探險之前，讓其他人到這裡來。在水星上發現的秘密之一是一個保存得很完整的太陽體系淺

浮雕。它並非第一個被發現的——你們都知道，太空圖案藝術在火星及未知文化是很普遍的，但奇怪的是它有著與各種行星不同的符號，其中包括了火星與水星在內。我想那些符號都是有歷史意義的，而且最奇怪的是，連小木星五號——所有衛星中最無關重要的——似乎都引起了極大的注意。我深信木星五號上一定具有解釋未知文化的答案，我就是要去發現此一事實的。」

就我記憶所及，比爾和我當時都沒被教授打動，或許「未知文化」的主人爲了他們某些自身理由才在木星五號上留下了若干遺跡。如果能把它們發掘出來，一定很有意思，但它們不可能有如教授所想的那麼重要。我想他一定會因爲我們不太熱衷於此事而大感失望。卽使如此，也是他的錯，(正如我們以後所發現的。)他自始就不肯作絲毫讓步。

一週以後，我們在最大的衛星嘉尼美廸上登陸。嘉尼美廸是唯一設有永久太空基地的衛星，上面有一座天文台以及一個擁有大約五十名科學家的地球物理工作站。他們非常高興有遠客來訪，但由於教授急著加添燃料，再度起飛，所以我們並未久留。我們計劃探測木星五號的壯舉自然引起了他們很大的興趣，但教授不願多談此事，又把我們盯得很緊，所以我們也就只好三緘其口了。

嘉尼美廸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我們打算在回程時再多逛逛。因爲我已經答應爲另外一本雜誌寫一篇專題報導，在這裡就不作贅述了。(閣下或許願留意一下明春的國家星球地

理雜誌。)從嘉尼美廸到木星五號的行程只要一天半，但看到眼前愈變愈大直到遮住了整個天際的木星，我們感到很不舒坦。我對太空很不內行，但我不得不想到那引力極大的目的地。這種降落很容易出毛病，若是燃料耗盡，我們就永遠別想回到嘉尼美廸，甚或要墮落到木星上了。

但願我能形容得恰如其分，如此龐大的星球，挾著狂風暴雨在前面的天空旋轉，最後，木星在我們眼中不再增大了，我們搖晃著進入了五號的軌道裏，而且很快地趕上正繞著行星運轉的小衛星，我們全部擠在控制室裡等著瞧瞧目的地。至少，所有能進得來的人都這麼想。比爾和我被擠到走廊上，只能伸著脖子向前望。我們的駕駛員金斯里．西萊，坐在駕駛座上紋風不動，尹瑞克．福爾頓是位技術員，他若有所思地邊舐著鬍鬚邊注視著燃料錶；東尼．葛羅維斯則在航線圖板上忙著一些複雜的事情。

教授緊貼著望遠鏡，突然間聽到他倒吸氣的咻咻聲，吓了我們一大跳，一時室內寂然無聲。教授給西萊打了一個手勢，西萊過來抓著接目鏡，然後也有著同樣的反應。西萊看完了交給福爾頓，再輪到葛羅維斯，大家就不覺得有那麼新奇了。輪到我時，我也搞不清到底在看些什麼，也許那就是一開始使我大失所望的原因。眼前所呈現的是個小凸月，它「黝暗」的部份因受木星的反射光，也微微發著光，這就是所有能看得到的了。從望遠鏡再看得久些，就能夠有新的發現。在衛星表面有些十字線，很快地，我的眼睛就被這些花紋吸引住了。

它們整整齊齊地裹住了木星五號，就像我們用經緯線來劃分地球那麼準確。連我也看傻了，後來比爾把我推開，輪到他來看。

我記得最清楚的另一件事就是當我們接二連三發問的時候，教授那副志得意滿的模樣。

「當然了。」教授說：「這景像對我而言，可驚訝的程度倒不像你們那樣。除此之外，我在水星上還發現了一些其他的證據，我有位朋友在嘉尼美廸天文台上，過去幾週來，他被這些衞星搞得忙碌異常。對任何一位非太空人來說，那都是很值得驚訝的事。大的儀器都用來注視外銀河的星雲，小的則用來觀測木星。

「天文台對木星五號所做的事，只不過是測量了一下它的直徑，照了幾張照片而已。那些照片還不如我們剛剛所看的清楚，不然的話，我們早就可以做個調查了。我的朋友勞頓卻在百公分反射望遠鏡裏發現了它們，同時也看到了一些早該被發現的景象。木星五號雖只有三萬公尺直徑，但卻比依造其本身大小而應有的亮度來得更亮些。當你比較它反射的能力——它亮度上的………………」

「它的反照率。」

「謝謝你，東尼——你發現它是超乎尋常的一個反射體。事實上，它確實像一個擦亮的金屬器而不是一塊岩石。」

「您已經把它說明得很清楚了，」我說道：「這個族類必定是用了某一種外殼把木星五

號罩了起來——像在水星上蓋的圓頂一樣，只不過它來得更大一些而已。」

教授憐憫地看著我。「你還是沒有猜對！」他說。我認爲這是不公平的，老實說，在這種情形下你可能做得更好嗎？

三小時後，我們在一塊一望無際的砂質平原上降落，當我從窗口向外望時，眞覺得自己是多麼的渺小。一隻匍匐在大貯池上的螞蟻可能會有如此的感受——掛在天際朦朧的木星星體更加無法與之比擬。卽使教授往昔的自負現在似乎也給天雲懾住了。

這塊平原並非平坦無奇，大塊大塊金屬板相接合的地方有著很寬的條紋，只見從四方輻軸而來，穿插其上，形成了一個十字形圖案，正如我們先前所見一般無二。

大約二百五十公尺之外有一個小低丘——在大自然的世界裡什麼會是一個小丘呢？從太空中經過一番愼重的測量之後，我們找到了它。這是六個預定降落點之一——其中四個是在與赤道距離相等的地方，另兩個在南北極。很顯然地，這些就是探測的入口處。有人或許會認爲在空氣稀薄、引力輕微的星球上，穿著神氣的太空裝散步，一定是件很有趣的事。其實不然，因爲有太多的因素要考慮，太多的儀錶要校對，還要預防一些意外事故，以致精神上的緊張遠超過了太空逍遙的樂趣——至少，對我本人是如此。但我必須承認，當我爬出太空艙時，是如何的興奮，此刻所有的顧忌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木星五號的引力很小，想在上面散步都不可能。我們就像登山隊隊員一樣綑綁在一起，然後靠後座力式手槍的後座力來推動

我們橫向前進。兩位老經驗的太空人福爾頓和葛羅維斯則分站在兩端，以防止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所引起的騷動。到達目的地只要幾分鐘，那是一個既寬又低的圓形，圓周至少有一千公尺長。我懷疑它是個龐大的氧氣密室，大到足以容納整艘太空船。但除非運氣好，否則我們沒有辦法進去，更因為控制機械裝置的部門無法再運動，即使進了去，我們也不知如何操作。當你被鎖在外面，無法進入這個人類考古史上最偉大的發現物的裏面時，簡直無法想像還有什麼事情會比這更艱難的了。繞著圓頂走了四分之一圈後，我們才找到了個開口——這開口很小，只有兩公尺寬——它近乎圓形，但在短時間裏我仍然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麼。過了一會兒，無線電傳來東尼的聲音：

「那不是人為的，而是隕石撞出來的。」

「不可能，」弗斯特教授抗議道：「簡直造的太整齊了。」

東尼固執地辯論說：「大隕石常常會撞出圓形的，除非它們只是輕輕地碰了一下。諾！請看在洞口的邊緣，你會注意到有一種東西爆炸後所留下的痕跡。也許是岩層和隕石給蒸發掉了吧！我們找不到任何的碎片。」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金斯里插嘴說：「這種現象的存在有多久了？五百萬年嗎？我很奇怪我們却沒有發現其他的撞口呢。」

「或許你說得對，」教授已經太興奮而不願再與人爭辯了。「無論如何，我打頭陣。」

「好吧！」金斯里說道，身為隊長，在這種情況時，他有最後的決定權。「我給你二十公尺長的繩子，同時坐在洞口，以便隨時保持無線電通話。要不然的話，金屬殼會干擾你的信號。」

弗斯特教授當仁不讓的第一個進到木星五號裏面去了。我們都緊擠著金斯里，以便聽他報導教授進行的狀況。

教授沒能進到多深，正如我們早先所想像的，在外層裏還有一層。教授可以直直在站在當中。他手電筒照得到的地方，就是支柱與桁樑做成的過道。能看到的就是這麼多。化了廿四小時漫長的功夫才又深入一層。快到廿四小時的時候，我記得我曾問過教授，為什麼我們沒想到帶些個爆炸物呢？

教授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說道：「這兒只要有一點爆炸物，就足以把我們都送上西天。」他說：「但是在還能找到其他方法以前，我不打算冒險造成任何損壞。」

這也就是我所說的耐心了，但我能看出他的心意。畢竟，他已花了二十年心血來研究，再等上幾天又算得了什麼呢？

大夥兒已決定放棄了第一條路之後，比爾．赫金斯又發現了可以進去的路。靠近這個小星球的北端，他發現了一個因流星撞擊而成的大洞口——約有一百公尺寬，並且切開木星五號的內外兩層金屬殼，而使最裏面一層也露了出來。如果久等候下去，一定會有別的隕石進

入，而將最裏層穿透的。洞口剛好足夠一個人穿著太空裝進去。我們頭先脚後，每次鑽進一個人。我眞不希望再有好似掛在廣濶的天空，或者像是懸在聖彼得大教堂頂下的一隻蜘蛛那種奇異的感受了。因爲藉手電筒光無法量出距離，所以我們只知道我們所飄浮的空間非常廣濶，但到底有多大則搞不清楚。在這個沒有空氣，而且一塵不染的洞穴裡，靠手電筒的細長光束當然是看不清楚的。當我們照到上面的屋頂時，所看到的是在遠處有一道道拱形的光彩閃鑠著，向下照時，則除了一束微光外，什麼也看不到。雖然這裡引力很小，但我們仍慢慢地向下降，直到找著了安全繩才控制住。抬頭向上看，仍可見到進口處隱隱約約的微光，雖然看起來很遙遠，但卻令我們放心不少。

就在繩子尾端像鐘擺似地幌動的時候，同伴手上的手電筒就像黝黑的天空所閃鑠的星光一樣，在我附近照耀。我的腦中突然想到了事實的眞象，因而忘了自已還置身半空中，大聲地叫了出來：「教授——我不以爲這是個行星，它根本是艘太空船！」

想想只有傻瓜才會這樣亂叫，我就止住了口。在一陣短暫而緊張的寂靜之後，緊跟著的是有如吵架似的喧嚷。教授的聲音打斷了混亂，我可以聽出他是帶著興奮及驚嘆的口吻說：

「你很對，傑克！就是這艘船把未知文化帶到太陽系去的。」

我聽到有人——好像是尹瑞克．福爾頓——發出了懷疑的聲調。

「簡直太不可思議了，一艘寬三千公里的船！」

「你該知道得更多一點，」教授回答道：「若是一種文明要想傳到另一個星球上去，還能有其他的辦法嗎？一定得造一艘像小行星那麼大，而且能夠自由活動的太空船，但這得要好幾百年的時間才能夠完成。這種太空船本身要能供數代人長期居住，且不需要仰賴外界，所以非這麼大不可。我懷疑他們在發現我們的地球之前，曾經到過多少個行星，還有這種探險到何時才告終止。他們一定有比較小些的太空船能登上行星，而讓母船留在太空，所以這艘船停在這兒，靠近著行星的軌道，可以永保安全，或是等到再度需用的時候，才會離開。這是一個很理想的地方，否則若是把它放在環繞太陽運轉的軌道裏，到時候行星對它的引力，將會使它的軌道逸失，但在這兒就絕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告訴我，教授，」有人問道：「在我們出發前，你是否就猜到這些了呢？」

「我原就希望如此的，所有的跡象都與答案相吻合，雖然還沒有人注意到一些木星五號的破例行動，但也總會存在的。爲什麼它會這麼接近木星，而其他小衞星跟木星的距離則有它七十倍遠？就天文學來講，那根本是沒有道理可說的。好了，別閒聊了，我們還有事要做呢！」

我想，要說我們得到了考古學上最大的發現，那還算是保守的說法。幾乎整個世界——當然指這個由人爲塑造而成的小世界——等著我們去探測。

我們能做的也不過蜻蜓點水似地進行表面上的觀察而已。這兒物質蘊藏量極豐，足夠好

幾代研究人員來發掘。首先，我們得先把從船上接過來的照明灯放低些，這也就是防止我們迷失方向的灯塔，同時也照亮了衞星的裏層。

然後我們順繩而下，直到內層的表面。大約下降了一千公尺左右，在低引力地帶，即使是往下跳也是很安全的，落地時輕微的震動，很輕易地就被我們所帶來裝彈簧的手杖吸收抵消掉了。

在此，我不願多佔篇幅地來描述木星五號上新奇的事。我們已經有相當多的照片、地圖、以及書籍。在這兒我願向各位介紹的是有關第一個進入此一奇異世界的人的觀感。不過感到抱歉的是——我知道這有點兒不易使人相信——我自己也記不得當我跨進這個巨大而像香菇狀的通道進口時的那種感受了。我想當時我很興奮，也被那奇景震懾住，以致於將所有其他的事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如此一個龐然大物，光是照相還是看不出來的，這個印象我倒還記得。因爲引力極小，這個世界的建造者都是巨人——可能有我們常人的四倍高，而我們則像一群侏儒在太空船中爬行。

當我們還沒到外層的下面時，就見到了幾個科學上的奇蹟，我們忙好幾輩子，也還未必能研究得出來。這些球形建築物，一定是從環繞著它的第三層外殼，用人造光照射進來，而且還要保持著氣壓，以防飛散到外面去。在這裡，木星人（我無法避免採用一般人對未知文化族類的稱呼）已經盡他們的可能，準確地創造了這種在久遠年代以前所能創造的偉大景象

了。或許他們也有白天夜晚、四季的變化、以及雲霧露霜，他們甚至還造了個小湖。現在水已經被凍成了三千公尺寬的冰湖了。我聽說教授有計劃要把冰凍的湖水電解而融化，以便再度供給可供呼吸的空氣。一等到外殼入口外側的電源安置好，即可開始行動了。見到他們的傑作愈多，我們就不得不愈欽佩這族人。五百萬年以來，我們大概是首度闖入他們這塊土地的人。

即使他們是別個星球來的巨人，而他們跟我們人類相似之處還是很多。從宇宙的時空觀念來說，兩個族類就僅僅差這麼一點，便錯過了見面的機會，眞是一件可惜的事，我想我們比地球上的考古學家幸運得多。太空中的眞空防止了所有東西的腐蝕——這是我們未嘗預期到的事——當木星人出發去征服太陽系的時候，並沒有帶走巨船裡所有的寶物。在這太空船的最裏層，一切東西似乎都很完整，就像巨船結束長征時的情景，或者這些太空旅行者正把它留下來當作老家的紀念吧！再不然就是他們認爲有一天還要用到這些東西。

不管是什麼理由，每件東西都原封未動，有時候我眞給嚇住了。有時我在比爾的幫助下拍攝了一些巨型牆雕的照片，有時我也會神經緊張地四處張望，半期待地想看到巨人的形影，悄悄地穿過尖門進來完成這些未完成的鉅作。第四天，我們發現了藝術走廊——只有這樣稱呼它最爲合適。當葛羅維斯和西萊一口氣跑完了南半球之後，回來報告我們此一重大的發現。就像某些人所說的，一個民族的藝術會表露出它的靈魂——在這兒，我們能發掘出未

知文化的精華來。即使以巨人國的標準來說，這幢建築物也是很大的，像其他的建築物一樣，它是用金屬建造的，但却絕不致於令人掃興，或是讓人感到粗製濫造。它的頂層高聳入雲，從遠處看來有點像是哥德式的教堂建築。有人稱它爲廟，但我們一直未發現有任何宗教的遺跡。但稱它做「藝術之殿」倒也蠻合適的，而且大家都這樣叫，也就不容易再改口了。據估計，單單在這裏面就有一千萬到二千萬的個人作品——這證明了巨人族所儲藏的藝術品，遠比人類要悠久。在這裡，我發現一個圓形的房間，乍看起來只不過是間六面都是走廊的會議所，我認爲這是一條回到同伴那兒的捷徑。當我滑著向前時，電筒的光照在前面的天花板上，四週的黑壁像在往後倒退。天花板被雕刻得很深的字體遮蓋住了，我忙著找尋熟悉的符號，有時候連室內的地板都無法去注意。當我看到雕像時，不由得停了下來，把電筒光對著它照，且仔細地看。

當一個人看到一件偉大的藝術傑作時，那種感受是永遠無法抹去的。在我眼前的這件作品，就令我有這種震撼。他們的雕塑技藝精湛，栩栩如生。

這隻瘦長的爬蟲頭部直對著我，視而不見地瞪著我看。兩隻手掌合著放在胸前，一付聽天由命的神態。另外兩隻手拿著盾器，不曉得是在幹什麼？長而有力的尾巴——有點像袋鼠尾，可能是用來平衡身體的——伸展到地上，給人一種平靜安逸的感覺。

它的面孔及身子都不像人類，它沒有鼻孔，只是在頸子上有個像火雞垂肉似的開口而已

。然而這副樣子使我感概良多。藝術家們對時間與文化的聯繫，已經到了我認爲不可思議的程度。後來弗斯特教授所下的結論認爲「這不是人類——而是人性的發揚」。

有許多事是我們無法與這世界的創造者分享的，然而，對所有那些眞正重要的事情，我們却能同樣體會得到。就如同一個人可以看出狗跟馬的表情來，因此，我也能感受出擺在面前的藝術傑作所代表的作者意念。這是智慧與權術的結晶——舉例來說，有如貝利尼著名的道奇．羅里達諾（Doge Loredano）肖像，表現出平靜與實力。然而，它也有憂愁的一面——一個勵精圖治的民族到頭來却有着徒勞無功的哀傷。

我們仍然搞不清爲什麼木星在藝術品上就僅有這麼一個雕像來表現。任何人都無法想像如此進步的族類還會有什麼禁忌。或許要等到我們解開了雕在牆壁上的文字之謎以後，才能獲得答案。

然而，我已經能推測出這件雕像的目的了。它之所以放置於此，是用以迎接世世代代來朝拜製作雕像者的人們，或許這也就是爲什麼它被雕刻得比實際小的原因。甚至早在那個時候，他們就已知道未來將是屬於地球及金星上那些比他們身材小得多的人了。他們曉得身材的大小，如同時間一樣，都會成爲一種隔閡。

幾分鐘之後，我跟著同伴回到船上，急著要告訴教授這個新發現。他正在那兒假寐，自從來到木星五號以後，他平均一天只睡四個多小時，當我們穿出外殼，再度站在繁星下面的

時候，木星的金色光亮，把木星五號表面照得通亮。

「喂！」我聽到比爾用無線電叫著，「教授發動太空船了。」

「胡說，」我反駁道：「我們剛離開那兒。」

然後我回頭來證實了比爾講得不對。但我們却正有客人來訪。

第二艘船落在幾千公尺以外，就我這個外行人的眼光看來，好像跟我們的船一模一樣。當我們快速跑過隔阻室的時候，發現教授朦朧的眼睛中充滿著喜悅。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三個客人之中竟有一位迷人的褐髮美人。弗斯特教授帶著倦容介紹道：「這位是蘭道夫．梅斯先生，科學小說家，我想你們必已久仰他的大名了。這位是——」他轉向梅斯說：「很抱歉，已忘了他的大名。」

「我的駕駛員唐納．霍布斯京——我的秘書瑪麗安．密契爾。」

在「秘書」兩個字之前他稍稍頓了一下，但已在我腦中閃過了一個信號。我儘量不使我的眉毛上揚，但仍碰上了比爾打給我的眼色，不用說都知道，那是：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一樣，眞該感到慚愧。

梅斯是個高個子，頭髮稀疏，面色憔悴，裝出一付任何人都能感覺出來的非常沒有誠意的和藹態度——一個必須與衆相友善的保護色。

「我想這對你我都是個驚奇。」他用一種過分誇張的熱忱說：「我實在沒預料到有人會

比我先到這兒，也未曾期望到會發現這些奇景。」

「是什麼促使你到這兒來的呢？」艾辛頓避免用可疑的口氣說道。

「我正要解釋給教授聽，我能用一下那本小册子嗎？瑪麗安妮？謝謝！」

他抽出了一疊很好的太空畫傳給大家，那是由人造衞星上所顯示的行星——當然，這是個很平常的主題。

「你們從前必已看過這種東西，」梅斯繼續說道：「但這次稍微有點不同，這些畫已經有將近一百年之久，是由一位查斯萊．邦尼斯特畫的，在一九四四年的「生活」雜誌上曾經刋登過——遠在太空旅行之前就已開始。此後「生活」雜誌就派我參加這次探險，來比較想像中的太空與它眞實的面貌有什麼差異。在百年紀念刋上，他們將一頁不漏的刋出太空眞貌的照片。很好的主意，是吧？」

我必須承認這一點。但這使得事情更爲複雜了，我猜不透教授是怎麼個想法。然後我又瞥了端莊地站在一旁的密契爾小姐一眼，想著或許能從她那兒找到一點補償。

在任何其他環境之下，我們都會高興遇見另外的探險隊，但此時却必須考慮到誰先誰後的問題。梅斯一定會先我們返回地球，他已達成了任務，而且所有的膠卷都在這兒用完了。很難想出如何能阻止他，我們甚至還不能確定是否有必要這麼做。我們可能得到全力的支持，但我們更寧願在自己可支配的時間內依照自己的辦法來做事。我担心教授的機敏度有多強

，也害怕最壞的情況會發生。

起初雙方的關係還算好。幸虧教授能想出兩隊隊員配搭工作的好主意，因此我們能同時兼作嚮導與監督。探測小組人數的增加，大大地提高了我們工作的效率。在這裡的情況之下，任何人單獨的作業都是不安全的。這點給我們的阻礙很大，梅斯一夥人到達的那天，教授向我們提出了他的計策。

「我希望我們彼此能處得很好，」他急切地說：「就我本人的看法，只要不亂拿東西，以及不在我們返回地球之前，把他們所作的紀錄帶回地球，那麼他們可以隨意到任何地方，並且隨意攝影。」

「我想不出如何防止他們這樣做。」艾幸頓抗議道：「哦！我原不打算這樣做，但是我已經申請了木星五號的優先探測權。昨晚就通知了嘉尼美廸站，現在可能已到達海牙國際法庭了。」

「但是沒人能為自己申請太空物體的主權，早在上一世紀的月球探險法中就規定了。」

教授詭譎地笑了笑說：「請記住，我不是想霸佔任何太空物體，只是以世界科學機構的名義在申請一堆廢墟的主權罷了。梅斯從這裡拿走任何東西都算是偷竊，明天我要把這情形很客氣地解釋給他聽，以防他動這個腦筋。」

把木星五號看成一堆廢墟，確實是個古怪的想法。我可以猜想到回到地球之後，必定會

展開一些法理上的爭論。目前，教授的主張給了我們一些保障，也打消了梅斯蒐集紀念品的念頭——這是我們所深切希望的。

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來配對，我設法跟梅麗安妮一起去逛五號的內部。梅斯似乎並不在意，事實上，他也沒有在意的特殊理由。太空衣就是設計得最完美的甲胄——真該死，想到那去了——自然，我首先就帶她到藝術走廊去看看我們發現的東西。我用手電筒照著雕像，她在那兒佇視良久。

「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最後她深深地嘆了口氣說：「想想看，百萬年以來它一直都在不見天日的地方等待著！你得給它取個名字了吧？」

「是啊！我把它叫做『大使』。」

「為什麼呢？」

「哦！因為它就像是使節一樣地迎迓我們。當初雕刻此像的人就知道將來有一天會有人到這兒來，並發現這塊地方。」

「我認為你說得很對，『大使』這個名字取得很好。你真聰明，大使是個很尊貴的職務，但也有悲哀的一面，你認為如何呢？」

我可以看出來梅麗是個非常聰明的女人。她能看透我的心意，對我引導她看的東西也同樣地發生興趣，這是值得佩服的。但她最感興趣的還是『大使』，因此看了又看。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當梅斯也看過了以後吧！）「你知道吧，傑克」，她說：「你必須把雕像帶回地球去。想想看它將引起多大的轟動！」

我長嘆了口氣：「教授也願意這麼做，但是它有一噸重，我們燃料不夠，要等到下一次再來了。」

她給搞迷糊了。「這兒的東西拿起來都不重啊！」

「那是不一樣的，」我解釋給她聽：「重量跟慣量是兩回事，慣量是一種……算了。不管怎麼說我們都沒辦法把它帶回去。西萊隊長已經肯定地告訴過我。」

「多可惜啊！」梅斯安妮說。

我把這次談話全給忘了，直到出發的前夕才想起來。那天我們忙著整理行李和裝備（當然也留下了不少東西以供爾後使用），所有可用的照相材料都用完了。誠如安史東所說的，萬一遇到了個活的木星人，便只有失之交臂了。晚上我想大家都需要休息一陣子，好好地輕鬆輕鬆，把印象重新整理一下，以便從外來文化的沖激中回復過來。

梅斯的「亨利露茜號」太空船也快準備起飛了。我們將同時起飛，這是最合教授意思的安排，因他不敢信任梅斯而把他們留在五號上。

在檢點東西的時候我們將每樣東西都放置好了。但在作最後檢查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六捲曝過光的底片不見了。它們是一套整個藝術之廟的照片，苦思一番後，才記得這是由我保

管的，當時我很小心地將它放在廟內一個架子上，準備到時候再去取的。

離起飛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教授跟阿辛頓都還在假寐。我沒有理由不溜回去找尋忘了拿的東西，也知道東西忘了會挨罵的，而且來回只要三十分鐘就夠了。因此，為防萬一把事情告訴比爾後，我就去找了。

當然照明灯不再照了，五號內部的一片黝黑令我窒息。我留了盞手提大灯在入口處，帶著手電筒往下沈，十分鐘後，當我拿到了遺忘的軟片時，才舒了口氣。

很自然地，我向『大使』致告別禮，或許好幾年以後才能再看到它了，這個平靜、謎樣的雕像早已令我著了迷。很不幸地，著迷的竟不只是我一個人而已，因為雕像早已不見了，密室已是空空如也。

我想我可以儘速回去，隻字不提，以免費盡口舌也解釋不清。但一想到他們自作主張，我就非常憤怒。所以一回去，我就把教授搖醒，把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

他坐在床舖上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之後就罵了梅斯那夥人幾句難聽的話——這些粗話也不必在這裡重覆了。

西萊說：「我搞不清他們是怎麼把它給抬出去的。如果……事實上已經被搬走了，我們應該看到的啊！」

「這兒有許多可以藏的地方，他們可以等到附近沒有人的時候才把它從五號裡面拿出來

。即使這兒地心引力小，搬起來也是蠻費事的啊！」伊瑞克．福瑞克帶著讚佩的口吻說道。

「沒有時間放馬後砲了！」教授咆哮著：「我們還有五個小時來想辦法解決這件事。在那之前他們也不可能起飛，因爲我們剛剛才經過嘉尼美廸的正對面，你說對吧？金斯萊。」

西萊點點頭表示同意。「是的，我們必須在進入變換軌道之前到達木星的另一邊——至少，這是一個合理而經濟的辦法。」

「好吧！這樣我們還有一段可利用的時間，其他人還有什麼意見嗎？」

現在回溯整個事件，我認爲我們所能採取的手段似乎有點野蠻。因爲這不是一件我們在幾個月前想像不到的事，然而我們卻大意疏忽了。遠離了地球上的人類之後，每件事看起來都顯得有點異樣。這兒沒有法律，我們必須制定我們自己的……………。

「我們是否能設法阻止他們起飛呢？譬如說去破壞他們的火箭。」比爾問道。

西萊壓根兒不喜歡這個辦法。「我們不能採取激烈的手段。」他說：「而且，唐赫金斯是我的朋友。假使我破壞了他的太空船，他是決不會寬恕我的。同時，萬一做得太過火而永遠無法修復，那也是十分危險的。」

「那麼放他們的燃油，」葛羅維斯簡潔地說：「他們可能都睡著了，座艙裡沒有灯光。我們只要把管子接上，把油抽過來就行了。」

「好主意。」我附和著：「但我們之間相隔了二千公尺遠。我們的油管有多長啊？它有

一百公尺長嗎？」

其他的人都充耳不聞，好像這樣做是很卑鄙似的，他們在繼續想別的辦法。五分鐘之後，技術員已將一切準備妥當了。我們只要穿上太空衣就可以開始進行了。

我決沒有想到加入這個探險行列後，有一天要像舊日冒險故事裏的非洲脚伕一樣，把東西頂在頭上走。尤其頂著的是六分之一的太空船（因爲船身太短，弗斯特教授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更非易事。現在油箱是半滿的，但太空船在這低引力的地方也有二百公斤左右。由於它的慣量未變，我們只得在船身下，慢慢將它舉起來，然後大夥頂著船走了相當久，眞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輕鬆。很快地，兩艘船已經並排在一起，而沒被任何其他的人發現。亨利露茜船上的人都睡得很香甜，好像他們已預料到我們會這麼做似的。雖然我還有點喘氣，但看到西萊和福爾頓把加油管從隔阻室抽出來，迅速地接到他們船上的時候，內心就有一種如同在孩提時代玩冒險遊戲時所得到的快慰感。

「整個計劃眞是美妙極了。」當我們站在一起監視著的時候，葛羅維斯對我說：「除非他們跑出來把油管解開，否則他們毫無辦法阻止我們。我們五分鐘內就可以把他們的油抽乾，而他們從醒覺到穿好太空衣就已經過了兩分半鐘了。」

一種突然的恐懼侵襲了我。「假使他們發動火箭準備逃跑呢？那麼我們就給打成肉醬了。」

「不會的，他們一定會先跑到外面來看看是怎麼回事。呵！已經開始抽油了。」

油管漲得像高水壓的消防水管那麼硬，我知道油都抽到我們的油箱裏去了。現在亨利露茜船上的灯隨時都會打開，那些受驚的船員也會急忙地跑出來。當他們並沒有如預期那樣行動時，倒顯得有點反常。他們一定睡得很甜，而竟然無法感覺到邦浦抽油的振動。抽完油之後，好像沒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整個過程非常順利。西萊和福爾頓小心翼翼地折了油管，又把它放回隔阻室裏。

「好了吧？」我們問教授下一步該怎麼辦？

教授沈思了一會說道：「大家都回到太空船上。」

我們脫掉太空衣之後，大家聚在控制室裏，教授坐在無線電發射座上，按了按緊急訊號。當他們的自動收報機發出警報時，這些睡意正濃的鄰居幾分鐘之內就會醒過來的。

電視螢光幕上閃現了看來受了驚的梅斯。

「喂！弗斯特，」他尖叫著，「怎麼一回事啊？」

「沒什麼事，」教授用他那副沒表情的面孔回答。「但是你們失掉了一些重要的東西。看看你們的燃料錶！」

螢光幕空白了，過了一會兒有一陣咕咕噥噥及吼吼叫叫的混雜聲，梅斯又出現在螢光幕上，臉上充滿著困惱及驚嚇的樣子。

「發生了什麼事？」他很生氣地問道。「你們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在回答之前，教授讓他喘息了半天。

「我認爲你最好把事情講明白，招認算了。」教授說：「你走不了多遠了。」

梅斯瞪了教授一眼，然後反駁道：「等著瞧！我一定——」螢光幕又是一片空白。

「他現在必定是爬下來了！」比爾開心地說道：「他簡直別無他途了。」

「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福爾頓警告地說：「假如他眞不屈服的話，他儘可坐在那兒，用無線電通知嘉尼美廸要個油箱。」

「那樣做對他會有什麼好處呢？他得要花費好幾天的功夫，而且還要浪費一大筆錢。」

「不錯，但是他仍然持著那個雕像。要是他不死心的話，他還可以從打官司把錢贏回去的。」

他一定已經攷慮過了。

隔阻室的灯亮了，梅斯沉重地走進房間。他表現出一副想和解的面貌。在走過來之前，

「好吧！」他溫和地說。「所有這些勞什子事對你們有什麼好處嗎？」

「你完完全全知道，」教授無情地反駁道：「我說得非常清楚，五號上的任何東西誰都不能帶走。你們已經偷了那些不屬於你們的東西。」

「講理點好嗎？它是屬於誰的？你不能把這行星上的每一樣東西都說成是你個人的財產

吧！」

「這不是什麼行星——它是個太空船，而且財物處理公法在此地仍然有效。」

「老實說，那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論點。你難道不認為該等到獲得法官的裁決再說嗎？」

教授很冷峻地控制著自己，但是我看得出來這種緊張氣氛太可怕了，隨時都可能爆發。

「聽著，梅斯先生！」教授用一種不祥的鎮靜口吻說道：「你們拿走的雕像是我們在這兒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發現。我會以你們並不知道做錯了什麼，以及無法瞭解一個像我這樣的考古學家的觀點而原諒你們。把雕像還給我們，我就把你們的油再泵回去，而且不再追究。」

梅斯若有所思地用手摸著下巴：「我真不明白你們把這兒所有的東西都估量過以後，竟然對一個雕像如此小題大作。」

就在那時候，教授犯了一次他少有的錯誤。

「你說話的口氣，就像是一個人在偷了羅浮宮裡「蒙娜麗莎的微笑」的畫以後，還強辯說：因為還有別的名畫在那裡，所以沒人會再懷念它。這個雕像在地球上是沒有任何作品可以與之媲美的，這就是我決心要把它歸還原位的理由。」

當你在跟別人討價還價的時候，你決對不能表現出你是非常迫切的需要那件東西。我看到梅斯眼中貪婪的目光時，就暗自說道：「唔，他可要有苦頭好吃了。」我記得福爾頓向嘉

尼美廸申請油箱時所說的話。

「給我半個小時想想看。」梅斯說完對著空氣櫃。

「很好，」教授語氣強硬地回答：「只有半個小時——決不能超過。」

我必須承認梅斯很有頭腦。五分鐘內，我們就看到他無線電的天線開始迴轉定位，直到對準了嘉尼美廸才停。

自然我們想竊聽，但是它發出了干擾來作防範，幾分鐘後，答覆來了，當然也是帶著干擾以防竊聽的。在等下一步的發展情形時，我們開了個緊急會議。教授現在變得非常固執，任何事情都阻止不了他。他知道誤估了對手，這點使他更加憤怒。

我想梅斯一定有點領悟過來了，因為他回來的時候還有了生力軍。唐納——他的駕駛，有點不自在的跟著他來。

「教授，我已經把事情弄妥了。」他裝模作樣的說道：「雖然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但如果我堅持的話，我可以不要你幫忙就把油弄回來。然而，我承認如果我們雙方達成協議的話，那就全省了不少時間和金錢。讓我告訴你，把燃油還給我，我就把所收藏的其他紀念品還給你。即使要等到下週三、四，我才能回到嘉尼美廸，我還是堅持要保有蒙娜麗莎。」

教授嘴裡雖然罵著呪人祖宗八代的話，但我相信跟別的呪語差不多。罵了之後似乎覺得舒暢不少，但卻變得邪惡而偽善。「親愛的梅斯先生，」他諷刺道：「你是個十足的騙子，

我一點也不在乎跟你談判。我準備以武力解決，而且法律會坦護我的。」

梅斯看來略受驚嚇，雖然不必怕些什麼，我們開始在門的四周站好戰備位置。

「請不要這麼傷感情好嗎？」他傲慢地說道：「現在是廿一世紀，不是一八〇〇年的西部拓荒時代。」

「一八〇〇年代」比爾道，他是個凡事講求精確的人。

「在決定採取任何手段以前，我們必須把你拘留起來，讓你自己攷慮攷慮。西萊先生把他帶到B艙去。」

梅斯苦笑著挨著牆走過去。「教授，說正格的，這簡直太孩子氣了。你不能強迫我留在這裡。」他向亨利露茜號船長拋了個求助的眼色。

唐納．赫金斯撣了撣制服上的灰，為了大家的利益，他宣稱：「我拒絕捲入這場鄙俗的爭吵。」

梅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神情沮喪，看了看他有足夠的閱讀書籍之後，我們就把他鎖進去了。

當他給帶走的時候，教授轉向正以羨妒的眼光看著我們燃料錶的赫金斯，他禮貌地說：「隊長，我能索回他嗎？你不希望和你的老板同流合汚吧？」

「我是中立的。我的職責只是平安地駕駛太空船往返此間，你們的事可以自行解決。」

「謝謝你，我想我們彼此相知甚稔，如果你回去能把這件事向他們解釋清楚，那是最好不過了。幾分鐘之後再跟你聯絡。」

赫金斯隊長有氣無力地走到門口，要離開的時候，他轉向西萊說道：「金斯萊，順便問一下，」他拉長了聲調又說：「你們有沒有想到要逼口供啊！如果想的話告訴我，我有些好主意。」說完就走了，留下了我們和人質。

我想教授是打算作直接的交換，他並沒有跟固執的瑪麗安妮嚕哩嚕嗦。

她說：「蘭道夫自己活該，但我看不出來那又有什麼分別。他待在你們船上如同在自己船上一樣舒服，你們對他也無可奈何。當你們對他感到厭煩的時候，請告訴我。」

好像我們已無計可施了，我們似乎聰明過度，反而弄得黔驢技窮。雖然扣押了梅斯，但也無濟於事。

教授背對著我們站在那兒，愁眉苦臉的凝視著窗外，木星廣大的體積幾乎佔據了整個天空。

「我們必須使他相信我們是在談正經事。」說完了之後，他突然轉過來對著我，「你認為她真的喜歡這個無賴嗎？」

「呃——我並不感到驚訝，我想應該是真的。」

教授看來若有所思，然後對西萊說：「到我房間來，有事要和你商量。」他們離開了——

段時間，回來時候兩人臉上都有著一種不可名狀的得意表情。教授還帶著一張寫滿了數字的紙頭，他走向無線電向亨利露西叫。

「喂！」瑪麗安妮的回答是如此迅速，顯然她一直都在等候著我們。「你們是不是決定取消了，我真煩透了。」

教授面色嚴肅地看著她。

「瑪麗安妮小姐，」他回答道：「似乎你們並不把它當一回事。因此，我正在安排一呃——爲了你們好的一個小表演。我打算把你們的老板放在一個會令他急著要你們儘快把他救出來的地方。」

「真的嗎？」瑪麗安妮曖昧地回答——雖然我認爲她講話的語調裏帶著點憂慮的口吻。

「我不知道，教授慢條斯理地接著說道：「你們對天體力學了解多少，嗯？無論如何，你們的駕駛員會證實我所告訴你的一切。赫金斯，你願意嗎？」

「你請便吧！」從背後傳來一陣吃力又冷漠的回答。

「那麼請仔細聽著，瑪麗安妮小姐，我要提醒你關於我們在這些衞星之中——非常危險的——的奇特位置。你只要看看窗外就知道，我們目前是多麼接近木星。我無需再提醒你木星迄今是所有行星中引力場最大的一個，你明瞭我的意思嗎？」

「是的，」瑪麗安妮回答道，已不再是那麼鎮靜了。「請繼續說下去吧！」

「好的，我們現在置身的這個小世界，繞著木星走一圈幾乎將近十二小時。有一個爲人熟知的理論。那就是從軌道到地心的自由落體要一一七個週期。換句話說，任何東西從這裡掉落到木星中心位置都要兩小時又七分鐘。我確信赫金斯隊長能證實這一點。」

靜默了一會兒之後，赫金斯說：「哦！當然我不能證實正確的數字，但是數目可能很接近。反正，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好極了，」教授繼續說道：「現在，我確信你已了解——自由落體落到行星的中心是理論上的情形。若是任何東西真的從這兒掉到木星的上半空，時間會更快些——希望沒使你感到厭煩。」

「不會的，」瑪麗安妮怯懦地回答。

「真高興聽你這樣說，不管怎樣，西萊隊長已經爲我算出實際需要的時間了，是一小時又卅五分鐘——只相差了幾分鐘，我們沒法保證分秒不差，哈！哈！」

「現在，我們置身的衞星引力場非常小，那是勿庸置疑的，也逃不出你的注意力。它的脫出速度約爲每秒鐘十公尺——而任何東西以那個速度投出去之後，都會一去不返的。是不是赫金斯先生？」

「完完全全正確。」

「那麼現在回到本題上。我們建議把梅斯先生帶去散散步，等到恰好到了木星下方時，

就從他的太空衣裡把反作用手槍抽掉，並且——唔——把他放出去。一等你把偷去的寶物交出之後，我們再隨時用船把他接回來。我告訴你這些，相信你能了解那是生死攸關的一刻。一小時卅五分鐘是很短的時間，不是嗎？」

「教授！」我喘著氣說道：「你不可以這麼做！」

「閉嘴！」他狂叫著：「好吧！瑪麗安妮小姐，你認為如何？」

瑪麗安妮驚恐而疑惑地瞪著他。

「你只是虛聲恐嚇罷了！」她叫道：「我不相信你會做出這種卑鄙的事來！你的同行們也不會讓你這樣做的！」

教授嘆了口氣。「太可惜了！」他說：「西萊隊長，葛羅維斯先生，請你們把犯人帶走，照著我吩咐你們的去做。」

「是的！長官。」西萊一本正經的回答。

梅斯看起來很吃驚，但仍然很固執。「你們想把我怎麼樣？」當太空衣又還給了他的時候，他問道。

西萊把手槍去了皮套，說道：「套上太空衣吧，我們去散散步。」

我知道教授希望做些什麼，整件事就是嚇唬人而已。當然他不會真的把梅斯扔到木星上去，而且不管怎麼樣，西萊和葛羅維斯也不會那樣做的。然而，瑪麗安妮也可能會看穿這騙

局，那時候我們就會被視為愚不可及了。但梅斯卻是無法跑掉的，因為沒有了反作用手槍，他是無技可施的。西萊和葛羅維斯把他的兩隻手臂像拴住的氣球似地拖著朝著天際——木星出發了。

從兩船間的空隙，望到他們的船，我能看到瑪麗安妮正從觀測窗裡凝視著出發的三人小組，弗斯特教授也注視著。

「瑪麗安妮小姐，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兩個手下不是帶著一具空的太空裝，我建議你用望遠鏡跟著瞧瞧。過一會兒，他們就要到達地平線的那一端。不過，等到梅斯先生升空的時候，你就看得到了。」

擴音器沉寂了一會兒，時間好像很長，難道瑪麗安妮真要待在那兒看看到底教授要玩什麼把戲嗎？

這時我已經拿了一副雙筒望遠鏡，搜索著天際線。突然間，我找到了——一陣很微弱的照明彈閃光出現在黃色背景的木星前。很快，對好了焦點，我剛好看見三個人上升到太空。在注視的當兒，他們分開了，其中兩個用手槍來減速，開始朝五號降落，另外那一個則無助地繼續朝著巨大的木星飛去。

我開始疑懼地轉向教授。

「他們真的幹了！」我叫道，「我還以為你們只是嚇嚇人罷了！」

「毫無疑問的，瑪麗安妮小姐是這麼想的，」教授很鎮靜地說。「無疑地，聽著麥克風對你很有用。我希望我不需要再加深妳對這緊急情勢的印象了。就像我以前所說過的情形一樣，從我們的軌道到木星表面的自由落體只要九十五分鐘。當然，如果我們等過了一半的時間，恐怕已經太晚了……。」

他故意拉長了語調，字字穿透了她的心窩。另外一艘船上靜寂地無人回答。

「現在，」他繼續說道：「我打算關掉受話器，使彼此不必再爭吵。我們要等到你把雕像——以及另外幾樣梅斯先生所毫不在意提到的東西放下來之後，再跟你討論。再見！」

漫長難挨的十分鐘過後，我找不到梅斯的蹤影。我想在我們手上發生人命案之前，最好能制止住教授。但是唯一能夠駕駛太空船的就是執行的劊子手，我不知道該想些什麼才好。

一會兒，亨利露茜號的隔阻室緩緩地打開，兩個穿著太空衣的人出現了，並攜帶著那些罪禍之源。

「無條件投降！」教授洋洋得意地喃喃自語，「放到我們船上來，」他對著無線電叫：「我們會爲你打開艙門的。」

他似乎不慌不忙，我焦急地注視著時鐘，十五分鐘已經過了。然後，他聽到隔阻室裏叮噹鏜啷的聲音。裏層的門開了，赫金斯隊長走了進來。後面緊跟著殺氣騰騰的瑪麗安妮。只要給她一把有血斑的斧頭，看起來就像極了克里蒂雷斯拉（希臘神話上，與人私通後又謀殺

親夫的人）我儘力避開她的眼光，然而教授似乎是面無愧色。他走進了隔阻室，點了點失而復得的寶物，搓著手再度出現了。

「好的，那就對了！」他愉快地說道：「讓我們坐下，喝杯飲料，忘了這些不愉快的事，怎麼樣？」

我憤怒地指著時鐘。「你發瘋了嗎？」我吼了出來，「他到了木星一半的路程了！」

教授不以爲然地看著我。說道：「沒有耐心是年輕人的通病，用不著窮緊張的。」

瑪麗安妮首先開口說話了，看起來眞是受到了驚嚇。

「但是你答應過了——」她低聲地說道。

教授突然軟化了，玩笑也開完了，用不著增加他們的痛苦了。「我可以現在就告訴你，瑪麗安妮小姐，還有傑克．梅斯現在跟我們一樣安全得很。只要高興，隨時都可去把他收回來。」

「你是騙了我們嗎？」

「當然不是。我告訴過你的每件事都是眞的，只是你亂下結論罷了。當我說物體從這兒落到木星上只需九十五分鐘時，我省略了——我必須承認，不是意外地——一句話，一句很重要的話，我應該加上一句『對木星來說是靜止的物體。』你的朋友梅斯現在仍舊跟衞星軌道同速度運行。瑪麗安妮小姐，以每秒二萬六千公尺的速度前進呢！」

「喔！是的！我們的的確確是把他從五號上丟向木星，當時扔出去的速度很小，他現在仍在同樣的軌道上運行。他最多——我讓西萊隊長把數字算了出來——只是向內十萬公尺運行罷了。運行一周——十二小時——他就又回到出發點，用不著我們操一點心。」

沉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瑪麗安妮臉上帶著一種受挫與解脫，以及被愚弄後惱怒的表情。然後，她開始責備赫金斯隊長說，「你一定從頭到尾都曉得是怎麼回事——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赫金斯給她一個很傷感的答覆，「你並沒有問我！」他說。

一個小時以後，我們把梅斯拖了回來。他只在二萬公尺的高空，我們很快地由他太空裝上的閃光看出他身上的無線電已被切斷了，我想不到這是什麼理由，但他當然聰明地知道自已沒有危險，若是身上的無線電能通話，他早就跟船上連絡而拆穿這個騙局了。就我個人來說，即使一開始我就曉得自己很安全，我想我也會把這個鬼計拆穿的，在高空上，一定有著可怖的寂寞。令我驚奇的是，梅斯並沒有像我想像的那樣發狂。或許是當我們接近他，把他拉進我們舒適的小艙時，他感到完全地解脫了；或許是他感到在公平的決戰下被打敗，是輸得無憾了。我猜想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吧！

除了我們在離開木星五號之前唬了他這麼一下之外，再沒什麼可談的了。他油箱內的燃油遠超過實際所需要的，其載重量相對地也就減輕了不少。我們有了較多的油，才能夠把『

大使』帶回嘉尼美妯。還有一點，教授開了張借油的支票，每一件事都完完全全地合法。

然而，我必需告訴你一件有趣的結局，就在英倫博物館新藝廊開放的第二天，我去參觀了『大使』，原因之一是想去看看在改變的環境下，它是否仍然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從紀錄上看來，它並不是如此——雖然它仍然很可觀，但對我而言，在布倫伯茲絕不會有像在木星五號那種份量了。）

一大群擠在藝廊裡參觀湊熱鬧的人中，赫然站著梅斯和瑪麗安妮。

最後，我們在赫爾本共享了一頓很愉快的午餐。我願意說一說一件有關於梅斯的事——他毫無怨恨，然而，我仍然對瑪麗安妮感到懊惱。老實說，我想不通她對梅斯先生有什麼情份呢？

受蠱者

因為太靠近太陽，由輻射綫所形成的風景迫使游走細胞回到了太空，直至飄到了夠遠的距離為止。游走細胞所賴以在星星間飄盪的光線強風仍然無法靠近它們的發源地。除非能很快地遇到一個星球，並且能平靜而安全地降落在星球的陰影中，否則它就必須像從前許多次那樣放棄太陽的照射。

它曾經探尋過六個寒冷的太空世界，但都因為無法在上面生存而捨棄了。這些太空如果不是冷得使有機生物無法生存，就是充滿了一些對游走細胞毫無用處的東西。為了生存，它必須找到各種能夠寄生的宿宅。否則，它就得聽從命運的安排而背井離鄉。好幾百萬年以前，游走細胞就已經開始了它的旅程，藉著自己所發出的光，向著星球疾馳而去。但是，即使到現在，它們對那離去已久的故鄉，仍然有著敏銳和清晰的記憶力，那些印象是永遠不會磨滅的。

前面有一個行星正在夜空中旋轉著它圓錐形的陰影，這表示了游走細胞即將在它的長途旅行中得到一個相當美滿的歸宿。

當行星黑色的陰影遮住太陽時，輻射線的強烈衝擊就停止了。在地心引力下，游走細胞

迅速地冉冉降落，直至撞到了大氣層的外緣。它第一次的降落曾經幾乎像殞星般地被毀滅，但是現在它已能由長時間練習所得來的技術，輕而易舉地將自己收縮成一個細小緊密的球狀體。它漸漸把速率減緩了，直到自己能紋風不動地漂浮在天地之間。

多年來，它都是隨著兩極間的同溫層風而漂浮，不然就讓那破曉時無聲的微風把自己從太陽初升的東方吹到西方。它在每個地方都可以發現生物，但是沒有一個地方的生物是有智慧的。這許多生物中，有些是爬行的，有些是飛翔的，也有些是跳躍的，但是卻沒有一種生物可以彼此交談或者相互信賴。十萬年以後，這兒或許會出現有靈性的生物。到時候，游走細胞就可以爲了自身的目的而佔有或控制他們，但現在並沒有這種跡象。很難預言在這個星球上的無數生命中，那一種是未來的繼承者。假如找不到這樣的宿主，游走細胞就沒有希望了，充其量它們只不過是一種電荷，一種在混沌狀態下的物質而已。游走細胞本身的能力並不能控制任何物質，但是它一度曾寄居在一個有心靈知覺的種族之中，因而間接地影響了許許多多的事物。

那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這個星球不斷地被太空來的訪客探測著，但卻未見有什麼特殊的意義或迫切的需要。游走細胞面臨了一種左右爲難的痛苦：它可以再作一次令人擔心的旅行，來繼續尋找它所盼望的地方；或者就在這個世界上耐心地等待，直到有一種能適合它的目的之種族興起。

它像雲霧般地乘著那徐疾不定的風四處飄浮，那些笨拙的爬蟲並無法看到它經過，但是它卻能仔細地去觀察、記錄和分析牠們，並設法推算到未來。（這些生物無一能夠顯示出絲毫的智慧，儘管對這些生物並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但是如果離開了這個世界而去尋求另一個，它可能永無止境地在宇宙間漫游，直到末日。

利用原始的本能，它們可以在兩者之間加以選擇，最後它作了決定，大部份游走細胞將繼續在球際間旅行，但是另一部份則留在這個世界上，就像一顆播下的種子期待著未來的豐收。

它開始沿著軸心向上旋轉，那細小的身體成了一個圓碟形，外圍的碟邊正搖曳不定。它像一個蒼白的鬼，細微的形體忽然分裂成兩個不勻稱的部份，旋轉的動作慢慢地停了下來，游走細胞已經變成了兩個，各自具有原始的慾望，需要與記憶力。

母體和子體之間作了思想上最後的交換，它們子體彼此也是很相像的雙胞胎。如果一切都很順利的話，有朝一日它們將會在這群山之谷中相會。留在這裡的那一個，將會在未來的歲月中，依一定的時隔回到此一地點；繼續探險的那一個，如果發現了較好的星球，也將會把訊息送回來。然後，他們將再度結合起來，再也不需要在星球之間作那無家可歸的流浪和漫無目的的漂泊了。

母體游走細胞飛升到高山上去迎接太陽時，那兒已經充滿了黎明的曙光，在大氣層的邊

緣上，輻射線的強風就攫住了它。它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下又被吹到了這個行星之外，重新開始了漫長的歷程。

還留下來的那一個也開始了它那幾乎毫無希望的任務，它所需要的是一種數量多，且不因疾病或意外而完全消滅的動物，而不是那些弱小而稀少的動物，它也必須快速地繁殖，以便對宿主的進化加以指導和控制。

探尋的工作是漫長的，選擇也相當地困難，但最後游走細胞終於選擇了它的宿主。就像雨水滲入乾燥的土壤中一樣，它進入了一種小蜥蜴的身體內，於焉開始了它們的新命運。

即使對一種從不知道死亡的生物而言，那也是一個艱巨的工作。在種族稍獲改良之前，一代一代的蜥蜴正逐漸退化著，雖然游走細胞經常在一定的時間回到它們山中的集合點，但是因爲並沒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可以得到好運的消息，所以他們總是悵然而返。

時間從幾個世紀到了一千年；又從一千年到了無限久遠，以地質時代的標準，蜥蜴已在快速的改變著，現在它們不再是蜥蜴，而是一種有熱血，並且覆蓋著皮毛的生物了。它們產生了新的活力，儘管他們仍然渺小而微弱，心智慧也未發展成熟，但他們實在有著光明的前途。

歲月慢慢地消逝，不僅生物隨著時日而改變，大地也分裂成了好幾個部份，高山被經年累月的雨水侵蝕著。經歷了所有這些改變之後，游走細胞仍然定時前往那個久遠之前所選定的集合點。它們在那兒耐心地等待，隨後又失望地離開，那個母體游走細胞或許仍然在繼續

尋找著，或許—那是一個可怕的想法—它已被那不可知的命運所征服，而走上了那一度曾被它統治過的種族的末路。在那裏，它們無所事事，祇是癡癡地等著，看這個星球的頑強生命能否沿著智慧之路前進。時間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了………。

在一個複雜地改變著的地方，游走細胞犯了一次致命的錯誤，它竟轉錯了方向。自從它來到這個世界以後，一過就是好幾億年了。它已經非常疲倦，縱然不致於死，但是卻已進入了衰退期。它原有的記憶力和生命力都逐漸在退化中，體力與智力也減弱了。就連它的宿主在攀登一個長坡時，它也會感覺得出來。

這眞是宇宙間的一大諷刺。當這個世界正獲得了新力量，有一天可能會產生智慧時，游走細胞卻已生命垂危，到了它寄生的最後階段，它已無法離開宿主而單獨生活，永遠不能再隨著風和太陽的驅策而自由漂盪了。如果想要再到那一個山谷中去集合，就得要在一千個小軀體裏緩慢而痛苦的旅行，才能到達。雖然仍被那強烈的重聚希望驅策著，但它早已備嘗了失敗的痛苦。只有母體游走細胞能夠回來再重新聚合，它才會得到新的生命和活力。

冰河來了，又消失了。小獸們憑著逐漸衰退的智慧逃過了冰河的浩刼。大水雖然淹沒了陸地，而此一種族卻能繼續生存，這眞是一種奇蹟。雖然它們繼續地繁殖著，但畢竟大勢已去，這個世界永遠不會有它的後代了。在另一塊遙遠的陸地上，已經有一種猿猴從樹上爬了

下來，並且望著星星作了好奇的一瞥。

游走細胞的智慧分散在百萬個細小的身體內，永不能再結合起來完成它原來的意願，它已經喪失了所有的凝聚力，它的生命力正在漸漸地消逝，最多再過一百萬年以後，它們便都要滅絕了。

只有一件事情還保持著，那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所形成的一種奇怪的盲動力量，仍然驅使著它們繼續去尋找那些往日在山谷內的光榮回憶。

在明亮的月光下，有一條汽艇帶著閃爍的信號燈平靜地通過小島，而進入了狹灣。那眞是一個寧靜而可愛的晚上，西方的太白星已經遠離法洛斯了。港口的燈光正反射在平靜水面上。

尼勒斯（Nils）和克莉斯汀納（Christina）心滿意足地手握手，肩並肩，斜倚在船欄上，一面注視著岸邊的樹林無聲無息地溜過。在皎白的月色下，那些高大的樹木一動也不動，連葉子都是靜止的，它們細長的軀幹在黑暗的陰影中屹立著。整個世界彷彿都已熟睡了，只有行走的船隻才敢打破這個美麗的夜景。

忽然間，克莉斯汀納發出了一陣喘息，尼勒斯覺得她的手指頭也在一陣陣地痙攣著。隨著她的目光：正越過水面，注視著森林內那個一言不發的哨兵。

「那是什麼？親愛的！」他焦急地問道。

「看啊！」她以一種幾乎聽不見的細語回答著。「那兒—在松樹下面！」

尼勒斯不停地注視著。就這樣，美麗的夜晚慢慢的逝去了。祖先遺留下來的恐怖又從心頭升起。樹下的土地仍然是存在的，一片帶著浪花的棕色潮水正流向丘陵地的斜坡，然後又沒入了黑暗中。這裡有一片空曠的土地，月光明亮地照耀著。雖然他凝目注視，一切仍在不停地改變，陸地的表面似乎正在下沉，就像是緩慢的瀑布正在尋路流入大海。

尼勒斯笑著說：「地球總算又清醒了。」克莉斯汀納看著他，有點迷惑，但卻沒有表示出來。

「不記得了嗎？」他低聲笑著說。「今天早上的報紙報導過有關這件事的全部來由。它們每隔幾年就會來一次，每次連續好幾天，而且總是在晚上才出現。」

他在揶揄著她，也消除了幾分鐘前的緊張氣氛。克莉斯汀納回過頭來看看他，臉上帶著滿意的微笑。

「當然！」她說著。「我是多麼愚笨啊！」然後轉向了陸地，表情顯得有點悲傷。她是一個心腸軟弱的人。

「可憐的小東西！」她嘆息著。「我奇怪他們爲什麼這樣做呢？」

尼勒斯漠不關心地聳聳肩膀，「誰也不知道。」他回答說：「這只是許多神秘事物中的

一種，如果令你難過，我們就不要去想它了。看，港口馬上就到了。」

他們又轉向那些燈光，那是他們將來要渡過一生的地方，克莉斯汀納看了看那無情的潮水一眼，它仍在月光下不停地流動著。

隨著一種連他們自己也不瞭解的力量，命中註定那些倒霉的旅鼠都會被埋在洶湧的海浪下。

明日譯叢③

明　日　之　旅

譯　者：黎　　修　　已

出版者：淡　江　學　院　秘　書　處
　　　　研　究　發　展　組

經銷處：驚　聲　文　物　供　應　公　司
　　　　台北市永康街12號之1
　　　　電話3217610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六　月

定價：新台幣六十元